

# 西風合訂本第五集總目錄

(第二十五期至第三十期)  
廿七年九月至廿八年二月

## 專 篇

- 西遊記(二十七).....沈有乾(三五)
- 四國途中(上·下).....公孫大郎(二三)
- 僧阿Q觀萬國工展歸來(上·下).....紫 葳(三一·二七)
- 留法追憶.....李金髮(三七)
- 蘇聯生活.....李 燕(三六)
- 歐角帽的大學生.....呂實名(四三)
- 紐約消夏記.....林疑今(四〇)
- 開店(上·下).....吳直由(五一)
- 比國訪僧記.....林無雙(六一)
- 牛津劍橋賽船記.....戴文賓(三四)
- 憶海參崴.....畢樹棠(二四九)
- 歐羅巴的童室.....徐 訥(三四八)
- 西洋的宗教情感與文化.....徐 訥(四七)
- 維也納印象.....紫 葳(四六)

## 決 門

徐 訥(五七)

## 冷 眼 旁 觀

- 中國與近代科學.....徐 模(五二)
- 上海的小瀟三.....佳 歷(三六)
- 奇怪的美國人.....遠濤·張頌(三五)
- 神妙的國醫.....謝聞玄(五七)

## 兩 絲 風 片

編者輯(五九)

## 西 風 特 寫

- 星球戰爭.....安 蓮(三八)

## 科 學 · 自 然

- 行星上面有人嗎?.....王貽謀(五〇)
- 長眠二十年.....胡勤益(五九)
- 科學驗骨術.....汪 澗(二六七)
- 新望遠鏡.....顧 今(七二)
- 螞蟻的社會.....敦 慶(二七)

黃素封(三六)

## 工 業 病 院

薛鴻達(三三)

## 返老還童新術

佳 歷(三六)

## 未來飛行

陳哲生(三一)

## 割治盲腸炎

徐 模(三五)

## 療病機器

葉 翠(三九)

## 無線電傳影機

佳 歷(五九)

## 神經與消化不良

遠濤·張頌(六〇)

## 心 理 · 教 育

- 家庭學院.....林無雙(三)
- 治愈失眠的經驗.....夢 生(六七)
- 書法與健康.....顧啓源(二八)
- 美容使心理健康.....張振權(一八)
- 自給學校.....雪 峯(一八)
- 快樂的追尋.....曾維明(二六)
- 人家可喜歡我?.....楊 惠(二八)
- 下意識的功用.....凌 霜(二八)

牛津大學生的私生活……長 瑛(三五)

偉大的人……黃嘉德(五七)

疲乏——快樂的仇敵……王玉如(五三)

演說與談話的祕訣……宋 昆(六七)

職業測驗……羅道愛(六三)

修養個性的方法……軫 先(六六)

**婚姻教育特輯**

婚姻教育特輯引言……編 者(四六)

婚姻指導所……編 者(四七)

未雨綢繆的大學生……黃嘉音(四七)

結婚準備課的內容……凌 霜(四八)

美國的婚姻教育……中 流(四八)

怎樣選擇終身伴侶……夏仁麟(四九)

交結男友須知……夏 楚(四九)

找丈夫的方法……楊彥岐(五〇)

瑞典婚姻學校……羅道愛(五〇)

美國婦女眼中的夫婦關係……孫世叔(五一)

**婦女·家庭**

不肖的爸爸……羅道愛(五二)

妻子和事業……仁 協(六六)

寡婦……許 成(六六)

婚姻問題……羅道愛(一九)

一個孩子的改造……朱 綺(一九)

法國的女人……大 年(二八)

美國的離婚潮……羅道愛(二八)

毫無痛苦的生產……裴 痕(三五)

寡婦學校……葉 登(三五)

我們並不窮……林無雙(三五)

女人與年齡……黃 中(三三)

怎樣對付女人……曾維明(三三)

**傳記·人物**

浪漫詩人郭南遠……婁 民(三九)

**軍備·戰爭**

法國的無畏砲台……勃 仁(八一)

風靡德國的備戰狂……林國榮(八一)

飛機·飛船·戰艦……葉 羣(三三)

軍用犬……郭聲宏(三六)

現代戰爭中的空軍……徐 樸(三五)

馬奇諾防線巡禮……今 純(三〇)

可怖的無聲飛機……今 純(三六)

我是私運軍火者……馮 鄰(三三)

科學化的戰爭……中 流(六三)

**遊記·冒險**

北極歷險記……顧啓源(六)

藤潛水衣……馮 鄰(六)

**社會·暴露**

小販陋規……夏 楚(九)

英國學校的同性戀愛……因 明(二二)

私販人口……張沛霖(二八)

美洲的乞丐……柳 茶(二二)

外國嚮導社……李美容(三三)

求死的權利……林國榮(三九)

德國虐待猶太人慘狀……中 流(四六)

墮胎問題……陶啓淵(四三)

小病化大病……郭聲宏(四九)

德國政治犯的生活……陸文表(五五)

殭屍作工……徐慕丹(五三)

牢獄二十月……戴敦復(六四)

提縱火賊……梁祖義(六四)

**長篇連載**

生活的藝術(一)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一〇六·二八·三三·三四·三六·六五)

浮生六記(漢英對照)

沈復著  
林語堂譯

(一一五·三三·三四·三四·三五·三五)

漢英對照

有不為齋

林語堂(二六)

西書評論

美國青年的性生活

林 幽(二二)

德國的「赤色親王」

林 幽(三三)

英國與獨裁者

施葆光(三九)

西風摘譯

大疫之年

黃嘉音(六六)

西風信箱

拜尼狂者的疑問

莫慕雲(二五)

切勿「削足適履」

信箱部(二四)

素昧生平的女子

黃順發(二三)

尊重對方的自由

信箱部(二三)

喪盡天良的劣僕

尤 莉(三一)

真操的標準及其他

信箱部(三三)

現在與將來的問題

葉時傑(四四)

健胃之道

曹虛佑(四四)

隨便的態度

李建喜(五六)

三個小問題

程政影(六四)

徵文當選

黑兒底生活斷片

季鏡淮(二七)

一個廢物

沈師光(三五)

平子先生

挽 仁(三三)

陽光照不到的角落

林 莎(四四)

媽媽的主張

良 朋(五七)

私生子自述

西 涯(六七)

自由論壇

打破禮教的桎梏

戴敦復(二二)

兩性間的鴻溝

楊彥岐(三八)

性情不同的配耦

恨 人(五七)

我要爸爸

張 政(六七)

卡 吞

編者的話

(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〇·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〇·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〇·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〇·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

專 載

西風副刊發刊詞

編 者(一六五)

哭嘉興

陸微祥(三四)

## 編者的話

「西風」週年了！回憶初創時慘淡經營，週年紀念號因「八一三」而延期出版，去年九月至十一月間與宇宙風及逸經聯合出版七期「戰時旬刊」，復刊後在驚濤駭浪中掙扎着，苦鬥着，真令人不禁感慨系之。「西風」在這種非常困難的環境之下，仍得繼續出版下去，完全是由於諸位文友的支持和讀者的愛護。這是西風社同人在感激之餘，深引為幸的事。

本期二週紀念，特地出版這個特大號，以為點綴。「海外生活」特輯選刊六篇文章，所談到的國家有美法俄德日五國。沈有乾先生的「西遊記」上一期開始登載後，頗得好評，本期所刊的「保羅篇」公孫大郎為一位去年留法返國的作家的筆名，「回國途中」寫旅途的情形和感想，夾叙夾議，不是一般平淡無味的遊記所可比擬。葉藏先生記今年在柏林舉行的萬國工展的情形，西洋各國隨時隨地都在處心積慮，鉤心鬥角，頗足發人深醒。李金髮先生係現代著名雕刻家和藝術家，「留法追憶」一文不談藝術，而敘述一些有趣的事蹟，別饒風味。李燕先生的「蘇聯生活」以第三者公正的立場，描叙俄國各方近狀，值得一讀。

呂實名先生替我們描出一幅東京大學生的輪廓，可見日本智識分子生活的一斑。

「中國與近代科學」一文分析現代科學在中國不發達的原因，甚有見地。「家庭學院」一文介紹一種最新的教育法。學校教育制度不願個性的發展，只以大量生產為能事，確有許多缺點，非改良不可。在「不肖的爸爸」一文中，孩子們把他們的爸爸痛痛快快地教訓一頓，「不肖」的爸爸不知也覺得面紅耳赤，汗顏無地否？「法國的無畏砲台」和「風靡德國的備戰狂」兩文放在一起讀，對於今日戰雲密佈的歐洲可得進一步的認識。「小帳」之為「陋規」，吃過小帳之虧者，大約均有同感吧。林幽先生的「西書評論」對現代美國青年的性生活頗多深刻的觀察，可供研究社會問題者之參考。本期的「信箱」所討論的拜足狂，確是一種值得研究的奇特心理現象。我們歡迎讀者參加討論。

「西風」同人在這第三年開始之時，決心再接再厲地奮鬥下去。「西風副刊」的創刊（詳情請參閱本期目錄前啓事）和「西風精華」及「西風叢書」的出版，都是我們未來工作路線的一點表現。



船上還有一件可記的事。為表揚美國人的誠實與不貪小利起見，不得不暴露自己的糊塗……讀者務請注意：我在國內的錢幣進出決不如此馬虎，此地宣傳了我的弱點以後，當然格外小心，不會有機可乘的。

## 西遊記 (二)

沈有乾

### (八) 船上

我們搭的船是提督公司的麥金雷總統號 (President McKinley)。這條船，據船上發出的紀念小冊子說，是完工才一年的新船，原名樞石邦 (Keystone State)，長五百三十五英尺，寬七十二英尺，深五十英尺，載重二萬二千噸，速度每小時十七海里，合二十英里，船員二百五十二人，可容乘客七百六十人。這樣的船比了現在大西洋中航行的大船只能算二等船，但

當初我們都覺得它是很了不得的。

我們乘的那班麥金雷總統號原定七月十六日開行，後來也確乎在七月十六日開了。這本來不足為奇，可怪的是在前一日忽然有延期一天之說，我因之幾乎來不及上船。

我在十五日下午跟着徐先生——學校特派在滬照料我們的教師——到公司購取船票的時候，公司中人親自對我說，船因進口誤時，不能如期出口，決定延期一天，渡輪大約在十七日上午十時開離新關

碼頭，但時間還不能確定，約我翌日上午十時左右再去詢問。

據我的經驗，中國輪船似乎並無預定的準確開行時刻，即使有，也是嚴守祕密的。至於外國輪船公司，有人說故意把開船時刻，對中國乘客通知起來，提早三十分鐘。有一次，許多乘客，因為這樣，在開船前三十分鐘上船之後，很替一位未到的朋友着急。這位富有經驗的旅客遲到了一刻鐘，還認定船需再過一刻鐘才會開。他說向公司問開船時刻，必須用英語打電話，才可得到確實消息。

我雖然並不完全相信公司中人一定把開船時刻說得早三十分鐘，但我至少絕對想不到他們會把開船日期說得遲一天。可是十六日上午十時公司門口挂着這麼一張通告：麥金雷總統號的渡輪火神號準即日下午一時在新關碼頭開行。我讀了這通告，完

全呆了。（這通告是英文的，所以顯然不是因為怕慢性的中國乘客趕不及而特別說早一天的。）我再讀一遍，把通告的日子與「即日」字樣認明無誤。我又氣又急，氣的是公司的門關着，不能尋那近乎造謠騙人的夥計責問；急的是又要到四川路青年會去通知同學，又要回南市收拾自己的行裝。趕到青年會時，曉得同學會接公司再改日期的電話，大家正忙着叫人搬箱子。這使我氣得好些，却急得更利害。不過我在慌亂中仍有三分把握，覺得我決不至於獨一個人被遺留在岸上，因為二十九人的船票與護照都在我身上，渡輪或者會等我幾分鐘。但我居然於開船前兩分鐘趕到了。

我們於七月十六日在上海上船，於八月一在西雅圖（Seattle, Wash.）登岸。但船上所過時間不能用普通日曆計算，我們總共在船上睡了十七夜，

不是十六夜，七月二十六日經過了兩次，一晝夜也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時，最短的只有二十三小時十八分。

當初中國留美學生莫不乘頭等艙，我們也不是例外。原因有兩種：（1）太平洋輪船大都只有頭等與統艙，二三等不備。（2）大家以為非乘頭等艙不足以免美國移民局的留難。但頭等艙與學生生活及中國經濟情形太不相稱，我們雖不至於像劉姥姥進大觀園那麼鬧笑話，總覺得享受得太過分了。我們一路風平浪靜，除了極少數善於暈船者外，未曾少吃一頓。登岸的時候，大家都怪船走得太快了。

那時中國的麻雀牌流入美國未久，很風行一時，所以船上印有雀戰規則，並且舉行比賽，說起來很慚愧，堪稱『國戲』的麻雀牌，我是在這美國船上讀了英文規則才學會的。有人說中國人孤獨性成，所以一切遊戲都像麻雀那般以個人為單位，絕無團體合作。

這話對不對很難說，大概不完全確，也不完全不確。但中國人的不會合作，至少也是因為缺乏團體遊戲之故。

船上還有一件可記的事。為表揚美國人的誠實與不貪小利起見，不得不暴露自己的糊塗。我拿一張二十元的紙幣，要向賬房換兩張十元的。司賬的說十元的沒有，五元的好不好。我說那末就給我兩（未說四）張五元的。他就給了我兩張五元的，換去一張二十元的。過了好一會，我才察覺自己的錯誤。因為不甘心白措掉十元美金，同時對於那司賬者的誠實也有五分信任，所以就老着面皮去向他索回。他看見抽屜面上確有一張二十元的紙幣，而並無十元的，就毫不遲疑地另給我兩張五元的。

經過此番教訓（抑鼓勵？）之後，我在士大附近一家藥房裏竟又演了一齣類似的戲。詳情可以不必

講了。假設有聯邦偵探跟着我，一定會以為我是專門試驗美國人的誠實的。（讀者務請注意：我在國內的錢幣進出決不如此馬虎，此地宣傳了我的弱點以後，當然格外小心，不會有機可乘的。）

乘便應當記一筆：我因為美國人不措我的錢，立志不措美國人的錢。後來在紐約一家餐館裏打算退回一角多找的不義之財，那曉得那位女出納者絕對不肯接收。大概她甯可賠錢，不肯認錯，尤其因為所賠的數目是這麼小。

但我從船上說到了船外了。

### （九）沿途

輪船在日本的神戶，橫濱，與坎拿大的維多利亞都停靠，我們曾登岸遊覽。在一本舊日記簿中檢到些記錄，鈔在下面：

『十九日 晨六時，舟抵神戶。乘客須齊集甲板，檢查疾病，并驗護照，故晨起極早，候於甲板。醫生則未見其來，但聞其去。華人護照免驗。有神戶青年會幹事奧村龍三，尙志社書記蘇汝湘等上舟迎同人登岸遊覽。早餐畢，即隨之登岸，時步行，時乘電車。電車較上海寬大，不分等，票可先購，不分遠近，一律六錢。予等先觀布引瀧，不甚可觀。繼至華強小校，係華僑所設，已暑假。出至神戶女學院，為美國教會學校，英文教員養成所也。校舍頗寬美，校長略述該校歷史，并享以茶點，予等致謝而出。乃至中華會館，其中陳設均中國舊式，頗清潔。少息即至青年會，同人共有信件六十餘，交日金二元，託一併代發。午餐時奧蘇致歡迎詞，予代表同人答謝之。畢後在大門合攝一影。回埠登舟，忽遇日人松本馨。松本君前在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在清華開會）中為日本代表之一，而同人為該會招待員者。



甚多，彼知吾等過日赴美，已在橫濱東京預備招待，方自本鄉出過神戶，特來預告。船定二時開，時已近，即相別。

「二十一日 晨八時，舟抵橫濱港口，日人登舟驗疫。此次較在神戶爲嚴，乘客須列隊，日員點數，如閱兵然，竟點至三次。華人護照仍不驗，船靠岸，已十時，松本君及另一招待者在埠相候。乃聚儕同人登岸，隨之步行至車站。站係櫻木町驛，蓋非橫濱總站也。此處至東京總站三等來回票八十八錢，係電車，惟每列有多輛，鐵路有多段架高，行可三刻鐘而到。自橫濱至東京亦有火車，票與電車通用，軌亦並行，惟站較少，班次亦稀，故不如電車爲便。下車時有汽車八輛相候，每車有日人或留日華人一、二名，沿途指述一切。予與松本君同車，車爲其伯（或叔）所有，其餘各車亦均由青年會及私人朋友借來。松本君謂彼等初以爲清晨船可

抵埠，原定遊覽秩序單頗長。今時已近午，不得不減少數處，而其他各處亦難暢遊矣。時車穿宮城及日比谷公園而行。須臾，至芝增上寺，爲德川氏之家祠，入內必去履。繼至慶應大學略觀，相連有該校創辦人福澤諭吉之子之住宅。次至中國青年會，同人所帶信件，至時紛紛摸出，請該會代爲付郵。再登車，穿帝國大學，至平和紀念東京博覽會。此會已舉行三月，再一月即閉幕矣。內分各館。予等先至婦女青年會，蓋該會已備午餐相候，前赴清華參加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之女代表多在會招待。午餐爲簡單之西餐，餐畢賓主致辭如儀。時已下午三點，少息即辭出，至博覽會中各處博覽。地大時短，行似奔跑，正所謂走馬看花矣。出博覽會乘車過東京青年會少憩後，即赴附近日本料理館參加青年會等作東之日式宴會，完全日本飯菜，照日本吃法。席間青年會日人某君致歡迎辭。（日人姓名，見

其字猶可記憶，若徒聞其聲，實難了然。例如橫濱，日人稱爲「夏葛蝦蟆」。松本日人呼之「馬祖木頭。」次，予代表同人作答詞。此外有日人三，美人一相繼發言。是晚同學有五人留宿東京，予與多數由松本君送回橫濱，留之宿舟中。」

「二十二日 晨餐後與同學八人隨松本君再至東京。行時有擬參觀博物院者，有以購物爲先者，並未決定。及抵東京已近十一時，松本君謂博物院路遠，購物時間太促，即去亦不能暢觀，不如至三越吳服店購物。或謂博物院中有甲午紀念物，爲松本君不欲導吾等至院之真原因。予以船定下午三時離橫濱，觀地圖，博物院離車站確不近，且有二四人非購物不可，乃棄觀博物院之希望。未幾，已至三越吳服店，入門可不去革履，而另套以布鞋。店有七層，想係東京百貨商店之規模最大者。升降機之外，另有一種自動梯，形如普

通步梯，而立之不舉步能上下。（按即今上海大新公司中所謂電扶梯者是。）店夥之禮貌，雖不購物亦鞠躬再三，遠非滬上多數店夥可及。予等周行各部，觀其物品，偶購一二。十二時，出適該店有一免費送客之大汽車將開車站，即登之而行，再乘電車至橫濱，登舟已二時矣。舟於三時開行。此行有日本實業團十八人赴南美考察實業，送行者甚多，舟離埠時各色紙條飄揚，頗爲熱鬧。」

「八月一日 晨五時即起，蓋船將進口，須驗疫也。醫生點人數畢，船乃開入口。七時朝餐，餐畢船已泊埠。吾等護照書明途徑坎拿大，並有英公使館圖章，故在維多利亞可登岸。岸上有汽車，乘之周遊各處，往返一小時，車費每人美金一元。予等八時登岸，九時回船。此地係一島，道路忽高忽低，然極光滑。樹木花草甚多，空氣清鮮，不可言喻。市似不大，有電車，警察據云僅五

十人。車皆靠右行，行止如意，絕不聞喇叭聲。登舟後聞此地亦有支那市（普通作唐人街），惟吾等所乘之車未之過。九時三十分開船。維多利亞距西雅圖僅六十餘哩，然曲折頗多，舟行緩，下午三時始到。」

### （十） 登陸

登陸的手續是出乎意料地簡便。驗疫仍不過是點點人數。我等的護照是外交部所發，經公使館蓋章，稱為外交護照，移民局的官員看了之後，很客氣，非但毫不詰問，還說輪船公司售票的時候不應當收我們的人頭稅，在收據上簽了字，吩咐我們向公司領還。但我們分別到校之後，又收到移民局來信，說經請示華盛頓勞工部，中國學生進口確應征收人頭稅，前次發還，實屬錯誤，要求我們再寄去。據我所知，我們多數是遵辦了，但恐怕未能收齊。二十九人中的一個，王君朝

梅，在收到那封信之前，已經在公路上遭遇汽車碰撞之禍故世了。

報關行李單初看似乎很複雜難填，但經請教內行者，曉得只要寫上「全係個人用品」便夠了。檢查行李的人大約很有經驗，能夠預測逃稅貨物在甚麼地方，我們的箱子大多數只是隨意，在四角伸手下去摸了一下，但也有澈底翻查，弄得亂七八糟的。

我們有留美學生監督處特派的職員到西雅圖來照料，此外，本地的三位清華同學也在碼頭上歡迎我們。旅館已經定好，轉運行李的手續本來就非常簡便，有了老手在旁指導，當然更加放心。我們出國時中國旅行社好像已經成立，但尚未見過那麼簡便的代運行李辦法，當時大家心中不免要疑問：就這麼交給

他靠得住麼？

在西雅圖住了兩夜，跨着三天。所住的旅館叫做

「好待兒聖立極司」兩人一間，連有浴室。浴室是美國旅館最自誇的地方，旅館的廣告上常有「三百間房間，三百間浴室」的話，主要的意思是浴室的數目與房間相等，數目的多少是次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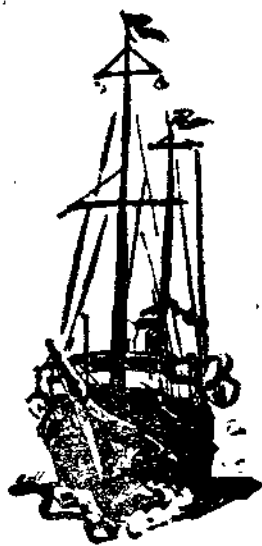
當天在旅館安頓下來，所餘的時間只夠吃晚飯與街上走走。我的晚飯是金維楷先生——一位臨時結識的當地中國學生——領導並作東在上海樓吃的。

第二天的主要節目是遊覽與宴會招待的主人。是中國學生會，中國商會，中國青年會，華盛頓青年會等各團體。宴會的地點是上海樓，遊覽的主要地點是華盛頓大學與華盛頓湖。華盛頓州多森林，據說木材又好又便宜。那天所過的公路有很不少是木板鋪的棧道。林業而外，漁業也很重要，因之州立大學中有漁業科目是別處的大學所不備的那。天所得的印象

街道的清潔，建築的齊整，汽車的多，人的少，都是美國多數地方與中國比較後最顯著的特點。此外，西雅圖天氣的好，在八月初可以整天穿很厚的嗶嘰而不覺得熱，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在宴會終了，向主人們表示謝意的時候，我說：西雅圖確是生平所見最美的美國地方。這在當時是完全真實的。

第三天我們二十九人分路赴各人的目的地。但多數是向東，往東部或中部的，由監督處的職員陪着，早上就出發了。我們往加利福尼亞州的四人在下午上車，另外兩人往考洛拉都州的，要到晚間上車。我們的車票，臥鋪票，行李票都是監督處的職員隔夜和鐵路公司經紀人辦好的，除了票子，另外一張紙上寫明開車，換車，到達時刻，並且還有電報發給目的地的清華同學，或別的中國同學，或學校職教員，到達時會在車站迎接，真是無微不至，休想半途走失。

（待續）



一個人沒有錢並不能在有蚊子的地方抵防牠的襲擊的，最多也只能搨一面扇子來趕趕以代替牛馬的尾巴。

## 回國途中（上）

公孫大郎

巴黎有一個中法聯誼會，這個組織不知道是庚款還是別的食客，終之是三四間房間加上一點中法的書報與零星殘缺的玩具，以及一個高薪水的主任，如是而已。這主任是會來中國過，自然同那些中國政客們有點來往的。每年一個法郎會費，他歡迎每個中國學生去加入，以充會員，而便呈報，但學生們還是懶於加入。因為不加入的人還是可以去看報，看報名義上不准，但事實上不能禁止的。可是有一個可以吸引學生們去充會員的理由是介紹學生到船公司去買船票，有一個半價的折扣；不過這學生應當有一年以上的會員資格，所以不想回來的人還是不去加入的。

而想回來的人就是英國德國的學生也都到巴黎大學去報一個名，去領會員的資格的。我自然也有會員的資格，但是這優待條件於十月以後忽然取消了因為與船公司訂的合同已滿，新合同大概是八折，普通學生到任何旅行社可以買到九折的優待，有一點點熟稔都可買到八折的。所以當時想於年底回來的人都在十月前去買去。但是我可失去了這個機會；因為我回國的決定是動身前三天的事。買票的決定是受一位朋友的鼓動，這位朋友於九月底就買好半價的船票，路上也沒有較好的朋友，所以約我同走；我買的是四等艙，可是票價還比他貴許多；到第二天我忽然

有了退票的意思，因為我想搭西伯利亞鐵路，先到天津北平去，北平為我第二故鄉，失後時時使我懷念，所以想去看看，同時也想做點新聞記者的工作；但終於被朋友勸阻，說是危險我到有點想冒，因為手頭拮据，使我不能隨興工作走路，則是使我接受勸告的原因。

×月×日夜，在巴黎搭車，第二天上午到馬賽，飯後上船。法郵四等艙，在他的組織與設備上看，可以說完全不是給旅客旅行，而是預備運載他們軍隊用的。成千的可架可拆的雙層鐵床，團體的臉盆與浴室；以及由搭客自己領飯菜洗碗等等，都是適合軍隊的一種生活。

上船時搭客很少，天又冷，電燈沒有，每人除草墊外，發兩條氈子；大概有十來個人，除三個中國人，二個日本人外，其餘之半數是安南人，半數為黑人。中國人中，除我以外，還有一個是學農事的學生程君，還有一

個是在英國船上做事的福建人，他不曾說法文與英文，從倫敦到馬賽是同那二個日本人作伴的，起初我們也以為他是日本人；日本人也是船員，與他同路，在賬目支出上很有點不清楚，這位福建朋友有許多地方是吃虧的，幾天後他告訴我們，由我同程君向這兩位日人交涉，交涉時言語不通，很有點苦，我不會福建話，日人不會法語，程君不會英文，但可以說些廣東話，幸虧那位福建朋友還懂廣東話，所以程君必須用普通話或法語將廣東話譯給我聽，由我再用英文譯給日人聽。如此周折，費了半天工夫，才算有點結果，由日人方面找回點錢，自然還是不足數，但既無收條與憑據，佔一點面子也就算了。

當晚，我們去領晚餐，領晚餐是要分組的，最好是十人一組，則可以在自己菜碟刀匙等外，有齊備的領菜領湯的大傢具；如是則只要一個人去領，就可以以

十人分配之，那末每個人領三天飯就可以渡過一月旅程中的飯食。但是旅客的目的地不一樣，就發生了問題。當時安南人自成一組，黑人自成一組，賸下來自然是我們三個中國人與二個日人成爲一組，這在我沒有什麼意見，第一這於我們沒有損失，第二我也想知道他們船工的心理與對這次戰事的態度；即使如後來大家所猜疑的他們是偵探或奸細，則在我胸中並無被偵探的東西，我也不怕什麼。可是程君是熱血的青年，他不主張同他們一組，於是我們三人領些不齊全的用具自成一組；這兩個日人則附到安南人一組裏去。

在黑暗中地上就餐。其實當時我們都不曉得，到第二天我們才發現，有十人可坐的桌子與櫈子在角落上，可以由旅客自己架起來的。飯後我到三等艙去看我朋友，見他們汽爐很煖，電燈很亮，甚爲羨慕；甚愁

自己身體不好，萬一暈船，勢不能越過脚板升降峭峻的樓梯去領飯餐。所以很想換票。

先問茶房頭，茶房頭說『換票要加錢的。』當時我們以爲他態度不好，大王好見，小鬼難過，所以我們去見買辦，其實後來我曉得這茶房頭是別有用意的。

結果我因爲帶錢不多，沒有換票。到第二天艙中電燈亮了，桌子也架起來；而且艙大人少，甚爲空適；我同安南人們接近談話，也感到另有趣味，並且有更多希圖，想與一路上來的諸弱小民族的人民多多接近談話，多增點觀察與交換。所以心反而安逸起來。但對於這四等艙的組織與管理，我感到實在是太貓虎，以洗食具地方來說，在建築上是有一個小窗，大概以前是有人管理洗滌的，現在則小窗早閉，自己從門裏進去自己去洗，所以更加零亂了。

在我所知道與接觸的人種來說，該是安南人最

給我柔和而親切的印象，但在這些柔和親切的印象中，我尋不出他們多情的地方。他們談話使我舒適，非常大方的待人，一點不吝嗇他們的東西；把水菓或別的東西給你吃，借東西給你幫助你，諸如此類，你在歐美或中國人日本人中，像這樣是絕對尋不着的。

要說安南的氣候使他們懶洋洋的過無效率的生活，或者說這就是亡國的原因的一種，我不爭辯。但在許多熱帶的人民之中，安南人給我特別柔和親切的印象，我是堅持的。

在這羣安南人中，記得一個是廚子，他有安南中年以上的人常有的黑齒；黑齒恐怕是安南落伍的裝飾。（？）以前讀中國小說，記得也有所謂『滿口烏牙』的描寫，不知所指是那裏人民的風俗，可是與安南相近的地方？這只好待明人指教。他有一個吊床（Hamac），吊在甲板上整天悠然自得的晃搖。大概

是第二天，艙中的地板被旅客們弄得很髒，他在掃，並不是只掃他或他們一部的地方，而且整個的掃除，我當時還不知道四等艙並無所謂茶房，所以誤以為他是茶房；後來才知道安南人中有這樣勤力愛公德的人。他不會說法語，常常露黑牙笑着迎人。還有一個是頭等艙裏一個法國商人的汽車夫，還有一位是飛機工程師，也會飛行，在法國學成後，就在法國任職；他是社會主義者，告訴我許多巴黎安南學生的情形。安南學生在巴黎有三個派別，一為共產主義，一為左翼社會主義，一為右翼社會主義。在現階段中，三個派別完全一致，所以他們學生會的組織情形甚好，不像中國學生在國外，爭權奪利，分黨分派，永不相安。安南學生有的因從小受教育的關係，頗類中國教會學校受毒很深的學生，願充洋奴一般，以入法籍為榮，所以法國人見黃種人時，有的就問你：『你是法國人麼？』這種



詢問其用意常不是侮辱，但聽者終是不高興的。這位工程師是有許多法人請他入法籍過，他都拒絕，他要的是安南獨立。他的行李都很講究，後來我在三等艙遇見一位安南人，他告訴我這工程師在巴黎曾有一輛汽車的。他行前在倫敦搭飛機到馬賽搭這船的；他在另外一個公司買的船票並沒有熟人，可是比我有中法聯誼會優待的還便宜兩鎊，這是使我不得其解的。還有一個是小商人，沒有同他多談。他們很有組織，每到停船，多數上岸玩去，終留一二個看行李；我的行李有五件，因為船上有遺失可能，我把大的搬到行李房去；一隻是書，極重，幸虧這位福建朋友幫我忙；他很瘦，但當搬在峭直的樓梯上時，他說兩人抬還是由他一個人背好；我很驚奇他的力氣。後來才知道他在船上工作過十多年，他說初上船時，船暈得不得了，隔了兩星期就完全如履平地，十多年中他工作過船上

一切的事情，他很壯，可是最後有一次在高處摔下，死去四個鐘頭，後來由公司供給，在英國最貴族的最有名的醫院中就了一年，現在所以瘦成這樣，這次回來，是由公司給他船票的，起初給他一張日本船的三等艙票子，他拒絕不要，所以他坐四等艙來。我的大行李存到行李房後，還有二件小的，我於上岸時就拜託安南朋友看管，他們總是很客氣的認真的接受，他們間，如我所說三位，職業不同，生活不同，教育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溫柔與親切，這使我想到了安南的姑娘該是多麼溫柔與親切了，所以後來我在三等艙中，對於二位安南的姑娘，很有接近她們，同她們交友的想頭。在三等艙中，忽然有人疑心到四等艙的日本人。第一他們時常同日人談話，詢問船上的貨物；第二他們為什麼不坐經濟而舒適的日本船，而要坐法國郵船？因為我在四等艙中，所以託我注意他一點，並且探

聽探聽他。自從程君拒絕他們加入領飯組後，又兼爲福建朋友交涉賬目事，我自然沒有同他們談話；這時爲這個任務，我就起了點好奇心同他們談談。才知道日本走歐洲的郵船，本來有十三隻，現在爲軍用關係，只有二三隻，而且沒有定時，他們等在倫敦的費用很大，所以搭法船了。這是真理由還是假的，當時並不知道。中國人間，猜想很多，有的說，現在每隻來中國的船都有不三不四的日人，有的說這隻就裝有幾艙軍火；一個我在廚房碰到的中國廚子說起來還是我的同鄉，他告訴我，好像他見過一樣，說這船裝了好幾艙軍火。後來也不知道那裏運上一隻大木箱，令人猜想到裝的可是飛機，後來去一看，才知道是空木箱，空木箱不在本地做，而要這樣運裝，我至今不明白，除非這木箱是屬於船公司的。其實這些都是外行的猜想，一位資格很老的船主，歐戰時常運軍火的船主，也搭在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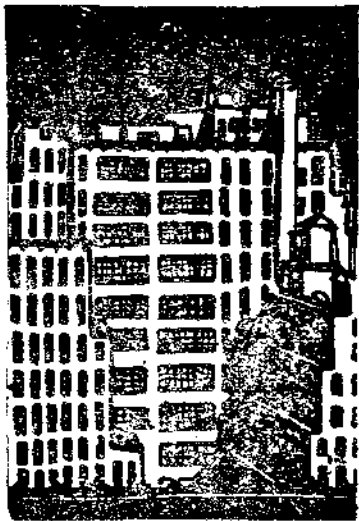
三等艙上，他告訴我，這樣的客船，絕對不會裝軍火的。「絕對」他說得非常絕對，因爲這是公司信用，而假定一旦有事，就極對不起搭客的緣故。但是我不懂爲什麼這是絕對的。因爲香港有一隻裝汽油的英國船爆炸了，這汽油是運給中國的，爆炸的原因不知是不是敵國間諜的行爲。（有的說是的。）這位船主就是公司方面派他去調查爆炸的情形，與處理善後的。

馬賽上船的黑人們在極布地上岸，從極布地到哥倫布，四等艙中完全是這幾個黃種人，是一路旅行最空的一段。三等艙中多了一個安南的家庭，父親在極布地法國的一個公司任職，在那裏就了十年之久，現在因公司待遇不好，所以辭職回家。在極布地這樣荒瘠地方，一個在豐肥土地上長大的人去就十年，這在開始一二年怕是比坐監還苦的，他有兩個女兒，三個男孩，都非常瘦，這是極布地孩子的一個特徵，可

是他可有一個豐滿的太太，在這樣地方，生產過孩子，就過十年，可是看起來絕對不像五個孩子的母親，這令人感到她一定是一個善於駐顏的女子。一個女子長得美麗不希奇，年紀青不希奇，強健不希奇，能在人生過程中年齡長了，子女養了的種種變遷，獨保持她的美麗，康健與年青，這是一種奪天之力，在這世上我見過的，不多；西洋女子容易老，中國女人容易衰，安南女子自然不是個個都能駐顏，但以這位太太而論，我是有點希奇的！這是一個西洋太太去就該私逃，中國太太去就該生病發脾氣的荒瘠地方；環境變動，在生物界是自然淘汰的，人類自然以改變環境為萬物之靈，可是這是社會的，不是個人的，一個人沒有錢並不能在蚊子的地方抵防牠的襲擊的，最多也只能編一面扇子來趕趕，以代替牛馬的尾巴。所以許多西洋女子被中國男人帶到中國內地也就要鬧離婚與回

國，他們不會改變自己適應新環境，更不能改變環境適應自己，所以不逃就是生病。有許多過得好的，那大半都是賴男人之為她改變環境，正如帶熱帶的禽鳥與植物到寒帶，我們必需用暖房才能夠把牠養好。所以這位安南太太之駐顏，我想怕還是他丈夫之功，自然他們是『高等安人』房內的物質還不難辦到；可是養一個女子的難，凡是做過丈夫的人都曉得的，不是養得太胖，（常常胖得像一隻豬，）就是養得太瘦，不是養得一點禁不起風霜的嫩芽，就是變成早老的樹幹。這使我對於這安南丈夫的行動，尤其對太太的行動，注意起來了。兩個女孩，一個十五一個十四（但這是熱帶的歲數。）安南話外會說阿拉伯話與法語。都很沉靜，小的較美，有細長的手指，淺藍的眼白與純黑的眼珠，以及細柔的頭髮，常常獨自凝思，該是音樂天賦很厚的人。

（下期續完）



「隨你說得怎樣好聽，還是脫不了政治背景！」

### 借阿Q觀萬國工展歸來(上)

紫葳

——柏林特約通訊——

編輯先生，別已數月，可是至今還未寄來過隻字，很是抱歉。現在適逢第一屆萬國手工藝展覽會在此舉行，去看了幾次，偶然有一次碰到了阿Q，承他發表了不少的意見。歸來，我就借了他的口述，來幫我起草我這篇短文。至於阿Q的真名實姓，恕不奉告了。要是有人讀了，疑心這是作者本人的影子，把阿Q的悲哀看作作者本人的悲哀，我也覺得沒有起來反對的必要；誰能說自己沒有絲毫的阿Q相呢？匆匆就請文祺！

紫葳  
六月十日寄自  
德京柏林大學

### (二) 自薦

好像很久沒有看見阿Q了，我走下高架車時那樣想。但是

這一思想還沒過去，就聽見有個人用着高嗓子在招呼着我：「喂！」

正在感着孤獨無伴，聽到了這樣一個熟悉的聲音，自然要

掉回頭去看了。真奇怪，那却是阿Q！

我不能不做出驕傲的樣子，誰能讓阿Q那樣不客氣地招呼，我給了他一個白眼，故意依舊往前走。

他氣吼吼地趕了上來，用眼睛回瞪了我一眼，照例他是不敢對人這樣做的，不過因為我總對他很有客氣，他居然這樣做起來了。「嘿，你又不是鬼子，居然也學會鬼子樣了！」

說着，居然還很得意地抬起頭來對我看一眼，我顯出一股不高興的顏臉，還沒有話來回答他，他已有些着急了，立刻換了口氣說：「好，就算是我錯了，讓我送你一張票子，消消你的氣。」

說着，他顯出一股慷慨就義的樣子，買了兩張票子，推着我一起進了正門。

「今天讓我來做你的嚮導吧！」他這回說話，有些帶着央求的口氣了，他今天似乎要想借此以顯示自己的才能。我也不去反對他表示默認了，心裏正想聽聽他的高論。

## (二) 史蹟之部

剛走進正門，就有不少中年婦人圍上來要賣萬國手工藝

展覽指導給我們。阿Q却拖了我往裏就走，嘴裏咕噥着：「有我替你領路，還不够麼，要這鳥書何用？」

第一件映入我的眼簾中的是一塊意大利的名刻。這第一影像在我是非常深刻的，那樣精細的手工，所彫着的東西又是那樣的純潔（請參閱封裏附照）。但是我還沒有看到盡興，阿Q已把我拉到別處去了。第二件東西是匈牙利的獵槍，他也許已看出了我的心情，說：「說到說得好聽，什麼『由和平之愉快爭取力量！』（註：這是大會的口號。）獵槍，鬼子槍，可以打鬼子，也有可以打死人的！每個國家都在努力擴充軍備，也許祇有我阿Q個人，會還想在和平中去找力量！」

他引着我慢慢走進了史蹟陳列室，先看到的是北歐文化的發展史。在第一處這樣高高地寫着：「十萬年之前，冰塊已開始籠罩了整個歐洲的西北。在此情景之中，經了幾萬年的掙扎，乃產生了文化。此處所陳列着的，係草創時期的屋室，木屋的模型，石洞的留影，大概是在紀元前二千二百年的吧！」

阿Q得意忘形地看着那些石洞和草屋木室的模型，回頭很感慨地對我說：「早生四千年，我們也可以和我們的同宗猿

猴一樣，沒有進化沒有爭鬥，精神上豈不比現在安逸多多？衣錦穿裘，而相怨相恨，早晚還要懷着戒心。人家要罵我做猿猴時，非但不怨不惱，心裏有時也會暗暗喜歡：我在精神上是勝利了！」

漸漸看到從石木轉到銅鐵時代，已有現代武器的前身，阿Q拉拉我的衣襟說：「他們居然把這些東西，毫不遮掩地放在這兒，好似過去殺人見血的凶器，到現在已變得够和平了的。」

四五世紀的北歐，在日耳曼民族統治之下，是北歐文化上之一大高潮。阿Q說：「從那時起，以至於現代，裝飾品和用具的進展中，不是總帶着武器的演進嗎？但是人類却還是口口聲聲想用勞工兩個字來粉飾太平。實際上祇有猿猴纔能享受這種幸福了！」

在他繼續發表着他的猿猴哲學時，我們已走到對面：從橫面去看這時代的進展：羅馬，希臘，墨西哥，猶太，埃及——自然也有中國。但是沒有印度，却有日本！

走到中國之部的時候，聽到一個領導參觀的人在那樣說：「中國在文化上的貢獻，是足以傲視一切的。誰說不譬如彫刻，磁器，漆澤，（感謝他沒有說火藥）在中國都是起源最早！」他

好像不知道怎樣說下去纔好，對於不能貢獻更多更完備的展覽品，言下似乎帶些感慨和抱歉的意思。

阿Q聽了他的話，似乎很表同情，他說：「真到我的家去，也許可以找出比他多些的東西。」但是看着看着，他又笑了，勝利地說：「到底還脫不了我們的文明是不是？我們放都不把牠放在心上，人家也得爲我們放一大番心機上去的。」

我在懷疑他的話：印度怎樣沒有而日本却佔着一個位子。『日本在歷史上算是一個古國，這大概是他們外交史上空前的勝利了！』旁邊一個人在說。

阿Q忽又狠狠地掉過頭來對我說：「祇有你那種不長進的人，纔會來這裏跟他們學顏料漆澤，黃帝的子孫，完了完了！」

這句話我到真不知道怎樣回答——好在沒有人能代我回答的。我轉過臉去，裝做沒聽見，心裏却像給一把鋒利的刀子，在割着。

阿Q似乎已看出了我的心情，有些懊悔說這句話，拉我很快地看完了這歷史陳列室，向對面走去。

### (三) 各國展覽之部

在各國展覽之部裏，第一眼看見的，是匈牙利。很顯明可以看出來的，是這一國家在這時代的努力。一切的展覽品，無論在形式上，或是在其他各方面，全可以看出來的。他們的特產品大概該說是皮鞋和皮手套吧，幾個皮匠很正經地在工作着。還有匈牙利的婦人。

接着走進了捷克，阿Q說：『自然人比猿猴聰敏了，連我阿Q都常聽說捷克的軍火大王利害，誰還會不知道？他們却會把「軍火」兩個字放在一邊，祇用獵槍來給觀衆以一個幽默的暗示；不但如此，又會用許多的樂器來表示他們的知禮知樂，在這時期，孔明的空城計恐怕祇能放到我阿Q一個人的頭上了；誰會相信洞簫，提琴……打起仗來還有甚麼用？』阿Q的臉已漲紅了，說得很感慨，可是還接着說：『印度人用他那小笛子指揮着毒蛇的環舞，你這樂器能指揮這無情的砲火麼？』他抬起頭來，看那些正在工作着的捷克男女，好像在責問他們。

波蘭展覽着的是馬鞍，織物，地氈，地毯，木刻，女人。

在布加利亞旗幟下的，是紡織和金屬用品。

爲了時間匆促，很快地看了看，急急地要觀光那太陽旗去。

一面展覽着的是日用品——我們看慣了的玩具紙傘等。在另一面大概就是所謂竹木工業了，牆上全糊着日本紙張。一個人在用弓箭射着靶子，不少碧眼兒在用着看動物做把戲的心情看着——西洋人看東方人，往往看得眼睛都哭了出來，最好是讓他們放進他們的動物園去。

阿Q自言自語地說：『嘿，這種打靶算得什麼，我的祖宗比你強，侯羿射日，十中其九，比你這彫蟲小技來，要強得多！』他抬起頭來，微笑着向那在看射箭的人看了一眼，得到了他的精神勝利。

但是——我們却連彫蟲小技都不能讓人看，阿Q是不會想到這上面去的。再向前去，是羅森堡的杯盆和印書業。土耳其的象牙業，金器，銀器。

希臘的婦人在織着小毯，旁邊都是些手工很精細的，五色彩艷的氈毯，點綴着她的工作，一個很上了些年紀的銀匠，在磨着一隻銀製的茶盤。

比利時展覽着她那全歐聞名的花毯，綴錦；一個烟斗匠在

做着烟斗的心子，石膏的本質，不少人在他旁邊用着好奇的眼光看着，有幾個人在摸着他們的腦袋，看上去是烟癮來了，而這間屋子裏又是不准抽烟的。那烟斗匠微笑着，裝出更動力的樣子來弄他的烟斗。

走進意大利之部時，阿Q給我做了個鬼臉：我會意地對他看了一眼。真的，意大利準是放下過一大番苦心的。展覽着的有大理石像，貝殼浮彫，象牙，馬鞍，還有珊瑚。意大利的「珊瑚園」在歐洲是婦孺皆知的。所謂珊瑚園，是在南部的海岸，現在却在這裏出現了。意大利的男女珊瑚匠，在一刻不停地做着他們的日常工作，打着珊瑚耳環，項圈，戒指，不少人在好奇地看着。阿Q却抬起頭來在看牆上的宣言：法西斯的勞工言論！

接着是保利維亞的磁瑯業和羅美尼亞的皮貨業，紡織業。法蘭西那靜如處女，光焰奪目的，里昂的人造絲，巴黎的初夏新裝，從頭上到脚尖，都是細心地配襯着，小城市的木刻，出神入化地給表現着，一九三八的傢具，幽靜的，全國的印書業的縮影，還有一座裝置得華麗而非常壯嚴的禮拜堂一角。法國女人在細心地織着花邊。在短短的一節裏，巧妙地描畫出整個國家。

荷蘭的皮貨業。

英吉利的起源於十一世紀的金銀器皿業，書業，地毯，傢具。

拉特維亞的紫銅業。

芬蘭地方色彩非常濃厚的鹿業。用鹿的皮骨來製造用具的起源，是遠在上古時代，但是因為現在鹿在北地還是非常的多，所以這項事業在今日的芬蘭，還是給保存着，一天天地更進化。芬蘭人在割着刮着那些鹿骨，做他們的家常用品：一大羣人圍着在看。除此之外，其他的展覽品是刀子，金器，銀器。

愛沙尼亞的木刻業。

丹麥的負有盛名的銀器，女人在紡織着。

歐洲自由市但澤的琥珀業。

走進挪威之部，看見的點綴是那熟悉的帆船模型。此外是銀器，繩綫業。特別受人注意的，自該說是雪鞋的製造了，大家圍着在看那有趣的工作，先別說別的，木料的選述，已是很費事了。據說這既與植物學的定理無關，又不靠數學的方式；祇是從經驗中得來的，幾個挪威人在很小心地工作着。

挪威的近鄰是瑞典：這一國的多樹多木，使木器製造成爲



一種很重要的事業，其他還有銀器和先前佔着非常重要地位的，現在爲了電燈的引用而比較衰落的蠟燭業的展覽。

瑞士的點綴是所很精雅的農家屋。

來了是猶哥斯拉夫的金銀器，紡織業，皮業。

匆促之情景下，草草看完了二十六國的手工藝，我已鬆了口氣，的確看到了不少新奇的東西——許多不大懂的東西，好在處處都有人在解釋着的，稍補了一些缺憾。

一看完，阿Q就開口了：『隨你說得怎樣好聽，還是脫不了政治背景。和這國家親善的，在這裏也顯現出有生氣的樣子。看中歐的小國，都在顯着十二分的努力，大西洋裏的島國，却沒精打彩地草草了事。祇有法蘭西不甘雌伏，比我阿Q強得多！美利堅不加入，倒可以說是太遠，蘇聯又上那裏去了？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們不參加，有理由，情有可原！』

阿Q的勝利的微笑！

我後悔不該讓他一個人胡亂發揮他的阿Q哲學，我橫了他一個白眼，叫他少說廢話，這裏那是隨便說話的地方？我用力把他推到德意志之部去。

(下期續完)

### 東鱗西瓜 今純

西班牙叛軍的副總司令穆拉將軍 (General Emilio Mola) 是因乘飛機失事而跌死的。當鄉人將他由飛機中扛出來時，他們發現了他脚上祇穿了一雙襪子。後來還是另外一位軍官將這事解說出來，他說有一次有一個吉卜賽人對穆拉將軍說，說他以後要穿着鞋子死，所以他乘飛機時，老是將靴子脫掉。——譯自一九三七月十月號 "Reader's Digest"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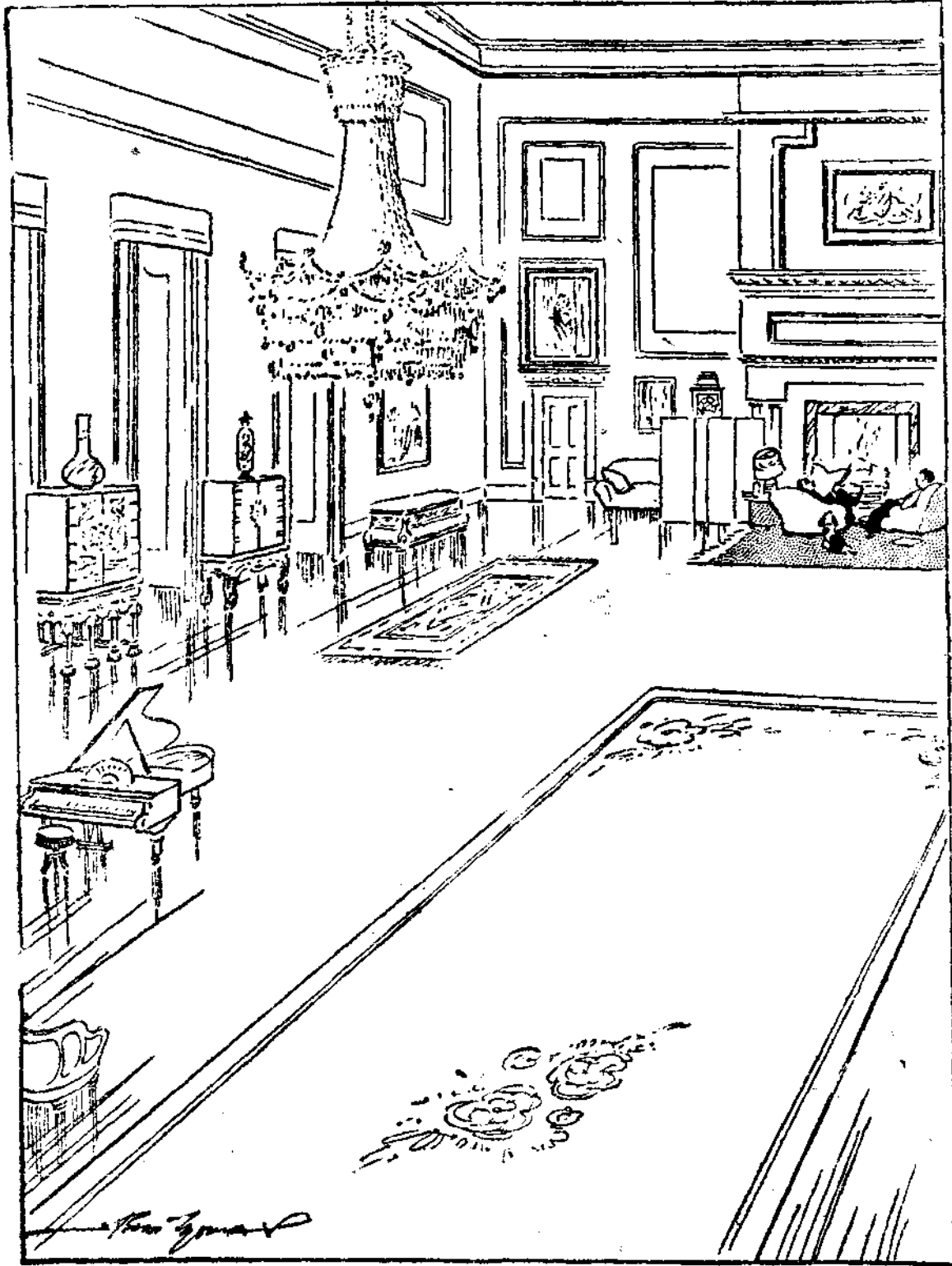
下面這段奇事，是由路透社駐國外通訊員報告的：在非洲的西南部，靠近奧特爵 (Onco) 地方，有一個農人用自己本人作餌，去獵獅子。在行獵時，有一隻獅子逃到獅穴裏去，農人乃令他的兒子守在洞口上面，他自己跑到洞口去，引那獅子出來。當獅子由洞裏撲出來時，農人的兒子從上面開槍，將牠擊死。★

(路透社柏林電) 二年前在此地成立的婦女家庭訓練班，包括家政、母教和育兒諸課程，現在上課的已有一百二十萬德國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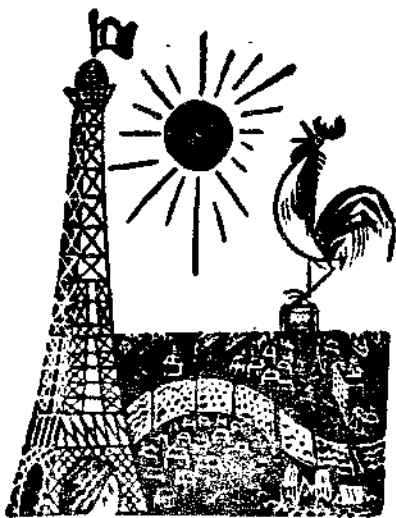
這訓練班是由良母服務局 (Motherhood Service Department) 所組織的，課程共有五萬四千種，而教員則有三千人之多，都屬經過訓練的人才云。

人 口 稠 密

轉 載 笨 拙



“報上說政府正在設法解決人口過擠問題。”



普通人都承認，漂亮的女人不讀書，讀書的女人必不漂亮。至於讀到外國去的女人，皆為無鹽，嫫母，是當然的了。是故我們頂怕在巴黎柏林遇見女同胞，盡量設法子去避免會面，好像她們的不美觀，要我們男子負全責的樣子。

## 留 法 追 憶

李金髮

四年前在南京時為《天地人》雜誌寫了些『留學的故事』，當時定了許多可歌可泣的題材，預備繼續寫下去，不幸環境變遷，雜誌停辦，而我亦『就食羊石』，人事推移，烽火遍地，再也沒有此種閒心情了。不料此刻『浩劫餘』，『避難友邦』的時候，忽得西風編者來信，要我寫『海外生活』，去參加特輯的出版。嗟夫，血肉橫飛之印象猶存，談風說月之心情何在？但編者之盛情難却，聊寫數節，以當反嚼異邦樂土之滋味而已。

### (一) 創造立三路線之李隆邦

一九一九年冬，我們一羣六十餘人，為補習法文

起見，由華法教育會主持，送入巴黎城南，距離二小時火車的芳登不露鎮去，那裏地方雖小，但因為有拿破

崙的行宮，及廣袤的森林，算是優美的樂土。在初到異邦的我們，不獨覺到得其所哉，而且羅曼司也就跟着發生。

且慢，我現在不是要敘述一樁羅曼司，而是想說一說素為人所忽視之李隆邦。我們人多又不易教授，

於是貪利的校長便爲像從非洲新運到的化外人的我們，特別開一班學習法文，但是大家都不曾學過法文的字母，（只有一位從安南來的黃君，可說幾句，便任我們的翻譯，）真不知從何教起。每天一個老頭子來到課堂上，不管我們聽得懂聽不懂，硬要我們記文法之「現在」、「過去」、「未來」，那裏談得到什麼心得呢？最記得的，是最前一行座位中，有一個身高口大的湖南青年，時常喜歡與教員牛頭不對馬嘴地談話，說話時口沫四濺，並看不出他有何特殊的才智，有時無意中也談談胡適改革文字的八個信條，如此而已。除了一幅尷尬外貌的印象之外，別的什麼也沒有。

李隆邛於三個月後，便到某工廠做工去了。後來聽說里昂中法大學成立後，他與一部份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用武力去霸佔學校，便被法國政府以不法之徒看待，遣送回國去了。後來又聽說他回到湖南去

做工人運動，給趙恆惕捉去腰斬了。

我於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回到上海，隨後就無時不在報上看見總工會的主席李立三的名字，對世界各工黨發表宣言，亦是他簽字。一九二七年，我在漢口與朋友去參加歡迎蔣總司令的民衆大會，地方不記得清楚了，好像數萬人站在野外田裏，紊亂得很，其時臺上有一個掛紅綾的人，執着小旗，拚命叫羣衆坐下，濕而污穢的田野，誰願意坐下去呢？結果沒有半個人聽他的話，我心理想，這個人也太尷尬，不識時務了，後來我無意中愈行愈近臺下，纔看出那掛着總指揮條子的，就是七年前坐在課堂頭一排的李隆邛，我當時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忍不住的隨便問着旁人，始知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李立三，誰知他竟於尷尬的舉止中，建立起他的事業來。

好像我後來在漢口還找過他，沒有遇到，也是一

幸事。

(二) 兩娶洋妻的熊君

因為威廉二世之賜，我們與一些為馬克所誘惑的朋友到了柏林，其時熊君先到德國五六月，德文也似是而非的說得流利。他盡了同鄉的友誼，領我們去找飯店，不一日居然把四個新來自巴黎的人都安頓好了，每個人都感激他。

我們以後每日都在飯館裏碰頭，我們因為馬克的通貨膨脹的關係，飲食相當濶綽，有些像美國人帶着金圓到中國來。熊君每天挾着書包來食飯，好像是在某學校補習，預備入柏林大學。其勤勉振作之精神，無意中流露出來，反映出每日以遊覽博物院美術館的我們之無出息。

有一天，熊君帶着一個青年女友來同餐，貌雖中

姿，但還活潑可愛，我們惟有羨慕。後來我們問他怎樣認識這女子，纔知道有一天他坐環城火車到飯館來的時候，（我們每日要坐火車四次去食飯，）這個女子不嫌唐突的走來問他，你是否日本某君，因為她有一個日本朋友很像他，他說不是日本人之外，（他確是有八分像日本人，無怪女子甘心冒昧，）於是攀談的機會來了。一個羈旅異邦的青年，女友於他心靈的安慰，是筆墨所形容不出的。於是，他們如火如荼的熱戀起來了。後來忽然熊君說要到南方佛賴堡大學去讀書，（後來纔知道一定是她提議的，因為她的舊情人在那裏等候他。）以後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少了，惟有羨慕她鸚鵡碟碟的生活而已。

記不起過了若干時日，忽然遇見熊君於中國飯館，神色張皇，形容憔悴，細談之下，知道他到佛賴堡後，女的即為人做管家，他亦入學，朝出晚歸，但不久他發

現女的撒謊，又看見她與男人來往的信，纔知道她的瑞士情人在那裏，與她暗渡陳倉。使他的初戀，如冷水澆背，他此刻惟一恐怖的是他借瑞士人逃走，則他要對她母親負賠人的責任。於是，他特地跑回柏林來向女子的母親交涉明白，幸得女子的母親說：你無需負以後的責任，她自十七歲便私奔出去，我以後不願願問他的行爲了。這纔使熊君如釋重負，原來她出身微賤，沒有好的教育，她的母親，是一個不大聞名的戲子。

韶光易邁，五六年一瞬間過去，迨我於一九二五年回國時，熊君既爲廣州一個黨的小領袖了，但我們天各一方，始終沒有再見的機會，他就到別一個世界去了。

聽說他挈着他第二個德國愛人，愉快地過日子，因爲儼然黨中的紅人，所以一天忙得不可開交，但他不會忘記怎樣去安慰他的異國美人，農林路及考而

夫球場時見他們挽臂徐行，喁喁情話，羨煞路人。

霹靂一聲，清黨的潮流來了，他沒有懂得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的道理——或許他以爲像外國革命黨，坐坐牢，不要緊，反可以幫助他成名——故當他的朋友被誤認是他而被捕入獄的時候，他不願朋友代其受過，特地跑到官署裏去，承認自己纔是熊某，自投罪網，悲劇就在這不慎重的行動中造成了。

日復一日，妻子去探望，亦不得見面，無人知道他的實在情形，最後他的妻子探望的時候，公安局的職員，只交給她一件遺衣，這夠使他心碎啦。

她還年輕，回祖國去纔是她的歸宿，朋友資助她，將家私值錢的全賣去，湊足資斧船就向日耳曼進發了。聽說已懷孕數月啦，她還不相信熊君已撒手塵寰，她交帶朋友說，如有熊君的消息，即刻通知她，她會再來中國。

### (三) 賊留學生

回想起勤工儉學初倡導的時期，真合無出路極端苦悶的青年之口胃，一倡百和，大家都想『除死無大災』到外國去碰碰運氣，到世界最繁華的地方去起居。於是洶湧如潮，前後竟達數千人，無審查，無試驗，難怪良莠不齊，悲劇百出，這可見提倡的人，辦理不善了。幸得後來造就幾個政治天才，來為他們爭面子。

最可嘆的，要算我所認得的順德雷某丟國臉的事了。他也曾入芳登不露中學讀書，因為放蕩不拘，又兼外宿，於是笑話百出了。他會強迫女僕上床，會在搬家的時候，在浴盆中大便；會在大公司裏巧妙地偷到自來水筆，水衣；（聽說他假托要買水衣，不知不覺他能穿上一件出門而去，這個技術，恐怕是有師承的。）後來警察捉他，他又拿出手槍來拒捕，終於驅逐出境，

到比利時去顯其身手云。

時光忽忽如夢般過去十個年頭，無意中在親戚家遇見這位『同學』的嫂子，我好奇地問起『龍濟光』——他們這樣叫他——的情形，知道他已有了妻子在外國，也不知怎樣過活，他家裏寄了幾次盤川都給他用光，不能成行，（他家裏是順德望族，很是富有，）於是他父母也灰心不理他了，後來他只好寫法文的信，私下寄給他在江海關做事的哥哥，要他寄錢去，纔免客死異鄉。他嫂子將法文信給我看，寫得半通不順，（他已留學十一年了！）他說每次想自殺，但一想到死後妻兒無依，又無死的勇氣了，約略記得的是這樣寫着。

在某村，無意中和雷君的一位同鄉談及他，又知道他已回國來了，又因劫人財物，置身縲紲中了。所能知道的，只是如此，雖然我很願意知道他的下落！

(四) 賣明信片度日的康丹

芳登不露的同學，以湖南四川爲多，他們都是勇於奮鬥的青年，我最記得的是一位姓康的，他以前出身怎樣，不甚了了，但他能畫一手類似天女散花，楊貴妃之類的仕女，技術當然是很幼稚，且板板六十四，使人看得發膩，以爲他或許是國內某畫像店的老板，他學起法文來，特別魯鈍，但當他顯示出他的藝術給同學之後，人家以他有一藝之長，另眼看他了。尤其是法國教員，存心好奇，居然出價來買他的傑作了。後來，他索性不讀書，與一個法國商人合作，將作品印成明信片，擺在街上零賣。於是他財源廣進，遠勝在工廠裏出汗血的同學了。聽說有一次，他在做買賣的時候，因言語不通，與法國人衝突起來，爲人打了幾下耳光，說來也可憐。事隔十餘年，不知康君是否在法成了中國之

副治，抑返國作什麼家了呢。

(五) 未婚妻歸趙

一個富有浪漫性的同學，他在國外的風流韻事，真是三天都說不完。我將他戀愛的故事做小說，也不知多少次了。他告訴我：他有一次到海濱去消夏，他有錢，當然是第一流的消夏場所聖馬樂。當他厭倦了某個女人之後，又邂逅了一個窈窕淑女，彼此相見恨晚，——亦不過彼此歡喜做一對露水夫妻，並不是托以終身之意，外國人男女自由熱戀，拋棄，毫無法律問題，并不如中國人，動輒控人以遺棄及妨害家庭之罪。他們在旅邸度着甜蜜的歲月，後來某君打算帶她回巴黎，再入學讀書，不料剛要登車的時候，突然一個男子走來，拍他的肩膀，說她是他的未婚妻，應該歸還他，女的默然不作聲，某君是向來膽小的，怕鬧出亂子來，



即恭恭如也地說：『既是你的未婚妻，則請你帶回去吧！』說完拔步而逃，真是難能可貴的未婚夫！

### (六) 我們怕黃臉婆

普通人都承認，漂亮的女人不讀書，讀書的女人必不漂亮，至於讀到外國去的女人，皆為無鹽嫗母，是當然的了。是故我們頂怕在巴黎柏林遇見女同胞，盡量設法子去避免會面，好像他們的不美觀，要我們男子負全責的樣子。平心而論，女同胞與白皙的歐洲人相形之下，實在太那個了。記得我們在學校的時候，適值某次長的原配，也在那裏從事藝術，造詣已很深，可是那一付尊容，實在百分之百的黃臉婆，我們忝屬同胞，在校中見了面，也不通問，遠遠的看見她來，便躲避了，免得為男同學取笑，以為所有的中國女子都是這樣難看。有一年在帝種大學的暑期班補習，也是來了

一位前任某議院長的女兒，生得十足「月兒臉」，又黃又胖，還戴上一副眼鏡，夠使人退避三舍了，雖然是同班，又是唯一的中國女同胞，我們始終沒有睬過她，回想起來，未免太孩子氣了。

### (七) 經理照料友妻

在民十四年歸國途中，不知不覺在羅馬的飯店裏住了六個月，我們的芳鄰，是一位頗有姿色的少婦，她是塞爾維亞人，她出身雖不知怎樣，但舉止是盡力模倣貴婦人，她有她的天稟，說法文意大利文，都還不壞，多懂方言，是歐洲社交的必要條件，至少是懂法文，否則人將視你為未受高深教育的人，聽說她的丈夫（？）是意國人，現在隨往阿比西尼亞的考察團去了。丈夫不在的時候，常常看見一個好像不知自己是胖子的中年人來探望她，特別莊重，每時都延到客廳裏

去談話，並不入她室內，據說他是丈夫的朋友，亦即是墨索里尼辦的意大利人民報的經理，這來頭可不小啦！無怪她常喜歡墨索里尼原鄉的妻子，不學無識。

我們大家，也很相信尊敬這位「丈夫的朋友」。

有一天她的丈夫回來了，帶了不少阿國土人的頭飾，及藝術品給她，一夜無話，不料第二天，夫妻口角起來，好像她與經理的祕密，被發現了，於是他一去不返，她整整哭了一天，後來我們也到拿破里趁船去了，此少婦不知如何歸宿了。

### (八) 無常識者之死

記得我們同船當中，有兩個青年，是讀過法文，研究農科的，所以一到巴黎，就與我們目不識丁的人分開，他們直接進某處農業學校，沒有好久就聽見他們中煤毒死了。心頭真是難過。原來他們進學校之後，兩

人住在一間小房子裏，法國鄉間學校，普通是用煤氣點燈的，睡時一關機紐即熄，不料這兩人不知此道理，用口吹熄，於是煤氣仍源源噴出來，直至窒死他們兩人為止。若平日常識豐富，就可免此慘劇了。

### (九) 沙龍入選的奇蹟

我決心從事雕刻，完全是受了盧森堡美術院大理石人體的誘惑。其時幼稚無瑕的天真心靈，不知受了怎樣的一種美麗的感動，不問中國需要不需要這種人，回國去會不會餓死。且我幼年，並沒有特別的藝術嗜好的傾向，並不是「少有大志」。小的時候，自慚形穢，無讀書的勇氣，老想跟父親去做生意人，及出國，也不過想做化學家，或飛機師。

在法國西部某中學決定從事藝術之後，才開始請教在上海學過美術的劉既漂君，怎樣去畫石膏像，

不久就到帝種美術學校去了，閱三月，因不滿其設備簡陋，遂與林鳳鳴到巴黎去。

我始終看不出自己在藝術方面有何天秉，有時也還灰心懷疑，第二年春季我貪高興爲林劉兩君各做了一個小石膏頭，工匠還給我們做成假花崗石，經過朋友的慫恿把他送到春季展覽會去，也不顧到落選的難堪，橫豎每年落選有幾千人。不料數天之後，接到沙龍辦事處通知，兩個石膏頭竟入選了，還附來作者的入場券，這次雖恐怕是中國人第一次出品於巴黎沙龍（一九二二），但我不自滿，我以為還是法國白髮的評判員眼睛出了毛病。

後來把此事告訴同學，大家很驚奇，（因爲許多老同學，也不敢夢想，）後來帝種美術學校的校長知道了，亦一樣驚奇，凡介紹朋友，必附帶說我是出品過沙龍的，但我則始終以爲是評判員眼睛出了毛病。

### 西風社創設代辦部啓事

啓者，本社爲應西風讀者及各界人士需要起見，特設書報代辦部，暫定簡則如下：

- （一）書款先惠，有餘得暫存本社，以備日後購書之用，並另給收據。
- （二）書價照定價，再給優待折扣（特價照特價）計算，平寄免費，掛號每包另加八分。未經掛號者倘中途遺失，本社概不負責。
- （三）款項可由銀行或郵局匯寄，郵票亦可代洋十足通用，唯請固封掛號，以免遺失。祇限省用之郵票不收。
- （四）本埠讀者可以電話通知八五六四五號代辦書報。
- （五）本社代辦商務印書館及開明書店全部出版品。



因為他們既無失業恐慌又無家室之累無  
愁無慮自然是煦煦攘攘快樂樂的了。

# 蘇 聯 生 活

李 燕

## (一) 楔 子

第一這篇東西不是寫關於蘇聯各種新的建設，例如農工  
業的建設，海陸空紅軍的裝備等事實的。這不但因為那些事實  
的寫出，文學方面難免硬性苦燥，不合西風的格調，而且也因爲  
關於這類敘述，國內已有不少的專著，且也不是短短的三四千  
字所能勝任的，第二我是無黨無派的人，這篇東西絕不介紹，宣  
傳，反對或排斥某種主義與學說。

那麼這篇東西將要寫些什麼呢？她所寫的或許是別人不

屑寫的，也許是被人忽略了的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撇拾了點零  
碎而已。

## (二) 旅 途

我們是從上海搭船赴海參崴的，動身前當然也要簡單的  
製備點行裝，只是和去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不求摩登高貴，只求  
樸實整潔而已，從上海搭輪海行五日可抵海參崴，登岸後受檢  
查，因係學生，且是從和平國家去的學生，檢查的頗馬虎，執行檢  
查的人也頗和氣，好多東西是未經檢查就放行了的。聽說從侵

略國家去的人員就，必須受極嚴厲的檢驗了，雖片紙隻字也休想放過他的，海參崴背山面水，風景頗佳，商業繁盛，交通便利，形勢有似香港，中國人居該地者頗多，多營飯館業，工人亦有相當數量，聞革命前中國的亡命徒多以此地為棲身地，到此地亦多不務正業，花天酒地渡着流浪生活，狗肉將軍張宗昌也是其中之一，海參崴是中國人呼此地的名稱，蘇聯自己另有其名，我會這樣想，中國人稱此地為海參崴，也許是因為此地產海參頗多，而且個體特大；當時我的同伴就反對我這樣解釋，他的理由是此地不但產大量的大海參，而且產大量的大螃蟹，（螃蟹之大者可至十餘斤，）為什麼不名謂『螃蟹崴』而名得海參崴呢？我們對此問題終無確定的答案，只好留待考據家去考究了。

自海參崴搭西比利亞火車往莫斯科目的地進發，西比利亞鐵路直到如今仍是世界上最長的鐵路。據說路軌也比較其他國家的寬了許多，火車自然也比較寬大了，三等車帶有臥鋪，因為是特為高大的俄國人設備的，所以就是我們東方人的大個兒躺臥其上，也有些自慚形微了。車經原野村鎮，常常看到或聽見一隊隊的蘇聯男女由手持風琴者領導且歌且舞，這大概

是在工作之暇的娛樂的一種了，因為他們既無失業恐慌（世界各國只有蘇聯無失業者），又無家室之累（老者有國家養，幼者有國家教），無愁無慮，自然是熙熙攘攘快樂樂的了，車上備有飯食，但到大站，也可下車用餐，大站都附有餐廳，我們當時雖不通俄話，但我們仗勢着蘇聯人民對我們的態度都很好，所以我們遇有機會就下車活動，因為太大胆了，有時也出些亂子，同伴B君在赤塔下車用餐，餐後又赴市內購物，火車放汽了仍不見他回來，我們真替他焦急了，火車已在移動了，B君才由兩位蘇聯的工人架着飛奔到火車上來，險些兒沒丟下他。

車過伊爾庫斯克，該城為西比利亞都會之中心，舊俄會置總督於此。係西比利亞重要車站之一，車停時間頗長，同伴相約下車購物用餐，遇勞動童子團（相當於我國童子軍）團員數人，個個身體健康，精神活潑，皆衣整潔白服裝，繫以紅色領巾，頗足表現新國家新國民的氣象，當我們注意他們時，他們也在留意我們了；大概是看出我們是學生模樣來了，先向我們舉拳為禮，繼和我們握手為禮，表示極為親愛，我們彼此正苦於不通語言，適逢一位中國工人老鄉迎面而來，我們就請他作了臨堂譯

譯童子團對中國的情況頗注意，對中國的處境頗表同情，關於蘇聯的五年計劃，真是如數家珍。我問一年約十歲左右的童子團『將來你要作什麼工作？』這個問題對他好似是一個迅雷不及掩耳，但他稍加思索即答『我要給史丹林同志充衛隊去，因為史丹林同志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者，我們越愛護他，法西斯侵略者剝削階級就越憎恨他，因此我常以他的安全為慮，所以我要將我的身體煅煉得健康結實去保護我們的領袖，也就是保障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民族；保障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我們聽了這段話真受激動，一個小小年紀的兒童，竟是這樣衷心的熱烈的愛護他們的領袖，陰謀侵犯蘇聯的法西斯侵略者可以休矣！當我們分手時，他們多將他們的紅領巾取下套在我們的頸項上，我笑語G君說『這般小孩子要來赤化我們了！』

車行十二日抵莫斯科，因有友人招待，一切很是順當。

### (三) 學校

入學試驗和調查表——入學伊始，先要填寫調查表，

一份，藉明學生的出身與身分，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當然是反對並且卑視榨取，剝削的階級；愛護，崇敬一般勞動大眾的。工農子弟填寫此表自然是欣然大書乃父乃祖是工人或農民，可是難為了一般所謂天之嬌子的公子小姐，當面說謊，說他們的父兄是工農分子，既為事實所不許，只有抬出別人不知道的他們的遠祖來了，說什麼他們的祖先却是工農分子了。我還記得某顯要黨國要人去莫斯科，在下車伊始曾發表了一次宣言，開頭就是『某某本工人兒子……』，環境轉移思想的偉大力量可見一般，填表可以說是初試，初試及格再面試一次，再及格才可入學。

學校的性質及行政——我們的學校是屬於社會科學一方面的，至於說到行政管理方面，蘇聯的學校大概是世界上最民主化的了。學校行政與管理由學生代表職員代表，校長共同組織的公社負責，舉凡學校經費狀況，教職員的聘請與更換，課程的興革，學生皆可直接參加意見。

教學方面——教學方法類似自學輔導，教授只是處在輔導地位，學科進行多恃學生自己討論，學科進行前先用教授

擬製整個的和一階段的教學計劃大綱，會同同學詳加討論，加以修正後，而付諸實行。各學科皆由各班學生選出科書記，負責傳遞同學教授間的意見，領導檢查本科的進行出席本科的班際書記會議。這種教學方法可以說絕無教學分家，教學隔駁的弊病了，學生自修也是分成許多小組共同討論，互相報告，完全是集體學習的。

訓導方面——訓導由訓導委員會負責，訓導委員會是由全校教職員、學生、工人按人數比例各選舉若干人組織成的。內分監察、審判、執行各部，負責處理和調整全校的一切糾紛，同學對同學的事總是最容易明瞭，所以判斷解決最是正確，因此同學們多自覺的不犯錯誤，不但是因為深知法網密佈難得脫逃，也是因為當大衆面前受同學們的審判，頗覺難為情來些。

#### (四) 暑期生活

在蘇聯的冬假春假是到各地旅行參觀的季節。星期是擇地休養的時候，工人農民職員的休息是輪流的，學生大多是全體休息的，以前的皇室貴族，資本家的別墅，現在都變作工人農

民職員學生的休息所了。暑假到何地去休養？去南方還是去北方呢？去高山還是去平原？全由醫生按你的身體狀況而決定。我們是留在莫斯科附近一個森林區多河流的地帶休養的，這個地方原是莫斯科幾家資本家的別墅，房舍設備自然相當考究，到此地休養的除了一部分學生外，還有輪流來的工人職員等，到了此地先由醫生檢查身體，有病需要治療的給以治療，需要特別食物的供給特別食物。每人發給兩件短褲兩件背心，一雙露孔平底鞋，在此地休養的無論男女一律是這樣服裝，自然這點衣服是不够用的，必須自己帶點衣服，如到森林裏邊去，或在晚間就必須帶着夾的甚至棉的大衣，才免受冷。在此地每天的生活大概是這樣，早七點起床，早操，八點用早餐，八點半至十點半讀報溫舊課，十點半至十二點自由活動；有的到小河洗澡，有的划船，有的作各種球賽，有的去附近各村莊遊玩，皆按自己所好去活動。但多數的總是不放棄到小河洗澡的，提起那兒的小河來，的確直得人紀念，澄清的河水，細細的沙底，兩岸大片的葱綠的草地，各種各色的野花滲雜其間，距河岸的百碼處夾以參天大樹。這樣美麗的一個自然環境，誰不願去儘量享受她

呢？此地的洗澡是男女一起的，並且都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洗完就躺在草地上實行空氣浴，日光浴，十二點用中飯，飯後強迫睡眠至三點起床吃點心，以後又是自由活動的時間，晚七時用晚餐，八點赴俱樂部看戲看電影或參加其他遊樂活動，十點就寢。

在此地休養的男女大約有五六百人，女性多於男性，無論以前認識與否，見了面總是打招呼的，感情極為融洽，所以兩個月後要各自回各自的所在地了，真有點難捨難分，就是附近的鄉民對我們也感情頗好，所以當我們離開那兒時，當地的花草就大遭其劫，他（她）們多採來贈送給我們，替我們携行李赴車站；車將開行時，他們各以鮮花往我們的車箱裏投擲，揮巾惜別，不勝依戀。尤其是一般天真爛漫的小姑娘們，一面揮巾一面隨車奔跑，直至我們的視線不能達到了，方肯停步，這太使人感動了。

### （五）蘇聯人民對外國人的待遇

蘇聯人民之對待外國人，也和其他國家的人民對待外國

人一樣，不是一視同仁，而是有所厚薄的。我們常聽說我們中國人及其他有色弱小民族，在各帝國主義國家不容易租賃房子，不容易買到船票，不能進大餐館，常常被理髮匠拒絕理髮，等等不平等的待遇不勝枚舉。但是穿着特別考究的中國人，有時被人誤認為是某國人也很受到平等的待遇，有名的大資本家及政府要員又當別論。蘇聯呢，情形恰恰和帝國主義國家相反，中國人以及其他有色弱小民族，他們認為是他們的可靠的友人，所以相對十分友好，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到蘇聯就常常被人視為可恥的壓榨者、剝削者、侵略者，自然是不大受人歡迎，尤其是一般貴族紳士、資本家，更被人輕視甚至仇視，但對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認為是他們的兄弟，表示十分親愛，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才到蘇聯也敢於大胆的和蘇聯的社會接觸。自然啊，蘇聯的前身沙皇俄羅斯，也是個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蘇聯雖已將那個侵略的俄羅斯推翻了，但仍有些不長進，難感化的所謂白俄分子遺留給蘇聯；我們有時也會碰到這種分子。記得在一個春假的時期，我們有三四個人遊列寧山，遇見兩個白俄分子仍是一本帝俄時代的高傲態度來對待我們，當然我們不也



和他們客氣，就此爭吵起來，幾至動武了，遇有兩個工人路過我們爭吵的地方，問明了情由即加入了我們一面，對白俄分子加以無情的攻擊，兩白俄分子見勢不佳，就抱頭鼠竄而去。有一次在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會上，蘇聯的總理莫洛托夫曾向羣衆演講了這麼一段話：『以前沙皇時代的俄國人對待中國人士的態度是輕視的，傲慢的，例如婦女們用一隻眼鏡看中國人，男子們從眼鏡縫裏看中國人，這是要不得的，在蘇聯是絕不允許的。這種人不僅是中國人的仇敵，也是蘇聯的仇敵，中國人是我們的友人，我們應以接待朋友的態度，來接待中國人士……』可見蘇聯之對中國的良好態度是上下一致的。

### (六) 民族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

我們照例每星期有兩次的參觀，關於各種新的建設的記述，國內已有專書介紹，此地不重述了，現在僅將參觀過的民族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報告一下，俄國是一民族複雜的國家，只就大民族說就有七十餘種，小民族尚有二百多種，過去沙皇之對待各民族，完全是以俄羅斯民族爲主，用高壓政策來統治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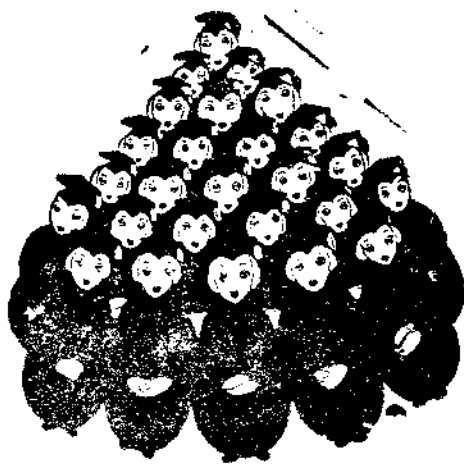
他各民族的，所以當時的民族風物陳列所，陳列的各民族的人體模型，衣物用具，以及表現風俗習慣，文化的模型，都是從各方面證明各弱小民族的落後野蠻，是必然的必須的，要受俄羅斯人的統治的。蘇聯的民族政策恰和沙皇俄國相反，她給各民族自決權和平等權，她以扶持，指導代替沙俄的剝削壓榨。蘇聯的民族博物館大部份的材料仍是利用沙皇時代的民族風物陳列所的舊物，但她是利用這項舊的模型，來說明各民族的文明程度之所以低落，風俗之所以卑陋，完全是沙皇政府的壓榨政策，愚民政策，及不合理的統治的結果。蘇聯更另以各民族文化的提高，各種新建設的進步，風俗的改革，衣物的改良等，表示各民族在蘇聯的政權之下是長足的進步與發展的，我還記得該館中尚有中國女子的小脚和男子髮辮模型，上面有一段說明『沙皇政府是看不起一切比俄國貧弱的國家的，對於貧弱國家的弱點必儘量宣揚。中國女子的纏足和男子的蓄髮是在滿清專制政體之下的現象，現在的中華民國已經沒有這些現象了。』

革命博物館是革命後的產物，主要的陳列是革命運動的文獻；各政黨的文獻；革命領袖的造像，和他生前有關革命活動的遺跡用具等；監獄生活的模型，和各時期各種的刑具，及其他有關革命的材料。所有材料全是用科學方法系統的聯繫起來，利用圖表及簡單說明配合起來，例如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運動陳列室，將一九〇五年革命發生的原因，發展的狀況及結果，和她成功失敗的原因，當時各政黨活動情況，以及各政黨的政策之正確與錯誤等，皆利用當時的重要文獻和實物遺跡，很適當的系統起來聯繫起來，配合起來，陳列出來。使人一目了然，我們去參觀革命博物館，是俄國革命史將要開始講授的時候，參觀後再聽受俄國革命史，不但增加學習的興趣，而且極易了解極易把握住了，當時我們參觀革命博物館時還發生一個笑話，在此順便一提。W君對蘇聯的一切是抱着懷疑態度的，所以每次參觀總不按指導員的指導次序去參觀，而是單獨行動東看西瞧，以期發現別人所看不到的祕密，在這點上雖然屢次的使他失望，但他們抱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停止的態度，參觀革命博物館他自然仍是抱着這種態度去的，正當我們聽指導員講

解時，W君以若有所獲的態度在另一隅向我們招手示意，當時有幾個同學為好奇心所驅使，暗暗的離開了團體走向W君處，W君以壯重嚴肅的態度告訴他們：『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革命博物館，而且是個苛苦的囚犯人的監獄，那邊就囚着一個犯人，情狀悽慘極了，你們不相信跟我去看。』他們隨他去了，果然在一夾道中看見一個帶鐵窗的小屋子，從鐵窗中看進去，果然是一幅慘絕人寰的景象，一盞豆粒大的油燈照着一個面容憔悴，衣服襤褸，骨瘦如柴，鬚髮蓬鬆，目光灼灼，帶有全付刑具的犯人，依立在一張小木桌旁，當時他們是怔住了，正當此時指導員率領其他同學也趕上前去了，開口就說這是一監獄模型，是某革命領袖被囚的實在情形。說罷開門進去參觀，證明那一活現的囚犯是一臘人，嚴重的事件一變而為笑料了。

## 西風代辦部

以辦事週到迅捷為宗旨。



這羣黑色的年青人並不如陌生人心目中那樣寒酸，他們是這裏的驕子，未來島國命運的決定者。

## 戴角帽的大學生

呂實名

島國的人口，逐年增加，大學生的數字更儘向上升；尤其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東京，大學生的衆多，正似過江之鯽。不見嗎？接二連三的省線（註一）車廂中，漾着春意的銀座街頭，富麗堂皇的美松茶室內，日比谷劇場舒適的沙發上，井之頭公園的蒼松蔭下……有無數身穿黑色或是青灰學生服頭戴黑色小方角帽的年青人在那裏浮動，他們挾着沉重的皮包或儘是一冊破舊的筆記錄川流不息地在這個都會的每個角落裏來來往往，似乎很匆忙，又懶怪閒散，那頂黑角帽和學生服全是購得駭人，有的長滿了小孔，有的滿染着油漬，沒有到過東方的

西洋紳士見了這副裝束，一定會猜測他們不是下等餐館的侍役，便該是露天營業的擦皮鞋者了。可是這羣黑色的年青人並不如陌生人心目中那樣寒酸，他們是這裏的驕子，未來島國命運的決定者，現在受特殊訓練的大學生哩！

### （一）角帽的威風

物以稀爲貴，在東京市區內動搖的角帽何止廿萬頂，依常識估量起來，這東西必是俗不堪耐的了，事實上倒並沒有流於

（註一）即高架電車因係鐵道者所經營，故稱之曰「省線」。

這種地步，雖然牠的式樣不出衆，價格不驚人，可是要戴這頂黑角帽也不是件容易事，更不是件人人都能辦得到的事；幼稚園且不算，小學六年，中學四年，高等學校三年，當你度畢了這十三寒暑的圓帽子生涯之後，（註二）方才可以把你天生的頭髮蓄長起來，塗上些香油或潤髮霜，把黑色的角帽帶上，踏進大學的邊門。（東京各校的大門是爲校長，教授，賓客們設的。）

大學生的制服除了銅扣上有各大學的校徽之外，與高等學校等的學生沒有什麼更明顯的區別，因此角帽就成爲大學唯一可貴的標記。真的，當一個年輕人孜孜學業十餘載後，首次戴上那頂黑色小方角帽的時候，其內心的愉快，將以什麼去比擬呢？記得一次在省線車廂中看見一個剛入大學的青年被周圍者注視他那頂角帽的時候，一種光榮，得意，痛快的神情，抑止不住地從他的眉梢和嘴角邊流露出來了。

角帽階級的自珍自貴，不僅此也，在與圓帽子們口唇相戰的時候，角帽階級總是要發一句近於侮辱的口頭禪

『畜生，圓帽子，你是什麼東西？』

受罵的很少能接戰下去，在角帽前，他們好像應得這些侮

辱似的他們從不會，也不敢同樣回一句：

『畜生，戴角帽的，你是什麼東西？』

大概角帽自有牠的威風與尊嚴的地方，許多圓帽子時常將圓帽故意摺成四只角，成頂偽裝的角帽戴在腦殼上，散學後換戴角帽，普通人也有亂戴角帽混充大學生的，更有不少無業游民在舊貨店裏掏出頂角帽，穿上學生服，魚目混珠地專在人叢中幹他們的犯罪行爲。東京各區中青年的扒手，竊賊，沒有一個不是偽裝的角帽階級。不過這裏的警士，刑士，隨時隨地都有檢查『學生身份證明書』的權力，所以『偽帝大生』『偽早大生』一類的新聞，不時在『三面紀事』（註三）版上刊載出來。

角帽是可貴的，而且是愈破，愈髒，愈舊的愈覺可貴，學生服的珍貴處正與角帽相同。大學生將角帽擦皮鞋，把制服抹桌子，無論怎樣髒，萬無洗滌之理，他們的衣帽簡直可以駕咱們理髮

（註二）島國小學，中學，高等學校學生皆戴圓的制帽。

（註三）日本新聞紙將社會新聞均刊之于第三面，故俗稱社會新聞曰三面紀事。

攤上「撇刀布」而上之，有了這種程度的衣帽，同學們才會拍拍你的肩，讚美一聲：

「好漂亮的傢伙！」

大和民族是愛清整的，但對角帽與學生服却是例外，這事並未載於經史，筆者也無從解釋這個典故了。去歲之夏，國際教育會議在東京開會，事前有人在日日新聞上發表意見，認為這大批既破且髒的角帽制服在許多世界著名教育家面前展覽開來，實在太不雅觀，提議請當局取締，以免貽笑大方。可是並不見任何方面的反應，角帽制服的髒破，自有牠千載不滅的真理與價值在呢？

## (二) 沒有宿舍的大學

東京的大學，都在市區，校址都非常窄狹，沒有清華武漢那樣金壁輝煌的裝飾，也沒有燕京滬江那樣幽靜秀麗的自然景色，大門口有蝸牛似的市電在叫吼，課堂下有蛇一般的地下鐵在蠕動，現代都市大學的風景，這裏都具備了。

也許是不需要，也許是不可能，東京各大學都缺乏為學生

解決住的問題的宿舍。本來以有限的經費來辦理無底蘊進步的教育機關是件够頭痛的事，這裏敏悟的辦學者決定了他們講經濟求效率的態度，所以都將次要的宿舍讓學生們自己去解決，而盡可能地將經費利用在建造實驗工廠，設立附屬病院，擴充圖書館，添置理工的器械，增築講堂……之上。

沒有宿舍的大學生是幸福的嗎？他們必得在交通便利的市區內或郊外租賃一間五六疊地大小的斗室，這是他們的書房，餐室和寢室，他們恢復了自由的天地，無須再效高等學校時代那樣整天獸在校內讀死書。他們現在所接觸的不再是教師與同學了，而是那禿頂的公寓主人，鄰室公司的小職員，送牛奶的「配達」。(註四) 咖啡店的侍女……以往的學校生活的氣息不知什麼時候消散得無影無蹤了，怪機械地讓時計引導着自己乘坐熱稔的電車，電鈴響了，上講堂，電鈴響了，又隨着潮一般的同伴下講堂，熱稔的電車又載着自己奔回家去了。往昔的樂趣嗎，此刻再也不能重現了。放在你面前的却來了一種新

(註四) 日人稱送貨者曰「配達」。

的生活方式。大學內各種團體組織的衆多代替了別處大學中林立的宿舍。角帽階級的每員可以揀選他們自己歡喜的團體去加入。這裏有法律學會，政經學會，化學學會，理工學會，辯論部，攝影部，馬術部，棒球部，游泳部……每個大學的團體組織都在三十種以上。上述組織中的會長或部長都由教授們充任，或許這個辦法較讓學生充任來得妥善些。成千累萬的同學師生間的感情被每個不同的組織連繫起來，同時又在德、智、體、三面無限地向上邁進。

『大學生應該讓他們自由地發展。』

東京的辦大學教育者大概會同意這呼聲的，他們培養了大學的自由氛圍氣，無數偉大的科學家，醫學家，作家……在這自由的氛圍氣中癡癡地產生了，也有無數腐敗頹喪的廢物被這自由的氛圍氣孕育成了。

沒有嚴格的考試制度，沒有上課點名的把戲，有一年祇上學數次的學生，也有整天上講堂跑圖書館的傢伙。教授們站在台上藉『麥格風』傳播他的講義，台下數百的青年低着頭默默紀錄他的每一句每一字，學生們不敢咳嗽，那是怕妨礙其他

同伴的聽覺，廣大的講堂裏在參觀者的耳裏祇有教授的講義和學生們沙沙……的筆紙相觸聲。

講堂生活在角帽階級看來無異是筆記生活，教授們絕少用教本，縱使自己的著作，也僅選在參考書之列，所以每天每小時他們總得帶着幾枝鉛筆，一本白筆紀簿，寫着，寫着，他們好似在受『肉骨』引誘的狗，沒命的往上奔，可是疲乏的時候，他們也會撲在桌上呼呼地睡去了。

教授們在講義之外，時常插入些教訓的辭句：

『記着：你們頭上戴的是角帽，不能再拿圓帽時代的讀書法來混大學呀，高等學校的教師教你們硬記死背的功夫，可是大學教授決不會再教你們玩這一套的了，我們冀盼年輕的你們利用腦袋多多思想，學校要養成善於思想的大學生，不是善於硬記死背的大學生。』

可是近年來社會一般的批評是說：

『大學生的品質一年比一年低下了！』

角帽階級每年四月大量的從『大學』的正門裏送出來，他們執着那張卒業證書彷徨在喧囂的十字街頭，往何處去呢？

畢業等於失業的危險也緊緊地威脅着東京的角帽階級。

### (三) 棒球季中的六大學

東京是學術文化的中心，大學教育的發達，亦冠於全國；東京帝大（俗稱東大）早稻田、慶應義塾、法政、明治、立教是代表這裏的著名六大學，六大學都具有五十年以上的悠久的歷史，都有他們傳統的特長，若早稻田的理工，慶應的醫學，法政的法律，明治的商業……至於東大，則經費充足，規模宏偉，全國學術專門人才的精神都翹集在那裏，無論是文、理、化、工、電、經濟、農各科，莫不是舉國的權威，考東大之難，也如上青天，東大又似龍門，一登龍門，便可變價十倍，過去，現在，（未來怕也是如此）政治、經濟、實業……界的領袖，若前外相廣田弘毅，故藏相，內相馬場鐵一輩，沒有一個不是東大的高材生，尤其是政治方面，簡直盡是東大派包辦的天下，一般的邏輯都認為要上政治舞台串戲，非先鑽東大的門徑不可。每年春季有上萬的年青學子喜沖沖去鑽東大的門，而傲倖遭青睞的祇有數百，數千失望而歸的人中，大半是準備一年，二年……碰過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壁

的青年，高等學校畢業後立即跑入東大是百無一二的事。爲了東大的入學試驗，不知有多少青年害神經衰弱，肺結核等病症。島國的現代人之迷戀東大，正如我們的祖宗中了科舉的毒一般，這裏面有幸，也有不幸！

近年來日本人的體格，在身長方面有顯著的進步，但質的一面年年低落，西洋人批評他們這是教育的結果，小學強迫未成年的孩子們背誦繁複的漢字；中學，高等學校同樣地逼使他們記憶更繁複更衆多的漢字和英語，可憐的孩子們，除了背誦那些字母外，便忘了其他的一切。在課堂，在家中，甚至在電車裏，他們還是執着課本暗誦，這樣，日本便成了全地球最著名的近視眼國。東大生於眼鏡是一種必需品，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近視眼，我們很難發現一個不戴眼鏡的東大生，他們的體格似乎更不健全，據去歲東大校友會的統計，百分之廿的東大校友在畢業後五年內死亡。校友會曾向學校當局提出學生的保健問題，殊不知他們體格衰弱的種子早在未入大學以前播下了。

野球（吾國稱之曰棒球）是島國人士最普遍的運動，孩子，大人，小姐，太太，都有這個共同的嗜好，六大學有一個野球聯

盃，每年春秋二季是他們相互廝殺的時候。這場廝殺一啓幕，東京人士上至達官要人，下及販夫走卒，都像被瘴疾菌侵入一般地不由得狂熱起來，六大學的角帽階級更不必說了，有戰事的下午，教授們上了一半課，便會識趣地說：

『你們的心大概都掛在野球上了，今天講到這裏為止，快上明治神宮（註五）去吧！』

六大學的野球好比梅博士的戲，令人百觀不厭。明治神宮野球場的看台上，每次都擠滿着瘦瘦肥肥的男男女女，東京OAK播音台將野球戰實況報告視作最好的節目，他們特派員在球場裏生龍活虎地把雙方廝殺的情形逐秒逐分報告出來，於是全東京以及全國的神經都被那報告員的聲浪支配得時弛時緊或喜或急了。商店的職員把收音機傳聲喇叭高懸在大門口不到五分鐘，就有一大羣球迷圍在那裏屏息靜聽，那批送貨的『配達』也會立刻跳下自行車，來過他短時間的癡。像牛津與劍橋的賽舟一樣，六大學野球季中早稻田與慶應的戰事，老是分外興奮，激烈，那是傳統的，不管二校對這季的『盟主尊位』均無染指之望，二校還是要拼一個你死我活，誰

戰勝了誰便是得了無上的光榮，啦啦隊的藝術在早慶戰裏也有非常的表現，使你驚嘆不置；早大的學生佔據了東邊看台，黑色制服陣中嵌着一個白色鮮明的大W，（註六）西邊的慶大陣營裏也以白衣作底，組成一個黑色的大K。（註七）早稻全校有萬二千餘人，聲勢浩大，自可想見，一般觀眾却大部同情慶應，所以僅六千左右學生的慶大，在羣衆力量的輔助下，恰好與早大成對天生的勁旅。

啦啦隊在各大學都是佔據禮堂抹馬廐兵，公開訓練，意識雖不是套套健全，技巧倒堪稱嫺熟。他們之中有指揮官，有音樂隊，有號角手，有鳴爆者，有製造宏亮聲的專家，有久經訓練的羣衆……他們不但利用聲，而且利用萬餘人合作的姿勢；白色的W靜默了，黑色的K趕忙揭桿而起，黑色的K休息了，白色的

（註五）明治神宮是紀念明治天皇的地方，位東京四谷區，分內外二苑，外苑中有壁畫館，游泳池，足球場，籃球場，棒球場等，是以前舉行遠東運動會的場所，佈置得非常清潔美麗。

（註六）早稻田的發音爲“Waseda”，故以W代表之。

（註七）慶應的發音爲“Keio”，故以K代表之。



W便立刻鑼鼓齊鳴地反攻。總之，早慶戰裏，場內的戰士勾心鬥角，各顯混身解數，台上的觀衆也都加入戰團，互爭雄長，所異者，前者用武，後者用文，各有各妙不可味精的地方。朝日、日日、讀賣三新聞社的新聞攝影班，也必大隊人馬出動，將文武有方的戰情收進鏡頭，好讓全國的人仕去飽賞與批評。

戰爭開始的前夜，神宮野球場售票處前照例有大羣善男信女冒着風露睡在那裏，早慶戰的緊張，熱烈，趣味，當在筆者寫的百倍以上了。

六大學的少爺都有他們特具的風度，深度的近視眼，手不離卷，一副呆滯的臉部表情，那是東大；歪戴角帽，嘴角上老掛着烟捲，油頭滑腦，那是早大；五個制服鈕扣祇扣其三，路上，車上總是高談闊論，留着三分樸素的氣質，那是法明二大；整潔的衣所文質彬彬，走路，談話都非常瀟灑，那是慶大和立大；東京的摩登姑娘們喜歡那一類大學生呢？不用說慶應，和立教的翩翩公子是當選的了。

#### (四) 講堂以外

這裏是尊重父權和夫權的國家，男女之間的平等給法律的條文一筆抹煞了，女子不能與男子受同樣的高等教育。東京除了女子大學及明大女子部外，沒有其他更高的女子教育機關。普通大學沒有娘兒們享受的福份，所以課室內並不呈現着桃色的景像。但是活躍的角帽階級並沒有因此而苦悶，他們有的是自由的環境，講堂以外，他們可以任意跑，任意跳，任意鬧。

「喫茶店」是大學生最活動的地方，東京每條市街，每條小巷都有這種賣茶，賣咖啡的場所。我深信沒有一個大學生不會坐過茶店。當你的神經被整天的筆記絞得七零八亂，或是爲日常瑣事織成你百無聊賴的心緒之時，你上那兒去，消磨半小時，實在是再適當也不過的了。得過博士學位的教授們也會在八小時講堂生活之餘，挾着大皮包，斜倚在茶店的沙發上，這裏有動人傾聽的爵士音樂，有古羅馬式的牆壁裝飾，有濃郁的紅茶，有逗人愛的姑娘……燃一支捲烟，緊閉了雙眼，這樣也許可以把你疲乏的精神重新振作了，也許可以將你的愁悶隨着白烟圈散去，也許就在這裏決定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全東京的喫茶店可稱是大學生的特種教室，不少年青人上茶店比上講

堂還努力漸漸地成了癮，漸漸地歪曲下去……

『茶』的滋味在某種大學生的心目中是太平淡無奇，不足留戀，他們便會尋覓那些強性的刺激物，在霓虹燈光錯縱的都市之夜裏，大學生三五成羣被引誘進掛着“10Cents Stand ard”紅燈的帳幔裏，沒有坐位，沒有音樂，這裏供給的是西洋的啤酒與威士忌，或是『青梅』『白鶴』之類的日本酒，此外還有一分一串的燒鳥等下酒的小菜，一杯，二杯……大學生在酒酣耳熱後，與那夜酒店的女主人打趣，說俏皮話。

在某種咖啡店，BAR的門口掛着『學生及未成年者請勿光臨』的牌子，照例大學生應該無他們插足的餘地了，可是不愛動的年青人會卸去學生服與角帽，披上輕快的和服，大搖大擺地衝進這塊禁地，音樂是浮蕩的，侍女是妖艷的，樽酒的侍女坐在客人的腿上是她們勸酒的方法，道學的大學生首次遭遇的時候一定神經過度緊張，可是習慣之後，便感到這是痛快的刺激了。

東京的舞場雖多，大學生嗜這玩意兒的似乎很少，考其緣故，不外『經濟』二字，普通大學生每月從家中取來的不過六

十元左右日金，付房租，食，書籍，看電影，上茶店……要使腳尖再活動，實在不可能，所以大學生中有挺刮西裝的也如鳳毛麟角。大學生是愛動的，猶其在東京，沒有大學生，東京將變成一個死的都市。

### 機器是教育家

徐靖

一部機器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一匹馬，一頭驢子不肯行走了，你可以鞭打牠；要是一部機器停住了，鞭打是沒有用的，你必得用思想而後找出錯誤在那裏。那是真正的教育。

並且，機械使現代一般人比中世紀的更謹慎，更有意識。你想每天有千百萬部機器譬如汽車飛機帶着許多人的生命來來往往。你想每天有千百萬工人守候着機器的各部在經常地工作。而我們毫不遲疑地把我們的生命托付給機器，托付給難免有重大疏忽的工人。這件事真使我驚奇了。

—Gilbert Murray in "The Listener"



## 冷眼旁觀

### 中國與近代科學

徐模

美國國會圖書館 Rufus Suter 原著，節譯自

一九三八年三月號 "Scientific American"

中國老早就發明了活版印刷術；中國也老早就發明了火藥；中國甚且老早就發明了航海用的羅盤。

在過去許多世紀中，這個被人稱做『開倒車』的國家的文化程度並不見得比西方國家落後；由幾點比較起來甚至反見優越，譬如像國民的智慧，領土的廣袤，政治組織，文學，藝術，水利，以及土壤的保存等，她都擁有值得使人妒羨的光榮記錄。甚至一直到了

十八世紀的末葉，她對公共衛生的講究還跟最進步的英國不相上下。然而，爲什麼中國並不能代替歐洲諸國誕育近代的科學呢？倘若我們知道其中的道理，我們就能明瞭：何以那個泱泱古國在今日是比較孤立無援，奄奄待斃，而許多半野蠻的國家，享受着近代文明的果實，却能耀武揚威儕於世界巨頭之列。

中國不能誕育近代科學的第一個理由就是科

舉——文官考試制度——的絕大影響。在末代帝制推翻的二千年之前，中國的皇帝是奉天承運的『天子』，同時又是人類的最高統治者，他已經認定『經書』是至高無上，絕對權威的治天下之道；科舉變成做官的惟一不二的捷徑，並藉此而獲得社會上種種權勢。皇帝的朝代雖迭有更換，那個基本的政策，傳統的觀念，却始終保持不變，所以有許多人都要懷疑那個『中華帝國』中許多精明能幹有識之士竟會情願願的讓自己終生被『書經』『詩經』『易經』以及其他孔夫子的經典所束縛着，牢籠着，而不想做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情。他們簡直從來不曾爲了經濟上的動機，或實用上的需要去研究自然界中對自己切身有關的種種現象。

經過更廣泛更深遠的檢討，我們可以提供另外一個理由。在科學突飛猛進之前，正當十六世紀的時

候，西洋諸國自有一種特殊的在環境培育科學的萌芽；可是在那個東方的古國裏呢，我們幾乎找不到一點點類似的環境。西洋科學的進步固然是解百勒（Kepler）、伽利略（Galileo）、哈惠（Harvey）等一班科學怪傑的功勞，可是我們決不能忽略了當時歷史上的背景。

歐洲科學的覺醒當在中古世紀之後，那時的人們已經漸漸廢棄了冥冥中有鬼神驅使的錯誤的觀念，而改用實地觀察和試驗的態度，認真地去探求宇宙中種種事物的真理。譬如說，有人會留意一個圓球從斜面上滾下來的加速度（Acceleration）。

不僅如此，他們更深信大自然是十分有秩序有規律的。這點對科學的覺醒也是十分重要的，假使這種信念不存在，那麼觀察和實驗所產生的只不過是關於某種事物許多新奇學識的斷片的雜綴而已。古

代的中國人對自然界的智識就有這種情形，可是我們却不可以因此而估低了那種斷片雜綴的數量和價值。他們曾發明了延長土壤壽命的方法，知道了草本植物的醫藥價值；他們更能預告月蝕的日期，能推算極準確的年曆；他們還創製了最早的地震儀。誠然，他們的發明和發現簡直是不可勝計，不過中國那種古老的學識永遠只是『零沽小酌』。他們始終不會被有系統地組織起來，因此中國人就始終不會把大自然作過有效的、大規模的統制和利用。

西方的學者們更能將舊有的觀念發揚光大。他們對每一種事物都造出特種技術上的文辭，來表示或記錄他們研究的心得；他們把每一個問題加以分析或綜合，然後互相劇烈地辯論，那種不厭周詳，吹毛求疵的程度在今日看起來不免有些好笑。然而結果是：那種相信大自然是有秩序的的觀念深深地銘刻

在西方人的心版上；永遠不能磨滅，後來甚至變成了他們的本能。到了十六世紀，他們都相信自然界中有許多定律存在着，而每種事物都是依照着這許多定律而發生演變的。他們所要研究的，就是逐一地找出這許多定律，來解釋自然界中種種的現象，然後把它們巧妙地利用起來，因此他們終於馴服了大自然的力暈而替人類作種種的服務。

有人以為中國人即使享受了西洋人相同的環境和觀念，也決不能使科學誕生，那當然是毫無見地的話。中國人的大不幸就是他們只看到自然界的現象是五花八門的，而始終不會悟到其中有主宰一切事物的定律的存在。因此他們雖同樣的做着觀察和實驗，可是終於沒有大作為做出來。

現在要談到為什麼科學不在中國發達的第三個理由了。

那是跟中國智識階級普遍的心理有關的。而這種心理的型式可說是科舉制度的結果。或者竟說是中國人的天性。在過去，其實現在還是如此，中國的學者們大都富有一種實用主義的興趣，這是西方同等階級的人們所缺乏的特性。他們大都養尊處優而處處講究實用。倘若要他們做像伽利略準確地測量一個圓球從斜面滾下時的加速度那種工作，他們將認為是一種恥辱；在他們的心目中，值得做的事多得很，何必去幹那種堂堂大丈夫所不屑為的兒戲呢。

也許有人以為這種實用主義的傾向應當是培養科學萌芽的沃土，可是實際上這種見解是似是而非的。近代的科學對西洋的物質文明的影響確是很大，日常生活上的一事一物都起了大革命，可是它的開端却並不是由於實用上的動機。當伽利略試驗球從斜面上滾下來的加速度時，他並沒有存心想要創

造力學——從農業社會到現代工業世界的轉變中的基礎科學。我們的電磁學智識在實際上已是儘量的利用了，可是過去許多科學家研究電磁學的動機並不是爲了今日的實用，他們只不過爲了自己對電磁的現象發生興趣而已。同樣的，德國大科學家羅琴（Roentgen）經數年之埋頭苦幹，發明了X光綫，可是他當時何嘗想到X光在現代醫學上竟有如此偉大的功績。

科學發源於理論上的討探，而不肇端於實際上的應用，理由很是簡單。因爲，當開始研究一個問題時，自然是它的原理最先而且最易於接觸，一旦理論上的原則成立了，實際上的應用便會自然而然地接踵而來。舉一個例就可以說明研究科學的兩種態度的不同：古代中國人的觀察星象天文，目的是在預測未來皇朝的命運和政治的變遷；可是西洋人並沒有這

種實用的目的，他們只是準確地觀察並測繪天體變動的情形，再加以透澈的研究，結果是他們從占星術 (Astrology) 一躍而創造出近代燦爛輝煌的天文學，可是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那種工作無疑又是可哂的，悖理的，不合實用的，而為輿論所唾棄的舉動。其他中國的國粹科學像數學，地質學，動物學，解剖學，醫學等都犯了同樣的毛病。中國人研究學問就是失在太講究實用，尤其在科學的萌芽時期，這種態度足以影響整個的發展。研究者的動機既是為了實際上的應用，那麼當他達到了實用的目的時，這種學問就停止進步和發展，永遠停留在足夠應用的水準上。據此以觀，可見近代的科學不在中國誕生並不是偶然的事。



## 影業霸王

今純

影業霸王威爾海斯 (Will Hays) 每天工作十小時，沒有休假，他不吸煙，也不飲酒，或許也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他能做影業貿易聯合會的領袖，歷十六年之久。這裏所謂聯合會，是指美國影片出產分配聯合會 (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

海斯的政治領袖前為華崗哈定 (Warren G. Harding)，海斯仗哈之力，得為郵務總長，一九二〇年更為美國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使該黨得到絕對多數的投票，獲得空前的勝利。

因為社會輿論的不滿，美國通過了全國檢查影片的法令，電影業大受威脅。一般影業的領袖乃去拉攏海斯，勸他辭去國務院中的職位，改為影業中的中堅份子。海斯為應付外界檢查影片的威脅，而發起自動檢查影片的运动。海斯這自動檢查影片的政策，並不能使大眾都洽意。天主教教會機關以為海斯太馬虎，他們發起一個雅潔團 (Legion of Decency) 對於有些影片表示贊同，可是把其餘的都列入一張『罪人的名單』裏去。

海斯每年那十五萬的薪金也不是容易拿的，他不僅担心中影片的檢查，他時時須由好萊塢趕往紐約，倫敦和華盛頓去監製影片，提高大眾欣賞影片的水準，還要敷衍影業聯合會的會員，共包括二十七家影片公司的領袖。

練習打靶

轉載笨拙



“這幅畫值多少錢？我要買給我孫子練習打靶用的。”





我們相信這些行星上的生物，不管它們長得和我們一樣不一樣，它們在許多方面，是比我們優越的。

## 行星上面有人嗎？

王貽謀

美國沃海沃州立大學生物學教授 E. L. Moseley 原著。  
節譯自科學的美國人——

像亞歷山大渴望着有別的世界供他征服似的，我們現代的人們，在已經征服了大陸、海洋和天空之後，也想着把活動的範圍擴充到別的領域上去。但是我們人能在別的世界生存，有什麼證據呢？別的星體已經有像人這樣的動物居住着，又有什麼證據呢？

現在已經證明出來，火星的空氣裏，有養氣和一些水氣，雖然也許會比地球上沙漠中的養氣和水氣還少。火星上赤道地方的溫度，當太陽高高在空中時，

約為華氏表五十度。但是火星上是否不適於生物的生存，我們却一點也不知道。反過來說，許多天文學家也無法證明火星上真真有生物存在着。火星上面黑暗的地方，我們從前以為那是由於那兒有草木植物生長着，所以顯着黑暗，現在已經知道那兒的溫度比火星上其他地方的溫度更高。因此如果那兒有樹木和植物生長着，則那兒的天氣應該涼快一點才對。

除了太陽和月亮以外，關於許多天體的情形，只

有火星的情形，我們知道的最多。然而我們把金星上的光線，用分光器考察的結果，我們知道，金星上空氣中所含的養氣很少，不能使生物生存。那個離太陽最近的木星，大概總是有一面永遠對着太陽的。因此這一面的氣候極熱，而另一面的氣候極冷，兩方面都不會生物。只有在這極熱和極冷中間那個狹窄的區域上，活的生物才有生存的可能。那些距離太陽比火星更遠的行星，都有很低的密度，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其上面不會有固體的東西。並且說不定這些行星上面的氣候都極冷，不會使生物生存。

以上是說明生物在各行星上面存在的可能性。天上的星星，看來好像並不比行星更遠，其實這些行星是極遙遠的，它們發出來的光輝都是經過了好幾年的功夫，才射到我們眼簾的，並不像太陽的光線能夠在幾分鐘內就射到地球上。我們用肉眼，只能

看得見幾千個星星，若用顯微鏡來看，則可以多看見無數的星星。這些無數的星星，在現在的狀況之下，沒有一個能使任何生物生存。因為這些星星都是極熱的。如果這些星星不那麼熱，它們便不能射出強烈的光芒，而我們也就不能看見它們了。

我們所看見的星星，也許沒有一個行星能使生物存在，然而我們所看不見的星星，却不是這樣的。從許多某種星星的移動看來，又從這些星星在一定的時間轉暗，過不多時又大放光明這一點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星星被別的黑暗無光的星星跟隨着的，因此在那個時候，有一部分的光亮被遮蓋着。這也許是我們看得見的星星，和看不見的星星，當他們旋轉的時候，不能轉到地球和那些光亮的星星的中間來。不但如此，有一個時期，我們以為有許多星星，像太陽似的，也有衛星圍着它們旋轉，然而近些年來，許

多天文學家們都相信有衛星隨着旋轉的，恐怕只有太陽。然而如果在衆星之中一千個裏頭只有一個星有別的行星繞之旋轉，並且如果只有一個能夠有充足的飲料，和適於生物生存的空氣與溫度，那麼這種能使生物存在的行星，恐怕如恆河沙數那麼多。

從上面的話看來，我們可以這樣說：根據我們現在天文學的知識來看，我們敢推測，在這許多適於居住的天體之中，地球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罷了。可是凡是適於生物生存的世界，並不見得都會有生物居住着。也許有些行星已經開始有生物在上面了。可是這些生物却不一定和我們人類相似。雖然如此，有些行星上面也許有一種優越的生物，它們的進化，也許比地球上人類的進化史更爲悠久，也許比地球上的人類的環境更好些。我們的確可以相信這些行星上的生物在許多方面是比我們更優越的。

病人現在已經開始睜睜雙眼，動動舌尖，呼吸漸漸的加重，竟然在床上轉一反側起來……

## 長眠二十年

胡勤益

——醫學博士 Y. P. Frolov 教授原著，節譯自柏夫洛夫及其學派一書（倫敦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出版）——

醫學界中一件最奇怪的現象，就是有時人們呼呼地睡着，不僅是好幾天，而且甚至好幾月好幾年。像這樣的睡眠，自然不是尋常的睡眠。這是一種神經系脫軌的表徵。

這是柏夫洛夫（Pavlov）個人的觀點，他在一九一八年視察一所精神病療養院時，碰到了一個睡了二十年的人。這種『長期睡眠』的病症，發現已非一次，大家叫它做『昏睡病』（Lethargy）。不過這一個特殊的症狀却是特別持久的。

生命是怎樣保持的？這自然是個問題。餵養病人是借人工的方法，用一條通入食道的活動的管子灌輸流質食物進去。病

人非自動地把食物消化了。看這病人的醫生所觀察到的，除了微弱的脈息和低低的呼吸以外，祇有當灌輸食物時，胃裏出現多量的胃液，顯然的這個『活死屍』仍然有節奏地表露着身體上的作用。在二十多年的患病中，病人的親戚，始終不會離棄他。而且時時帶些鮮橘給他，把那橘汁灌入他半開着的嘴裏。這病人把橘汁吞了，可是並沒有其他生命的表徵。

當柏夫洛夫來療養院時，這位病人差不多已達六十高齡了。他在四十歲時，已患了這種病。可注意的是柏氏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器官病，譬如像脊髓癱，是無藥可救的。他認為那不過是一種神經官能病，那是說，官能暫時失了功用。所以，這病是完全可治療的，雖然這個病人患病的時期是特別長久的。

這種睡眠的現象只在表面上值得我們的特別注意。在普通情形之下，常常有一種人，要旁的人在某一時候喚醒他，可是當人家依他所說的時候叫他時，他却反而板起面孔來，說人家多事。換句話說，他是在顯露着對運動系神經的抑制。像這類抑制因了某種關係到達了腦部的進路以後，便集中於運動系神經部份，說得更確切些，便集中於運動神經系的分析部份。這樣

一來，直接和相反的聯絡作用變得麻木了，結果縱然那個人的大部份知覺官能仍能相當盡職，他再也沒有意思想醒轉來了。

柏夫洛夫在病人床邊所發表的意見，乃根據當時僅有的睡眠第二形態，那是有條狗當預備試驗時，偶然從睡眠轉入一種癱厥病（Catalepsy）的情形。

昏睡病和癱厥病二者之間，是有密切關係的。這個病人顯然是入於睡眠的第二狀態，對於運動神經部份的抑制，特別猛烈。我們要等待他醒轉來時，才有辦法知道他在那長漫漫時期中的一切生活詳情。

但我們要等待多久呢？這就無人知道了。不過人類年紀越大，反動作用也越發減弱，那就是說，腦子對外來的內在的刺戟感應變得遲鈍了。

我們知道平常隨着生理學上的『老年』而俱來的，是抑制作用的減弱，這也就是老衰的喋喋多言，癡想，和有時智力薄弱種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我們這個病人的情形而講，抑制力的減弱，特別有良好的影響；加於運動神經系分析部份的桎梏好像忽然移去了一般。這病人現在已經開始睜睜雙眼，動動舌

尖，呼吸漸漸的加重，竟然在床上輾轉反側起來。最後，甚至會噁餓了。到這時，看起來似乎可以問問他是誰，問問他是否記得沉睡中的情形。

可是我們發現在白天裏，他是不能回話作答的。醫生覺得這種病人大約在拂曉以前，院中萬籟俱寂的當兒，才留心到他周圍的一切，在其時，就是最好動的病人，也合起倦眼，靜悄悄地躺下了。顯然，他神經系統的衰弱是這樣：一切刺戟對於我們是極平常的，可是對他却是非常有力，那是說，那些刺戟使運動系中心陷於抑制的狀態。

情形實在是這樣的。在清晨幾小時裏問起他來，他便把問題逐一回答了，而且答得很敏捷。（試驗別的病人，也得到同樣的結果。）後來，大家才知道，在過去那幾年中，病人倒很曉得他周遭的一切事情，譬如說，他認得診視他的醫生和跑來給他食物的親戚。但他一指也不能動彈，常常好似有重不勝舉的力量牽制了他筋肉的活動。

漸漸的他覺得好起來了，他開始會自己就食了，撐起身來，更能踱着緩步了。最後他終於出院了。

這件病症反映出了柏氏全部神經官能病的學理。神經官能病原是大腦外皮層極度的衰弱，常常隨着高度而又延長的運動神經系分析部分的抑制作用而來。

### 我的父母

宋耐魂

一個兒子說：

在十一歲時：『我的父母真是偉大，他們是無所不知的。』

在十六歲時：『我的父母並不像一向我理想中那樣偉大，他們亦不是無所不知。』

在十九歲時：『雖然我的父母常以為他們自己是對的，但事實上他們所知的和我比較起來真是少極了。』

在二十二歲時：『我的父母並不能了解青年，他們沒有一點和年青人相同。』

在三十歲時：『老實說，有許多事我父母的意見是對的。』

在五十歲時：『我的父母真是不可思議的人物，他們有一個靈敏的頭腦能於適當的時候做必要的事。我親愛的父母……』——譯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號美國“World Digest”



我在撒播種子給真尼，此種子何時何地萌芽，全非所問。

## 家庭學院 林無雙

Philip Curtiss 原著 節譯自 "Harper's Magazine"

「一個無錢入大學讀書的小孩，怎樣才可以得到同樣的教育呢？」這個問題已在千萬家庭中討過了。我能完全答復這問題，因為我已創辦了一個我自己的學院，而且完全成功。

這學校是專為我十六歲的女兒真尼而辦的。我們住在一個離最近中學十餘里的鄉下。真尼到學堂裏去必要六點半起身才能趕上學校的公共汽車。在冬季回家時已快黃昏了，所以只好全無戶外運動，不然她必預備功課，到三更半夜才爬上床，還要担心明天鬧鐘不響就趕不上學。到了一個時期，她的母親很

着急來同我說，「如果真尼再去讀書，她在一月內一定要進醫院了。你能否在家教她？」所以一早晨九時，我便叫真尼到我書房裏來，叫她鎖起門來，在裏面到下午一點鐘。在她面前排了三本書，『麥考萊的散文集』(“Macaulay's Essays”)，『達達琳』(“Tartarin de Tarascon”)和『頑童續傳』(“Huckleberry Finn”)。這一天四小時的課程，包括三小時閱讀，每半小時有十分鐘的遐想，及一短的休息時間。

遐想時間是要讓真尼休息她的眼睛，還有一個更深的意義。每個好讀書的人，知道一本書愈常叫你

把書放在腿上而遐想揣摩書中意義，愈是見那本書引人入勝的力量。我對真尼說，在這時間隨便想什麼，從脂粉到門簾都可以。但我知道在這時間中，她的耳邊腦後，多少總會縈繞着書中的音韻，句調與思想。

這課程中還附以幾條讀書方法如下：

你讀一本新書時，先在百科全書中翻檢關於該作家的生平著作。不要記着生卒年月，但記他『大約在美國內戰時』或『十八世紀末』等等。你讀書漸多時，試記各國生於同時的作家。讀歷史時，把每重要事情與已經熟識的事情連合起來，以便記憶。一如如看小說似地閱讀下去；遇有略知意思而不能完全明白的地方，重讀一遍。遇到生疏名字時，不要先就去翻檢此人是誰，也許下文再幾頁就會說明白。如還不清楚，到每日將完課時，總檢一番。

這就是真尼學校唯一的校規。

真尼從無反對過這一天四小時的讀書課程。她病時常在床上看書。有一次，我看見她在電燙理髮店也在看書。

我永不會替她開出一張『必讀書』表，只有一條原則，選書只取作家，不取書中的題材。用意是要真尼把每日的四小時浸沉在我所認為思想超越的賢人隊伍中晤談。數年來我常想一個女人如能同時滑雪，衣服漂亮，又識酒興，又嫻熟古文大家，倒也難得有致，並常告訴她古代有不少聰明有趣的才子佳人，你不拒絕她們，也可以請來在史籍書上同你笑談晤面。

以後我給真尼讀的書是哈茲立特 (Hazlitt) 的『思想的科學』，愛默生 (Emerson) 的『論文』，托洛 (Thoreau) 的『林中生活』(“Walden”)，洛威爾 (J. Russell Lowell) 的文評詹姆士 (William

am James)的演講卡萊爾(Carlyle)的『史基勒(Schiller)傳記』史賓塞(Herbert Spencer)的『時髦論』愛麗亞小品文集麥凱爾(Mackail)的『臘丁文學史』和亞特遜(Addison)的小品文。

我不叫她記錄讀過甚麼書，因為我極力使她避免以勾銷一筆賬的觀念，算『念完』某某指定的書。也沒有攷試，也沒有溫習。最多是偶然問她『你對哥德先生(Mr. Goethe)覺得怎樣？』她大半要答道：『我想他是個壞蛋。』因為真尼不贊成哥德少年時代的一段風流艷史。

真尼已在平常學校念了兩年法文，但這三個月中的苦讀，證明她還不能看法文小說。我這學校的主張，既然不是要她受苦，而是要引起她的讀書興趣，所以此後我便不叫她念法文，而改讀一小時『旅行和風俗』的研究，目的在使她嚐嚐各國與我們不同的

生活風味。在這課中，我揀的書是史提芬遜(Stevenson)的『維埃利馬尺牘』(“Valima Letters”)，哈美爾頓(Lord Frederick Hamilton)的『古代繁華記』(“Vanished Poms of Yesterday”)和摩羅(André Maurois)的『英王愛德華時代』(“Edwardian Era”)。

普通所讀的書，大半是古書，因為我相信真尼此後無論如何會讀到現代書。學生在我這學校是像一個人在雪天被關在個舊式的圖書館裏度日一樣，其實我的學校就是取這個意思。

歷年我看見我所認得品學兼優的人，多半生長於一八六〇至一八八〇年代。那些人並沒有正式的大學教育，只是得在一個舊式圖書館出入，隨便翻閱，而沒有看電影呀，拍球呀等等娛樂。老實講來，除英國以外，我想四分之三的世界偉人，都是受過這樣教育。



方法的。

「六月內你別想看見什麼成效，而且要等真尼三十四歲才可以見到這教法的益處。」我對我妻說。但現在已可看見即刻的成效了。真尼已在尋找適當的字句，來說出她心中要說的話了，不再像從前用「如此如此，」「等等，」或「你知道我的意思」等話敷衍過去。她的思想也趨向於規律化了。而同時，她全不是個書獃子；她也去溜冰，去赴宴，去看學堂年會，而我們的家也不斷地有小朋友來往。

我也明知這辦法的缺點，如化學科學算術之類，全無妥籌方法教授。但真尼對這些向來毫無專才，而為練習思想之算術，她在學校中已學夠了。如果我有個男孩好習機械，自然最好送入什麼機械工科學校；但如果迫於環境，不能入校，仍留家中，應設課程自是大大的不同了，——而且我猜想其獨立科學思想之

培養，要出人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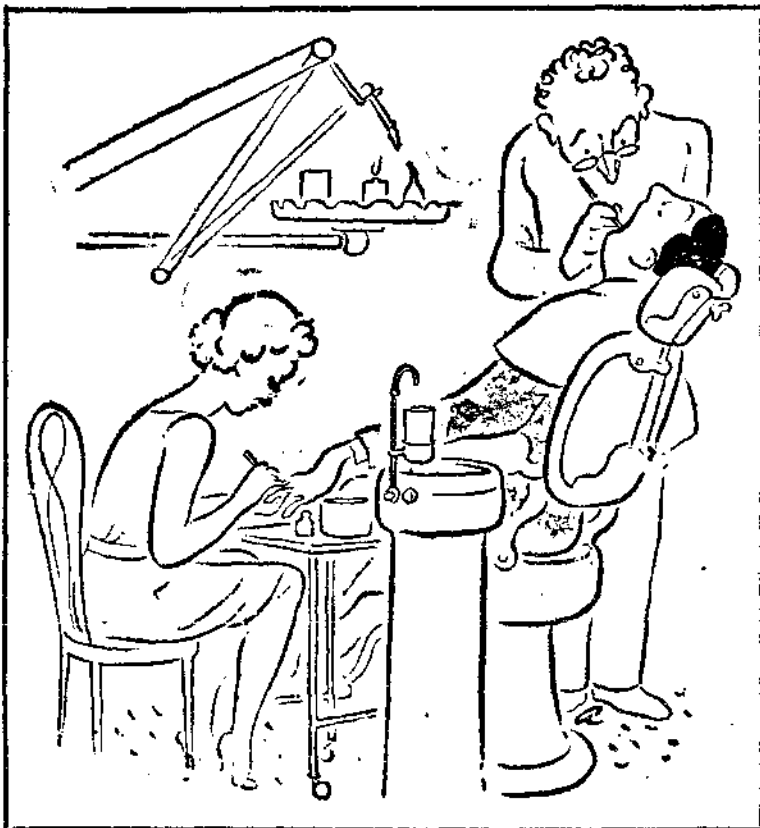
真尼的「社交接觸」是沒有了，但是這點本不必討論。現在美國鄉下生活的組織，若要斷絕與人來往，只好荷槍當門立住才成。老實說，所謂「社交接觸」想來還不是個齊東野語嗎？譬如一個不喜歡交際的少年，送入學校，出來仍舊不能和人交際。而一個好交際的人，無論如何都會有朋友。我想，人家要把兒女送入有名的大學，俾得「社交接觸」，是期望他遇到與一個什麼銀行家、老闆的、大少爺、同男、卒業後垂手得個好差事。

我這間的學校頂被人批評的是說，「這種學校是給有錢有閒的人讀的，我的海倫須學一種經紀，養活自己，須學專科才成。」但是回頭想想，世上那裏有這麼一種專科。在美國，一件最可憐的事，是一種普通的觀念，以為「讀那一科」就可以解決職業問題的

困難。我們眼見多少少年男女，送入某某大學，某某專科，出來做事，與不會入學一樣，反之，多少社會上的成功者，建事立功，全在所習的專科以外。這毛病不能怪學生或學校，而是人家在『教育』中期望教育所不能給人的成績。

老實說，我全不顧到問題的這方面。目前我在散播種子給真尼，此種子何時何地萌芽，全非所問。不是真尼不需求一謀生之道——本來這學堂辦法是出不得已，——非因富裕有閒想出來的。如果真尼一天問我，『當時何不給我受教育，成了一個外科醫生，或天文家，或統計學家？』自然，我要懊悔萬分。但如果她的目的，與多半現代青年女子的目的的一樣，只求得一種只需頭腦清楚，爲人和氣，便可成功的現代職業，我還是堅持，她今日所受的教育，與任何他種教育相較，也未見得害多益少。

新  
興  
業



蕭伯納說：

在我看來，生命不是一支短短的蠟燭，而是一支由我暫時拿着的炫耀的火把；我要使它照耀得非常光亮，才把它交給下代的人們。——原載一九三八年七月號“Reader's Digest”



我個人對於失眠，足足有十二年的經驗。輾轉反側的痛苦，無不一一飽嘗。

## 治愈失眠的經驗

夢生

Bruce Calvin Smith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六月號“Physical Culture”。

我是個患失眠的過來人，對於一個人疲倦的時候，候得不着休息的痛苦，長夜漫漫，目不交睫的滋味，可謂洞悉無遺。

織，便無法補充。所以長期失眠對於健康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

睡眠的通常程序，是由於腦內的神經因血液的流出而縮小，因而產生昏睡的狀態。我們因為白天工作的疲勞，身體裏面積聚了些毒質，它要藉血管壁壘的漲縮，停止了腦內氧的供給。故此我們需要睡眠，直至血內毒質清除，神經恢復常態。

我個人對於失眠，足足有十二年的經驗。輾轉反側的痛苦，無不一一飽嘗。有時睡着一會，便通宵不能闔眼，天明的時候，忽然又沉沉欲睡；可是白天我要工作，要趁火車，要在一定的時間上辦公室，所以晚上失掉了的睡眠，便無可補償了。

由此可知睡眠對於健康和壽命的影響；如果沒有睡眠，我們一天工作所損傷的神經細胞和其他組

歐戰時我因為肺部受傷，又吸了毒氣，生起病來。這就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失眠的開始，後來更變本加厲。因為初起時我只覺得很難入睡，睡着以後，還可

以一直睡下去。後來——這是失眠病的本色——上床後睡着一會，便一夜不能再睡了。

在一九二〇年，當失眠的惡魔完全佔有了我的時候，我曾經去領教過幾位醫生。有些說睡前喝一杯溫牛奶有效，有些勸我吃點通常認為增進睡眠的麥精品。他們都主張晚餐不宜過飽，咖啡，酒，香烟都要戒絕，同時要練習長途步行。我自問不是個愛好杯中物的人，而且自從那次在軍隊裏得病以後，連香烟也不吸了。

輕而易消化的晚餐，倒是個不錯的建議；因此我的正餐改在中午，晚上只吃炒蛋或生菜。並且依照醫生的叮囑，實行不喝咖啡。晚餐後又步行三四哩路，希望由肢體的疲乏而得着安眠。可是實行以後，一點效果都沒有，這使我非常焦急。

我覺得身體裏面有一種內在的刺激，使我的脈

搏加強而急速，產生渾身不寧的狀態；因此睡着一會便會驚醒，而且一直醒下去。不過當然不是每晚如此，有時我竟能繼續睡六七個鐘頭，好像大自然要還給我以前失掉的睡眠一樣；可是這是很難得的偶然的遭遇，它只在我身體快要支持不住的時候，才肯光臨一次。

除了上述的刺激之外，我還覺得內神經的抽動，這種感覺，很難形容。俗語有『我好像要從皮裏跳躍出來』的話，這與我所感受的，有點類似。事有湊巧，我從此找着失眠原因的線索，使我能夠想出一種方法去克服它。

也許你要向我，在我十二年的失眠當中，可曾服用過什麼藥品？以前和我接談過的同病者，也有許多把他們曾試用過的『安眠藥片』介紹給我，說它不含毒質，而且不會上癮。我都一一拒絕了。因為我知道

所謂安眠藥片者，無非是藥學中的一種催眠劑，是用尿精氧化羧葉酸基酸（Barbituric Acid）製成的。它確有產生睡眠，或使人入昏睡狀態的功效，可是常常服用會使神經系受着不能抵受的損耗和刺激。假如你常常服用它的話，那你以後非要繼續服用它不可，若果你不斷地服用它，喂，朋友！終須有一天你會永久安眠的。

當我覺得體力快要支持不住的時候，忽然得着扁桃腺炎的襲擊，病勢很凶險，因此不得不請醫生割治。那時因為喉痛得很厲害，什麼東西都不能入口，不得已要禁食。不料禁食了三天以後，長久苦擾着我的內部的刺激，和抽動不寧的狀態，竟然不藥而愈，這可真的莫明其妙了。我有着美滿的感覺，在虛無中覺得鬆弛，好像一根羽毛寂然無聲地墜落墨水池裏一樣。我睡着了！第二天晚上也睡得不錯，不過不像第一晚

好，第三晚我竟一直熟睡到早上七點鐘。

這是什麼道理？我自己忖度着。為什麼我多年來的失眠忽然好轉？難道是割治喉病的關係嗎？或是醫生給我吃了安眠藥嗎？可是當我問醫生的時候，他保證並沒有給我吃過。我於是又問他內在的抽動感覺，究竟是什麼毛病，他毫不猶豫地告訴我是毒血病。

毒血病！這個可怕的名詞不斷地環繞着我的思想。難道神經的抽動，失眠，就是因為有毒嗎？怎麼會呢？我真不解了。那我快將再要失眠好像從前一樣了。

一點也不錯，當我喉病漸次復原，飲食如常的時候，失眠的惡魔又把我纏住了。差不多每隔一晚就睡不着，弄得我幾乎發瘋，舊時的刺激和抽動的感覺，無不一一復發。

我費了長久的時間，把一樣一樣的病徵聯串起來，最後發覺毒血的部位是在腸臟，因為我忽然猛省

每星期吃一兩次瀉藥是我多年來的習慣，而在每次服後，內部神經抽動的趨勢無形輕減，因而睡得比較正常，我想這點也許是問題的焦點。

那次因患扁桃腺炎而禁食，因而得着安眠的回憶，啓示我十二年來失眠的答案。我知道病痛部份是在腸裏，因為腸有毛病，所以食物在裏面發酵，腐壞，以致神經細胞受刺激，不能安眠。所以在禁食期間，那裏遺留着的殘餘物，得以清除，發酵發腐的成分，當然也不復存在。這最少是我個人的見解。於是我決定要開始禁食，要回復患扁桃腺炎可能安眠時的健康狀態。

在未禁食以前，我先實行一位朋友教給我的一種法術，那就是喝一『夸爾』裏面攪着一平茶匙食鹽的熱開水，這杯鹽水很能見效。我斷定禁食的時期爲一星期左右，因爲不知道有什麼反應，恐怕體力會有點軟弱，而我又不能不照常辦公，所以我實行折衷

辦法，除第一第二兩天外，不要完全禁食，而第一二天我決定要在星期六星期日舉行，這樣我可以躺在家里，不會覺得怎樣難過。在星期一那天，因爲要去辦公，我準備加吃點菓汁或有營養的菜汁。

此外我更注意戶外運動，盡力避免一切憂慮，同時每天喝一定分量的水，照我個人的需要，每天要喝十二至十六杯。我決定每星期日如此實行，在沒有吃旁的食物以前，先喝一『夸爾』鹽水。朋友，假如你沒有嘗試過，不妨照辦，因爲這杯鹽水有緩瀉的功用，把遲鈍的腸道的毒質清除，調和胃部，增進食慾。

我節食的第一個星期，老實說，很有點難過，那時胃口特別增強，食慾不斷地引誘我。可是我意志堅強，除菓汁菜汁外，不吃旁的東西，因爲我很想知道節食有什麼結果。

我在星期六開始節食，第一第二兩夜我只睡着

一會便醒到天明，不過體內的刺激似乎減少，雖然睡不着，但是因為不大覺得神經的抽動，內部得着安寧，在床上可以不致因煩燥而輾轉反側，所以可以休息。星期一晚，就是我節食的第三晚，我足足繼續睡了六個鐘頭——內部的刺激緊張，完全消失。

一星期後我開始喝一杯溫暖牛奶，一小時後，又吃一杯晚餐吃一小盤乾煮的紅蘿蔔和芹菜，一個烘熟的馬鈴薯，一塊麥麵包。這第一餐晚餐的營養，雖然有限得很，可是平時吃東西對於我是一種機械式的動作，如今却吃得非常有滋味。

我決定以後非有胃口不吃東西，同時留心不要吃得過飽，我以前顯然是因為無意中吃得太多，所以造成腸道的遲滯，因而得着失眠。

我節食的第一星期，隔如今已是四年前的事了。在這四年期間，我可以很快樂地告訴你，在大體上我

睡得非常美滿，雖然偶然有一兩晚還免不了失眠的重來。

瑞典著名醫生兼著作家愛色爾門地 (Axel Munthe) 說：『人類從睡眠得着勇氣。』我以為這句話很對，因為除非有適當充分的睡眠，我們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適應生命和生命的需求。

### 君子商店 彥 岐

在美國泰克西州威勒城，有一家開了二十三年的商店。店裏的貨物一律照成本發售，可是牠很興盛。在一進門的地方，有幾個大字：『上帝的慈悲商店。』(God's Mercy Store) 另外有一種告示昭示顧客：『本店內一切貨品之賣價皆為成本原價。顧客諸君若在定價之外另行付與，則為本店所賺利益。本店抱接受諸君自由施與之態度，如在貨價之外，蒙客額外多付，無任感激。』靠門口處有一箱子，給人隨意擲錢下去。有些人照貨價之百分之二十付與，也有人一文不給，昂然而出。但是到底天下君子多，該店老闆錢賺得也很富裕呢。

譯自 "Reader's Digest"



爸爸騙人。他們講話聲音太響，責罵小孩子太厲害，講話講得太多，在許多方面表現他們做父親的資格還不很夠。

## 不肖的爸爸

羅道愛

——譯自一九三八年正月號你的生活雜誌——

「我希望爸爸不要那麼大聲地談話」——九歲的女孩子。

他會帶我去看看足球比賽」——十歲的男孩子。

「我希望他不要每星期六和星期日都去玩哥而夫球」——十歲的男孩子。

「我喜歡我爸爸所幹的一切事情，無論如何，他叫我做「大人物」」——六歲的男孩子（這小孩比那個秘密地寫「爸爸常常說我笨」的女孩更為

「我希望爸爸不要憂慮煩惱，並且不要生氣。我

幸運。）

愛他」——十歲的女孩子。

★ ★ ★

「我希望我的爸爸不要講及他從前在印度的事情，讓我可以靜靜地做我的功課」——十歲的女孩子。

「我希望他不要每星期六都到外邊玩，我希望

這些不過是小孩子希望他們的父親不要幹的幾件事情吧了。爸爸騙人……他們講話聲音太響，責罵小孩子太厲害，講話講得太多，在許多方面表現他們做父親的資格還不很夠。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他們



剝奪小孩應該有的父子的伴侶生活。

這些結論是由小孩子們自己講出來的——他們男男女女一共有二百十七個——年齡都是由六歲至十二歲，都是生長在『良好的美國家庭』的。這些答案是由你的生活雜誌提出一組問題，請教師、社會服務者、父母親、教育專家及其他的人們合作而得來的。

隨便那個有點思想的父親，如果讀了上述小孩子所講的話，一定可以知道他的小孩所希望的事情。也許有很多父親喜歡用幾分鐘的時間去規勸那個常說他的孩子很笨的『爸爸』。這個『爸爸』常常不給她進晚餐就叫她去睡覺，以為刑罰，然而人人都知道她是個可愛的孩子。

她是二百十七個講及父親的小孩子中的一個，這孩子的父親將來有一天一定會不明白她為什麼

有一種『事事不如人』的心理，為什麼總是鬱鬱不樂，並且不能和別人和好合作。他大概不知道他的行為是怎樣在影響她。有些父親毫不知道小孩心裏所想的事情。她們不知道孩子的世界和他們實在是很密切地連在一起的。

例如，有一個女孩子在課堂的問題答案上註明『只有教師才可以拆開來看』。她的答案是『爸爸』。我希望你不要憂慮煩惱，並且不要生氣。我愛你。』

這個小孩和那個希望爸爸不要向他談及租稅的男孩，以及許多其他的孩子，都是給成年人的煩惱壓迫住了的，以他們的年齡而論，他們實在負擔不起這些成年人的煩惱的。所以做雙親的要很小心謹慎，不要把經濟上的煩慮及其他嚴重的家庭問題來騷擾小孩子，因為這會防礙小孩子心中的家庭穩固的感覺。

小孩子不應該思慮及稅捐和房租，他們應該跟父親一同去參觀足球比賽，看馬戲，遊覽動物園，和到別的地方去觀光。差不多有一半的男孩和三分之一的女孩都希望爸爸有多一些的時間可以帶他們到各地去逛逛。

關於這一方面，我們可由他們所寫或所講的答案中舉出幾個例子：

「我希望爸爸會帶我去看足球比賽……我希望我的爸爸不要常常不和我一同出外……我希望父親會帶我到城裏去一次……爸爸總不帶我到隨便什麼地方去……爸爸應許帶我去釣魚，可是他忘記了……傑美的父親帶他到過很多地方，可是我的爸爸沒有時間帶我去，我希望他會這樣做……」

小孩子渴慕父親的伴侶生活，他們嫉妒那些有父親可做遊伴的小孩。有些父親因為想及怎樣增進

社會上某種『關係』或思慮怎樣去拉那個『未來的顧客』或想玩玩哥而夫球，結果沒有機會可以和兒子談論一些切身的重要問題，或不知道女兒對於性的事情正在疑惑之中。這是很可惜的。他們在幾年前踏進產科醫院時，曾經決心要做賢明的父親，可是他們現在是失掉了良好的機會了。

有一部分的孩子希望父母對於上音樂課，早點睡覺，用無線電等的紀律會寬鬆些；可是大部分的孩子都希望做父親親密的伴侶。

女孩子對於譏諷和嘲弄，感覺特別靈敏，然而却沒有一個男孩子提及這問題。女孩子對於高聲的談話，感覺也很靈敏。她們有百分之二十希望她們的爸爸不要『大聲喝我』、『談話這麼大聲』、『大聲責罵人』。

有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名叫巴巴拉，當她的父親

問她的時候，她很堅決，很嚴肅地回答道：『我希望你不要常常做出一舉兩得的事情。』

『你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她的爸爸問她。

『你會應允過我，如果我學習家事，幫幫母親的忙，你便要送我一輛腳踏車。可是現在你說這腳踏車是要做我的聖誕禮物了。』

巴巴拉已經看透許多做雙親者沒有想到的弱點——小孩子對於不實踐諾言，感覺是很靈敏的，並且他們覺得這樣做是不公平的。如果父母不實行諾言，用種種的話來推諉，小孩子也許不大提起他們的失望，可是他們對於這種不公平的待遇，是會感到憤恨的。

另一點令人注意的是小孩子希望他們的父親做出與自己的年齡相當的事情。瑪利的話可以提出來談談；她說：『我不喜歡當我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爸爸幹出愚蠢的事情來。』原來她的父親有時學跳繩子，有時玩『獨腳跳走踢石戲』，或有時參加別種孩子的遊戲。這結果就誤了孩子們的玩耍，同時自己也喪失了成人的尊嚴。他想做孩子的伴侶，這個想頭很對，可是他不能行之以方。

小孩子很關心父親和母親吵鬧的事情，這也許和以上所講缺乏尊嚴有點關係，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怕生活不穩固，家庭的基礎發生動搖。有一個孩子寫道：『當我的父親和母親吵鬧時，我真覺得又氣悶又討厭。』

做父母者可以試答下列你的生活雜誌的問題，看看做父母者資格如何。每個答案可得四分。如果你在『是』那欄所得的總分在八十以下，那麼你應該設法來改進你的行為，減少『否』一欄的答案，使你和你的孩子維持最良好的關係。

你是怎樣的父親？

<p>(一) 在過去一星期中,你會至少用兩個鐘頭的時間陪伴你的孩子玩玩嗎?</p> <p>(二) 在過去一年間,你的孩子會和你討論過一個切身的問題嗎?</p> <p>(三) 在上一個月裏,你可會對你的孩子說,「星期六下午是你們的,我們幹什麼好呢?」</p> <p>(四) 你有時會為你孩子的朋友開個宴會嗎?</p> <p>(五) 你的孩子常常帶他們的朋友到家裏來嗎?</p> <p>(六) 你有家裏預備一個地方給你的孩</p>	<p>是 否</p>
---	----------------

<p>子遊戲嗎?</p> <p>(七) 你每年有至少給你的孩子一個假期嗎?</p> <p>(八) 如果你無理由批評或責罵小孩時,你會向他們謝罪嗎?你會向他們謝罪嗎?</p> <p>(九) 你每星期有給孩子一定的零用錢,讓他們自己去支配嗎?</p> <p>(十) 你的孩子在家裏有正常的職分和工作嗎?</p> <p>(十一) 你的孩子會得着充分的宗教訓練嗎?</p> <p>(十二) 你會替你的小孩預備一些適合個性和年齡的雜誌和書籍嗎?</p> <p>(十三) 你禁止你的孩子看某種影戲嗎?</p> <p>(十四) 你禁止你的孩子聽某種無綫電節</p>	<p>是 否</p>
---	----------------

	是 否
<p>目嗎？</p> <p>(十五) 你的孩子對你所決定的事情敢提出質問嗎？</p> <p>(十六) 你是否堅決要你的孩子得着充分的休息？</p> <p>(十七) 你是否當你的孩子的朋友面前來教訓孩子？</p> <p>(十八) 你是否實踐你對孩子所講過的諾言，而不藉口推諉嗎？</p> <p>(十九) 你們夫妻倆是否在無人處吵架，（如果發生吵架的話）以免小孩看這情形而感到不快？</p> <p>(廿) 你是否保持着一個整潔而富於吸引力的外觀，好叫你的小孩以你為榮嗎？</p> <p>(廿一) 當你的小孩騷擾你的時候，你會耐着性子，不對他們喝罵嗎？</p>	

	是 否
<p>(廿二) 你會給你的孩子一個自由玩耍的機會，絕對不阻止和干涉他們嗎？</p> <p>(廿三) 你會戒除譏笑你的小孩的行爲嗎？</p> <p>(廿四) 你與小孩子談話時，會給孩子發表意見的相當機會，而不完全由你自己發言嗎？</p> <p>(廿五) 在應當褒獎的時候，你會褒獎你的孩子嗎？</p>	
計共	

## 更正

本刊廿四期西遊記一文五四二面上欄第一行至第三行應作「惟獨我的對方談得很投機，直到他進了士大，我快出國的時候，還未停止。他的信引誘我進了士大。」因被手民誤排，以致詞句顛倒，特此更正，並向著者及讀者道歉。



祇要夫妻能彼此互相瞭解這種  
家庭問題是不難迎刃而解的。

## 妻 子 和 事 業

仁 協

W. M. Morton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八年三月號“Forum”

多數的男人在賺錢  
上時間用得過多，在一百  
個男人之中，平均有八十  
個將百分之七十五的時

夫花過多的時間在事業上，而妻子不贊成他這種舉  
動，我們應當有適當的方法來解決這種問題。無疑的，  
揶揄和發牢騷是絕對不能適用的，試看一個丈夫因  
工作過勤而受妻子的煩惱後的苦訴：

一時間放在賺錢上，在娛樂上祇花百分之十七的時  
花在妻子兒女身上的時間更少，祇有百分之五，其餘  
的百分之三便花在日常瑣事上。

這是一件很重要並含有危險性的事情。家庭是  
我們僅有的快樂中心，倘是夫婦的不和睦是因爲丈

「南嫻弄得我發狂。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子，我情  
願爲了她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不能一離開辦公室便  
將事業拋在腦後，陪她去遊玩，我要計畫第二天的工  
作——像分佈捐客工作的區域等等，可是這却惹得  
她大發雷霆。我沒有話可說，伸辯也沒有用處。我可以

在辦公室中辦理一些工作以外的事務，但是她便會以爲我在背她幹出甚麼苟且的行爲。天啊，我該怎樣辦呢？」

祇要夫妻能彼此互相瞭解，這種家庭問題是不難迎刃而解的。倘是夫妻二人各有各的嗜好，我們就應該讓各人盡力去追求並滿足他或她的嗜好，雙方不要互相干涉，如果要干涉的話，也是愈少愈好的。不過夫妻須彼此同意或同情對方的嗜好。倘是妻子歡喜在家庭和孩子方面用功夫，丈夫歡喜在事業方面用功夫，在雙方同意對方的嗜好情形之下，不但感情不會減少，並且彼此都能享受伴侶生活所產生的幸福；其次，夫妻應該尋找雙方的共同嗜好，這更能增進夫妻間的親愛關係。

我想出三種法子來解決妻子和事業的問題：第一、讓妻子在某一種事業上發生興趣，或幫助丈夫工

作，或獨自工作；第二、讓丈夫對家庭也發生興趣，分做一點向來被認爲是女人應該做的事情；第三、他們同做一件丈夫的事業以外和妻子的家庭以外的事，讓他們在共同興趣上發現夫妻合作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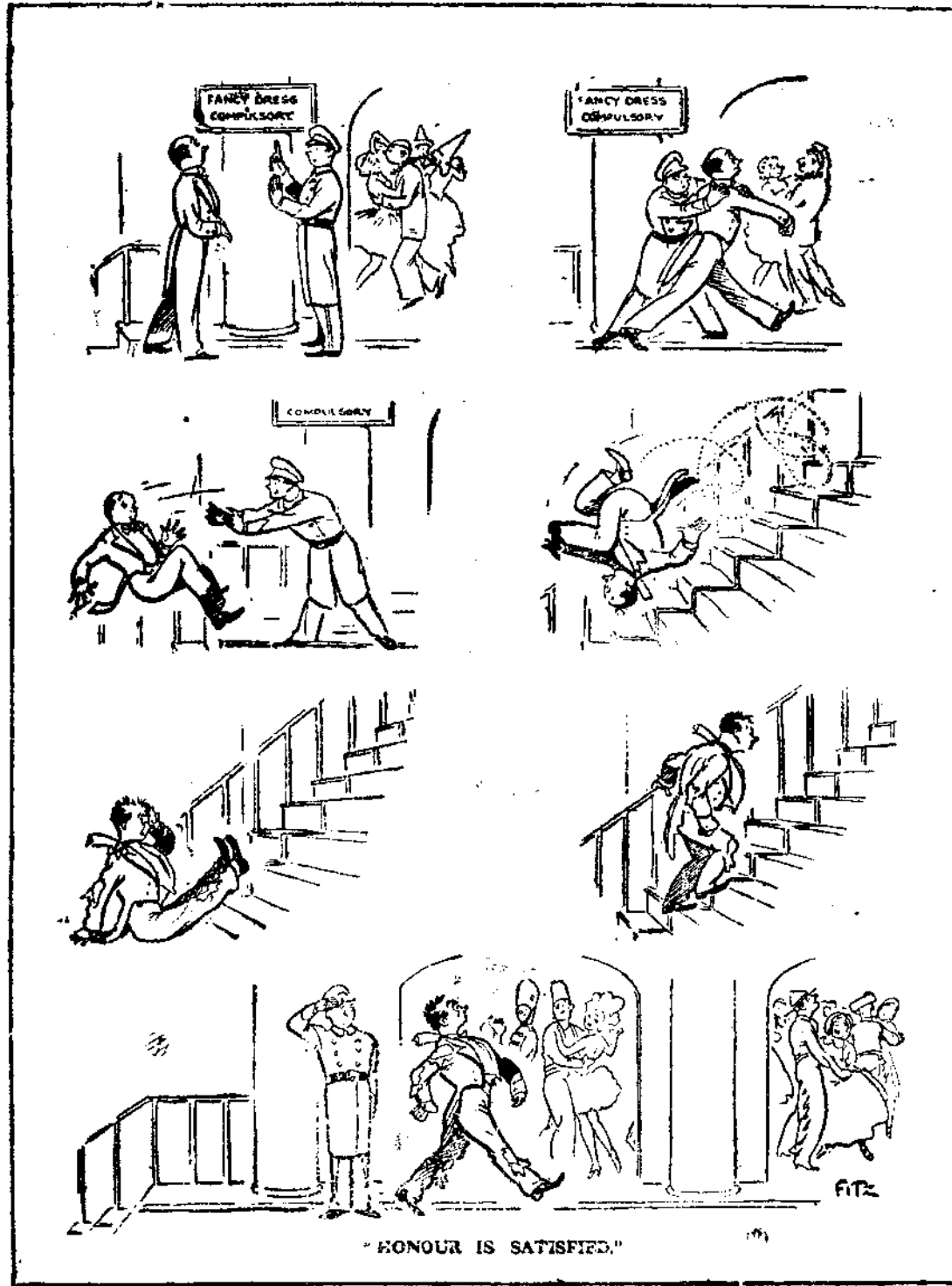
我看見許多夫妻依照我的方法去實行，將家庭弄得極其美滿。有些妻子幫丈夫工作，替丈夫打字，做事業工作報告，結賬；有些妻子和丈夫各做各人的事：妻子在銀行裏充書記，丈夫在報館裏任助理員；有些妻子更和丈夫分工合作，著作家的妻子替丈夫搜集材料，小雜貨店老闆娘替丈夫掌理賬櫃等等。這麼一來，夫妻才能感覺到對方的重要。

最後我還得忠告做妻子的女人，陪你們的丈夫去行樂，倘是你們不能利用這百分之十七的時間，那就沒有補救的辦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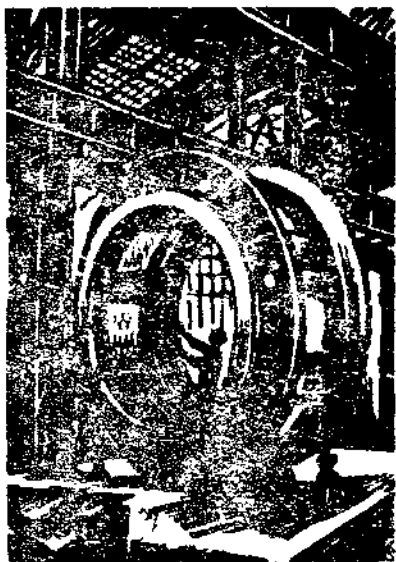
★ ★ ★

化 裝 舞 會

轉 載 笨 拙







這些炮台是牢不可破的，能夠無限期地使敵人不能近前。

## 法國的無畏炮台 勃仁

Frank Illingworth 原著·譯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號“Parade”雜誌

關於描寫法國「瑪基諾防綫」炮壘的文章，在歐美報章，屢見不鮮，惟當以本文為較有價值。本篇為一位出逃的德國青年下級軍官實地考察的結晶品。按該防綫是專為抵抗德人的侵略而築造，對於德人的戒備，自然是力求嚴密。但是據那位德國軍官的自白，他是坐在一輛鐵甲車內，用每小時八十哩的速度，穿過那道佈滿着鐵絲網和鋼條林立的秘密防綫，也可見其神通廣大了。按西風第十一期曾刊有陳師超君之「地底炮台」一文，可資參閱。——譯者識

「無論現代的大炮口徑多大，威力怎樣兇，都不足以動瑪基諾防綫內軍士的毫末。」這是築造那道防綫的一位工程師對我說的。看過那道防綫的人，都會相信他的話是確實的。在法國的東部邊境，自梅茨（Metz）至威森堡（Wissembourg）之間，地下築造了許多雄偉的炮台，但是到那一帶地方去旅行，却毫不覺得它們的存在。在那裏只可看見幾個兵士，若干鐵絲網架，和三合土澆成的堡壘，從裏面伸出可

怕的炮口，並有一個兵士站在瞄準儀的後面。你若是像我被人帶到炮台的一部份去參觀，那可以說倖運極了！在那裏有許多平常的鄉村工人，農夫，郵差和店主。在大路的旁邊，有一位哨兵站着。幾百碼之外，有一排樹梢冲天的大樹，和蜿蜒穿過田野間狀若垂死的籬樹，還有許多鄉間常看見的大穀倉。田野好像昏昏地睡着。

但是，在一聲號令之下，那些樹會突然倒下來，使炮口不致被遮着，原來那些『樹』都是巧妙的掩蔽物，那些農夫，郵差和店主也會倏然生龍活虎似地退入一千呎深的地下，變成老練的兵士，準備保衛法國，抵抗所有進攻的敵人，在兵士們未被派入各炮台之前，那些穀倉，會變成他們的軍營；頃刻間，會有許多其他兵士，加入大路旁的哨兵，他們會把一架繞着鐵絲網的木柵，橫在路上；那座小丘會在霎瞬間，被許多機

關鎗手盤據着，那挺機鎗所安放的位置，會使每寸的土地，都飽受炮火的洗禮；那堵『死籬』是一堆鐵絲網，穀中是藏着埋在三合土內的鐵軌，可由土內伸出去阻止敵人坦克車的前進；突然間會發生洶湧怒吼之聲，就有大量的水冲過堤壩的頹牆。

那位工程師對我說：『那堵牆是我築造的，它把兩座主要的炮台連接起來。堤底有間一小屋，儲滿了猛烈的炸藥。在一聲號令之下，日夜守在控制室內的兵士，會轉動那只開閉器，把那堤炸毀，就有大量的水，洶湧地向任何敵人冲去，覆沒他們的坦克車，並淹死他們的兵士。我問你，敵人碰着這種的炮台，會有甚麼作爲呢？』

法國對於瑪基諾防綫，共費六千萬金鎊。它在法德邊界，蜿蜒長二百哩，有無量數的鋼骨和三合土沉入地下至一千呎。

沿地面上是許多炮台。每座炮台都由久經訓練的兵士防守着，他們所射擊的炮火密度，能至間不容髮。裏面的所有走廊，都互相連接，使軍火和兵士，可以輸運各處，無須再經過地面。在地下有用電推動的火車，運載兵士和軍火，飛馳各處，再用電梯疾升至各炮台。醫生可以在地底的房間施行手術，廚子和傳令兵，在一百呎深的地下，做他們的工作。高效率的內燃機發出電光，熱力和空氣。

到那一帶地方去旅行，完全不覺得有這種炮台存在着，大炮隱藏得更為周密。但是在其附近，却佈滿着許多炮台和兵士，他們白天住在村裏，夜間就到地底去。你所看見那些和善的平民，是名為邊疆居民，他們曾經訓練，能在片刻通知下，去駕駛炮台，要是禮拜日的鐘一敲，所有的人，立刻停止他們的工作，跑到司令部，然後進入地下，各就其職。

但是，在我的心中却翻騰着「毒氣」這個問題。擔憂着地底的兵士，一遇到毒氣，真會像被捕機捉住的老鼠啊！但是，這正是我杞憂的地方呢。築造瑪基諾防綫的工程師，早已想到敵人用毒氣攻擊的可能了，所以就將大引擎和濾清機，裝置在數百呎深的地底，使空氣可從在防綫後數哩的地方吸入炮台內，然後抽給那些兵士。還有更奇妙的是，炮台內所保持的氣壓，是比外面的氣壓還要高，所以要是毒氣彈擲中炮床，在炮床底下不斷抽送空氣通過炮台的抽機，會阻止含毒氣的空氣的進入。甚至毒氣彈直接擊毀了那些炮床的牆，那種混入毒氣的空氣，還是可以驅除出去。那種鋼條和三合土所築造的炮床，是否能被炮火所毀，那還是個疑問，但如果有這種可能，還有鋼門會把那條通廊切斷，使敵人不能由已陷的炮台進攻。

大炮專家所知道的各種新戰術，都經過詳盡的

研究，所以在發施號令的三十秒鐘內，各炮台所有的大炮，會同時開炮發射，使一切的東西，無從存在。每呎土地，不只用一尊炮，而是用許多尊大炮保護着，所以要是有一座炮台被敵人佔領，兩邊炮台的大炮，還會用無情的炮火，向被佔的炮台轟擊。這樣，敵人若不能攻佔全線炮台，就無從攻入法國了。

地下宿舍的屋頂厚六呎，那位工程師對我說：「地底的空氣又冷又濕。那些兵士不歡喜過像鼯鼠的生活，但是他們是很安全的。他們住得很深，所以聽不到猛烈的轟炸，有了這種利益，神經不致被炮火所震亂，所以也不至於緊張了。」

這些炮台延長到睦爾好斯（Mulhouse）在這裏的炮台，共有三排。每一百五十呎就有一座防舍，內有炮四尊，和大批軍火，可以抵抗敵人的圍困至數月之久。至瑪基諾防綫的炮台而言，在食糧，電燈，熱力

各方面每座炮台都足以自給。在每兩座炮台之間，還有許多大炮，是敵人所看不到的，原來它們都隱藏着，或巧妙地掩飾起來的。每尊大炮所安放的位置，能夠用猛烈的炮火，向敵人側擊。

這篇故事是一位負責築造瑪基諾防綫及其延長的各炮台的工程師對我講的。他好像非常確信，這些炮台能夠無限期地使敵人不能近前。不但是他對我說，那些炮台是牢不可破的，就是在那邊界所遇着的兵士和平民，也是衆口同聲地這樣說。而且很奇怪的是，那裏的人，對人談到那些炮台時，都表示非常高興的樣子。

西風代辦部代辦商  
務印書館及開明書  
店一切出版物



德國所有的男子，從十歲的少年到老大的退伍軍人，都在行軍前進。他們全體受軍訓，於希特勒召集他們保衛祖國時，全體一致宣誓矢忠於「元首」。

## 風靡德國的備戰狂

林國榮

——節譯自一九三八年三月號“Magazine Digest”  
原載巴黎“Postednaya Novost”——

赤日直射着波羅得海的海岸，德意志的人民，躺在碧空之下的沙灘上，似乎領受一種懶惰、奢侈的生活。在晚上，情景為之一變，緊張的軍事演習一再舉行着：收音機與探照燈急迫地找尋假想的敵人，接着，高射砲及其他武器向他們作猛烈的襲擊。

德國正在總動員，甚至海邊隱秘之處也脫不了滿佈全國的軍國主義的精神。

離開瑞慕德（Swinemunde）約半哩，新近建築了一座堡壘，附有地下設備，足容一萬員將士在這

堡壘的後面，築有新的兵房，有隧道直達堡壘。機關槍與大砲豎立着，在兵房附近幾十哩之內，用鳳尾草與樹木掩蔽，將士巧妙地隱藏在裏面。

德國人盼望誰將從朦朧多霧的波羅得海水平綫上飛出來？德國的孩子們能給我們一些答案。這些孩子們整天逗留在士兵的旁邊，孜孜不倦地詢問各式各樣的問題。帶着污穢的臉與膝蓋，他們跑回家裏去吃飯，在狼吞虎嚥之間，適勁地告訴他們的父母：

「戰爭要爆發了！五千架飛機要攻擊我們，英國

全國的艦隊要侵犯我們。可是我們却不怕，我們有比他們更多的飛機，我們要用炸彈轟沉他們的無畏艦……那真好玩。」十歲或十二歲的孩子說「我們」一詞時，並不是無意義的誇言或豪語。一旦發生戰事，他們馬上總動員。他們早已屬於軍事與運動的團體——「少年團」「希特勒青年團」。他們帶着十足軍人的徽章，踏着鵝步（德國直腿正步的步伐）前進，他們操練着，他們把來福槍拆開了，又裝置起來……每一個男孩子都要屬於這樣的一個團體。他們在學校裏所念的課程全要受國社黨領袖的指揮。

當你訪問德國大學所在地各城時，德國青年精神上的貧乏是特別顯著的。五六年前，如克蘭尼瓦特（Grünewalt）勞士托克（Rostock）與福萊（Halle）諸中心，總有好幾千名學生會集於各大學之內。現在在克蘭尼瓦特有極好的醫學教授與現

代醫院，而學生却不過五百名，他們全到那兒去呢？

有一次，我和一個德國旅館主人同乘火車將近午夜時，他已經吃飽了酒，於是我得到這問題的答案。

「他們全到軍隊裏去……他們爲什麼要留在大學裏，平時不讀書急來抱佛脚地應付考試呢？二年之內，從前的學生已經成爲尉級的軍官，積蓄四百五十馬克，結婚——得到一千五百馬克的花紅（獎金），每生個子女又可得到五百馬克。重整軍備以前，我們只有幾百名的現職軍官，現在軍官至少有三十萬名。

明日這位旅館主人將後悔他這番坦白的談話。隔牆有耳，使他很容易被抓到集中監獄。但是今天他却歡快地毫無顧忌，飽醉着。我的朋友隨意地閒談着許多事情，對於這些事情其實他還是守靜默爲妙。

火車衝過人口密集的地區。一個市鎮接着另外一個市鎮，在兩市鎮之間有許多鄉村地產。吾人不能

不思考每塊土地怎能這樣透徹合理地運用。吾人不能不觀察在智梭（Desau）與勞士拉（Rosslau）之間的那座巨大的平台，在這平台上面安放著好幾百架的飛機，還有許多排在附近的飛機庫裏。火車裏的旅客熱誠地迫近窗口觀望，但是他們並不多說話。在一天之內，倘使你再經過這個地方，所有的飛機早已消失了，牠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的朋友，那位旅館主人，又喋喋地饒舌了。

「這些都是容克飛機，因為缺少飛機庫所以集合在外面。牠們從來不放置在外面過兩天的。當所有的飛機會集攏來時，軍事當局馬上把牠們送到航空根據地——沒有人知道到底在那兒……」

飛機員接到神秘的訓令，立刻動身往尙未詳悉的目的地去。

於已往，當戰事發生時，德國始集中工業，準備種

種軍事上的需要。這一次情形不同了，他們調整工業作為軍事上的需要，不再等待戰爭。槍彈與榴霰彈製造出來的不可勝數。通貨膨脹與經濟恐慌時，約有萬餘人口的小市鎮中，工廠都關起門來。但是現在他們又開工了，爲了德國軍火業的光榮發展，好幾萬的勞動者分爲二班，輪流爲牛馬，做苦工。

在魯爾流域，鋼業與克虜伯軍火業的王國，工人分爲三班，不斷地輪流工作，製造大砲，高射砲和坦克車。工作紀律甚嚴。不能盡他們本份的人，不論其爲廠主或工程師，立刻被開除，遺缺由黨員充任。這些黨員必須獲得生產最高額，用嚴厲的手腕來監督與鐵的紀律來統治他們的奴隸。克虜伯的工人，由社會民主與職業同盟的遺傳，物質上處於良好的地位。這些工人大半都是合格的專家，每星期得八十到一百馬克的薪金，這些薪金成爲支持奴隸工作制的刺戟物。

德國建築了好幾千哩極好的道路，專供巨型軍用車與坦克車之用，於戰事發生時，將成爲兵站間運兵主要的聯徑。現在還有一條正在建築——從柏林到羅馬。德國摩托化軍隊將橫跨國土，其速度將如火車的特別快車那樣快。

全國已經布滿了軍營，其數目和昔日之學校一樣多。空地上建起了新的房屋，有許多巨大的窗，又有空氣流通的會堂，還有形如學生宿舍的寄宿舍。他們有圖書館，報紙，演講會，討論會，二星期看一次電影，甚至有跳舞會。兵士穿得像小軍官一樣。他們的制服是定製的。皮靴一年發二次。他們所攻讀的傾向於軍事學校基礎課程方面，他們讀機械學，電氣學，航空學。運動方面傾向於賽跑，跳躍，輕裝砲隊，奏藝技能和足球。航空員自成一階級。他們是軍隊裏另有特殊權利的集團。第一因爲這些青年是從希特勒青年團

選擇出來的，他們已經畢業中學，而且加入了國社黨。航空員在航空學校度過軍役，出校時已屬軍官階級，所以軍隊裏絕無航空兵士，祇有軍官階級的航空員。非黨員的航空員必須依照身體高度與重量的嚴密規定，須有健全的心臟，強壯的肺部，並須經特殊的考試，測驗其才能與機智。德國有好幾個像這樣的航空學校，經過一年的攻讀，接着一年實習飛行，而後始算造就了一位航空軍官。

我有好幾次與在努連堡的航空員談話，那裏一個航空學校裏有八百學生。除了他們有限的專門智識以外，關於一般事物的普通知識與認識，他們一點都沒有。他們政治教育的欠缺誠屬驚人。其中有許多連意大利之爲帝國都不知，他們以爲莫索里尼是意大利共和國的總統。匈牙利或捷克的政治結構如何，他們也是糊里糊塗。但是他們具有十足德意志人的



觀念：法國人——是退化的，英國人——叛徒，波蘭人——假冒爲善者與說謊者，而俄國人——必須給德國人驅逐懲罰；俄羅斯今日的文化全係德意志所賜。德國人將順天命去統治這些野蠻人。

欲透視今日德國人的軍事精神，吾人只須居留德國一年，尤其是在柏林、利不則（Leipzig）、得拉士頓（Dresden）或考羅尼（Cologne）及條頓精神未受外界勢力所影響的許多市鎮。德國所有的男子，從十歲的少年到老大的退伍軍人，都在行軍前進。褐衫的襲擊隊，黑衫的衝鋒隊，各團各級的士兵，勞動陣綫，音樂師，歌唱者，射擊團，吸煙會，啤酒與無線電的愛好者——他們全體在行軍前進中，全體受軍訓於希特勒。召集他們保衛祖國時，全體一致宣誓矢忠於『元首』。在這一點上，德國人的心理與任何外國人的不同。德國人愛好服從，德國政黨機構的整個組織

就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上。十人之上有一『長』，十長之上有一『上長』，上面一位『小元首』，再上面就是『大元首』。自己在一組十人之中，首領就是皇帝，就是上帝，只對上司負責。『上長』對手下的走狗下命令而顛慄於『小元首』之前，正如後者之顛慄於『大元首』之前一樣。這種組織是很簡單的，但是極其有效。元首只須一按電鈕，頃刻之間，電流通過政黨各路線，喚醒全部的感官，觸動生機。除了正規軍，援軍與退伍軍人，有六百萬的義勇軍，希特勒青年團和少年團還沒有算進去。一年二次，五月與九月的第一天，在努連堡，希特勒揷按電鈕，顯示他的傀儡於全世界之前。於是，英國的國會和其他民主國的參議院觀望着，當國家社會主義政體的灰色，褐色與黑色的兵士，行軍前進，出顯於他們之前時，他們真有點呆若木鷄，不知所措。



「一切都好！」在最險惡的環境中，  
探險家的勇氣也達到了最高峯。

## 北極歷險記

顧啓源

譯自一九三八年四月巴黎 *Le mois* 雜誌

一九三七年三月廿二日，許米德 (Schmidt) 一塊冰塊上面；其餘三位飛行師，在五月廿五至廿六科學探險隊——係五架飛機所組織成功的——從日之間，陸續抵達北極，替冰塊上的「魯濱孫」帶來莫斯科出發，載着柏許克費四氏 (Papanine, Chirchow, Krenkel, Fredorov) 向北極飛去。四月十日充分的食糧和工具。六月六日，北極站正式成立了。同日，一切飛機，便九日，飛抵羅道夫島 (Rudolf)。離開北極站，向羅道夫島飛回去。從此以後，柏巴尼氏 (Papanine) 一行四人，不再看見人類了，直至廿一日，最先飛入北極，把四位科學探險家，「卸」在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佛拉少夫 (Vlasov) 飛行

師，從太米爾（Taimyr）破冰船出發營救他們時，方才重行相見。

北極站已於今年二月十九日，宣告結束。因為自從去年五月以來，那塊浮冰，在風吹水沖之下，帶着它上面的居民，漸漸地浮到了格陵蘭附近的海中。在去年夏季，探險隊員業已飽嚙苦辛；尤其是在冰解的時候，他們既不得不在冰水中起居，又要提心吊胆，恐怕冰塊碎裂。尚有一次，當冰塊浮至格陵蘭附近時，急流將他們向荒涼的海岸沖去，但這僅是虛驚罷了；最危險的時候，是在他們出險之前數日：這時冰塊不斷地碎裂，情勢已極危險，然而四位探險家，竟能遷移至另一冰塊上，幸而有三個月的糧食，才保存了他們科學研究的成績。

柏巴尼及其同伴，用無線電通知探險隊的組織者許米德教授，說他們能在尚未破裂的冰塊上，居留

至本年三月。這時大家正設法用船隻或飛機營救他們。當冰塊浮近大西洋某波濤險惡的海峽時，大家決定提早營救隊出發的日期，以後消息愈形惡劣，營救的工作也加緊進行，三隻破冰船墨馬耐斯，太米爾，和愛麥克（Mourmanetz, Taimyr, Ermak）便奉令出發了。

破冰船墨馬耐斯號，在一月末開始尋覓北極站。二月二日早晨，駛至北緯七十二度四十一秒，和西經四度八秒之間。距離探險隊約一八〇公里。它破着冰，困苦地北上。在這個時候，冰塊破裂的消息傳來了。柏巴尼在二月二日下午四時，拍來下面的電報：

『冰塊繼續一塊一塊地分裂，每小塊不過七十公尺。冰面發現了五公尺闊的裂縫，冰塊分裂的距離，有至五十公尺者。我們留在一塊長五十闊三十公尺的冰塊上，在一個絲織的帳幕下面。我們正在搬運第

二根無線電架，至另一冰塊上。」這樣的危險情形，繼續至數天之久。莫斯科接到探險隊下面的無線電報：

「在二月七日至八日之間，暴風雨將我們的帳幕吹破了，還吹倒了無線電機，和它的天綫網。我們新建了一所雪房子，住在裏面也還舒服。二月八日，我們第一次望見格陵蘭海岸。我們殺了三隻熊。二月九日，我們把無線電機裝在一處新的地方。我們一面飄流着，一面瞭望海岸。冰塊開始凍結起來了，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在最險惡的環境之中，探險家的勇氣，也達到了最高峯。這時破冰船墨馬耐斯號，繼續向北疾進，二月十日，它已和探險隊，用無線電互相連絡了。太米爾號破冰船，也在探照燈光之中，用了每小時九哩的速度，穿着厚冰前進。二月十四日，它和探險隊的距離，大概有廿五哩左右。它也和柏巴尼互通消息，前者用探照燈，後者則用鎂光。

二月十七日，佛拉少夫飛行師駕機從太米爾出發，降落在冰塊上。後面便是他視察回來以後的談話：

「當我飛翔在白皚皚的冰原上面時，我發現了一個黑點，這便是柏巴尼的帳幕。爲使它更易注目起見，他們四位，把許多衣服，掛在外面，還燃起火把。柏巴尼的營幕，築在一塊小冰塊上，四週圍都是冰山，宛似一圈晶瑩的籬笆。幕中的居民，招呼我們，向我們喊叫着。柏巴尼手中拿了攝影機，拍攝我們的飛行。他指引了我們飛行場的方向以後（距離營幕約二公里），便親自趕來，同時我們也着陸了。要描寫當時相遇後悲歡的情形，真不容易。柏巴尼和我，互相擁抱了好幾次，我們把親友的書信，帶給各探險隊員，還有太米爾船員的禮品。莫斯科的啤酒和橘子。柏巴尼很熱烈地感謝我們。這時天開始下雪了，我們不得不早些飛離這地方，我們告辭了柏巴尼，便向墨馬耐斯飛去。」

兩天以後，二月十九日，探險隊脫險了。可是這天的前晚，曾經有過新的危險。二月十八至十九晚上，大風雨降臨了，太米爾和墨馬耐斯被狂風吹出二十海里以外；在半夜中，太米爾望見一簇微弱的火光，它便用無線電詢問柏克二氏，知道冰塊又在破裂了，前日佛氏所降落的飛機場，業已毀壞，當時的情勢，是萬分緊張了。幸而黎明時，風雨稍息，船隻得能繼續破冰前進。太米爾前行，墨馬耐斯後隨。到底，目的達到了。營救的工作，在下午五時半開始，至下午七時完畢。雖然事先經過了許多困難，但是這幾位探險家，畢竟出險了。

他們這次所得到的科學成績，是非常有趣的。在北極站所作的觀察，已經利用無線電，向各科學團體報告過許多數次了。（自六月六日起，至二月十六日止。）至於有系統的報告，將在採集材料研究之後，再行發表。

### 西風臨時信箱

#### 臨急抱佛脚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我寫這封信的目的，是懇求你介紹幾本可靠的書籍，把節制生育的理論及實施方法的智識告訴我，因為我將在一月後結婚了，而一切環境以及我自己的願望，都不容許我在一二年內做父親。

以前西風介紹過的性書籍，我通通看過了。內中雖有幾本說及節育的，可是一切都覺得太簡單，尤其是實施的方法方面，所以我就提出這個要求。

即將結婚者 八月廿三日

未來的新郎：

在本期西風行將付印之際，忽然接到了這封「臨

（續一二六面）



「海底是神經衰弱者最好的休養地，因為海的深處，恐怕是地球上最靜寂的地方了。」

## 新 潛 水 衣

越 鄰

譯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號 "Science Digest"

本刊已介紹過關於海底探險的故事，我們知道海底有奇異的珍寶，有價值連城的藏金。探險者久想去一探沈沒已久的「魯西泰娜號」郵船；使他們不敢輕於嘗試的原因是：用舊式潛水衣，潛水者在一百餘呎深的海底工作，身體上已感受很大的痛苦，並且隨時有生命危險，而「魯西泰娜號」則沈在海面下三百二十呎深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世界著名潛水家諾耳，試用他和愛恩特博士共同發明的新潛水衣，創造了世界潛水新紀錄——四百二十呎深。本文係介紹這種新式潛水衣的特點。——譯者識

舊式潛水衣的第一個缺點，是背後拖着一個又大又笨的氣囊。這個氣囊常會功效不靈，因而斷送了許多潛水家的生命。假使這橡皮氣囊不幸給沈船的桅桿或別的東西刺破時，潛水者便有「受壓榨」的危險。在近海面處還不要緊；如果在四百呎深處，氣囊給刺破時，潛水者身上便有五十萬磅的壓力加上來，潛水者的全身，便給壓入頭罩之內。假使把那個頭罩撈起來察，看裏面是一團橡皮和一塊肉餅——那個

被壓榨的潛水家。

把空氣輸入氣囊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需用半噸重的壓縮氣筒，和四個人的工作。潛水者在水底已感神經失常，再要拖一個那麼笨滯的氣囊，使他的活動能力大為減低。潛水者以為帶了那笨大的氣囊進入船底，無異於一種自殺的方式。

諾耳的新式潛水衣，廢除了這個氣囊。他的潛水衣用在特製的化學藥液中浸鍊過的膠布所製，比橡皮較為堅韌。一部分的空氣便裝在潛水衣內，大部份的壓縮空氣則裝在背上的一隻輕巧的金屬箱內。當他入海漸漸下沉時，他把腰際的活塞門旋緊或放寬些，這樣可以調整潛水衣內的向外壓力。這樣，諾耳就解決了氣囊的問題。

潛水家所怕的第二個問題，是『血壓急變。』甚麼叫做『血壓急變』呢？潛水者在上升時，他身上所

受的壓力，突然減低，他的血壓也驟然由高降低，在這種『血壓急變』的情形中，便發生了血液中的痰逃跑的可怕現象。最好用個比方來說明：你買一瓶汽水，沒有開蓋時，汽水瓶內絕沒有汽泡，因為所有氣體在高壓之下都溶在水內。但你打開蓋時，壓力去了，便有許多氣泡跑出來。這種情形同樣發現在一個潛水者的血液中：在海底高壓力的狀態中，空氣內的氮都溶化在血液之中，升到海面來，壓力驟減，氮立刻像汽水瓶裏的氣泡一樣逃跑出來。結果：輕的使潛水者體力大減，重的使他終身麻痺或斷送性命。

為要免除這個危險，便得想法子尋找一種可以代空氣中的氮的氣體，因為氮是『氣壓急變』中的一個可怕的作祟者。諾耳把各種稀有氣體都試過了，最後他尋出氮——Helium——有可用的資格，因為氮有兩個特點：

其一，氮溶在血液中的份量，要比氮減少一半。

其二，氮的『分散』力很高。說明白些，人吸人氮後，氮馬上從肺部分一半到血液中去；反過來，肺部氮減少時，血液中的氮便跑回肺部。這一個性質是很重要的。潛水者用了氧和氮製成的空氣，他在上升時，把氧氣筒的活塞門開了，他便吸入純氧，使他肺部的氮的成份，幾乎減少至零，於是血液中的氮，便輸回肺部。這樣，血液中的氮已大為減少，即使血壓突然降低，氮也不致像汽水瓶裏的汽泡那樣逃出來了。

聰明的人要問：那麼潛水者只要漸漸地上升，血壓便不致劇變，氮也不會逃出來的呀。

我告訴你，這樣漸漸地上升四百呎，需時三小時有半，下降時也同樣的需要長時間，那麼一個潛水者往海底上下一次就得費六七小時，加上他在海底工作的時間，吃得消嗎？

聰明人再問：那麼血液中的氧和碳酸氣在『血壓急變』時不會逃出來嗎？

氧和碳酸氣並非單純地溶在血液中，它們和紅血球，和血液內的溶鹽各起很神妙的化學作用，所以即使遭遇『血壓劇變』也不會跑出來的。

諾耳和麥格德醫學院的愛恩特醫生，先把老鼠來做試驗。他們試驗的結果是在氧和氮混合的空氣中，一只老鼠在經過『血壓急變』之後，回復到正常血壓狀態時所需的時間，比在氧和氮的混合空氣中要減少四分之一。

諾耳和愛醫生再把自己做試驗品，結果是意外的滿意。人在『血壓急變』後回復正常血壓所需的時間——在氧和氮的新空氣中——比舊時要減少二十四分之二十三，這真是潛水家所最渴望的佳音！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諾耳用了他的新潛水



衣和新氣體，作第一次探海試驗。他下降至海底四百呎深處。他沒有感受神經失常，他說：『海底是神經衰弱者最好的休養地，因為海的深處，恐怕是地球上最靜寂的地方了。』

最驚人的成績是：諾耳在四百呎深處升至距海面三十呎處所需的時間，僅有九分鐘！比起以前所需的三小時餘，這真是一個奇跡！

第三個問題是『氧氣中毒』的現象。用舊式潛水器，潛水者在水深一百呎處，就感到非常之氣悶，腦子不清，甚至失去知覺。舊說以為這是中了氧毒；但愛恩特醫生以為這並非中氧毒，而是中了氮毒。爲了試驗這個理論，愛醫生和諾耳各穿潛水衣下海，但愛醫生用氧與氮的空氣，諾耳則用氮與氧的空氣。在活動能力方面，愛醫生處處不及諾耳。

這樣，潛水者所怕的三個問題都解決了。

諾耳的潛水衣還有一個特點，在上升時，不必靠岸上的人把他用繩索吊起來。他祇須解去一隻鞋子——重二十二磅——他的重量就減少而上升。他繫一根長繩在鞋上，把鞋放在海底，上升時，他數着手裏繩上的結——預先定好每十呎打一結——便知道上升的高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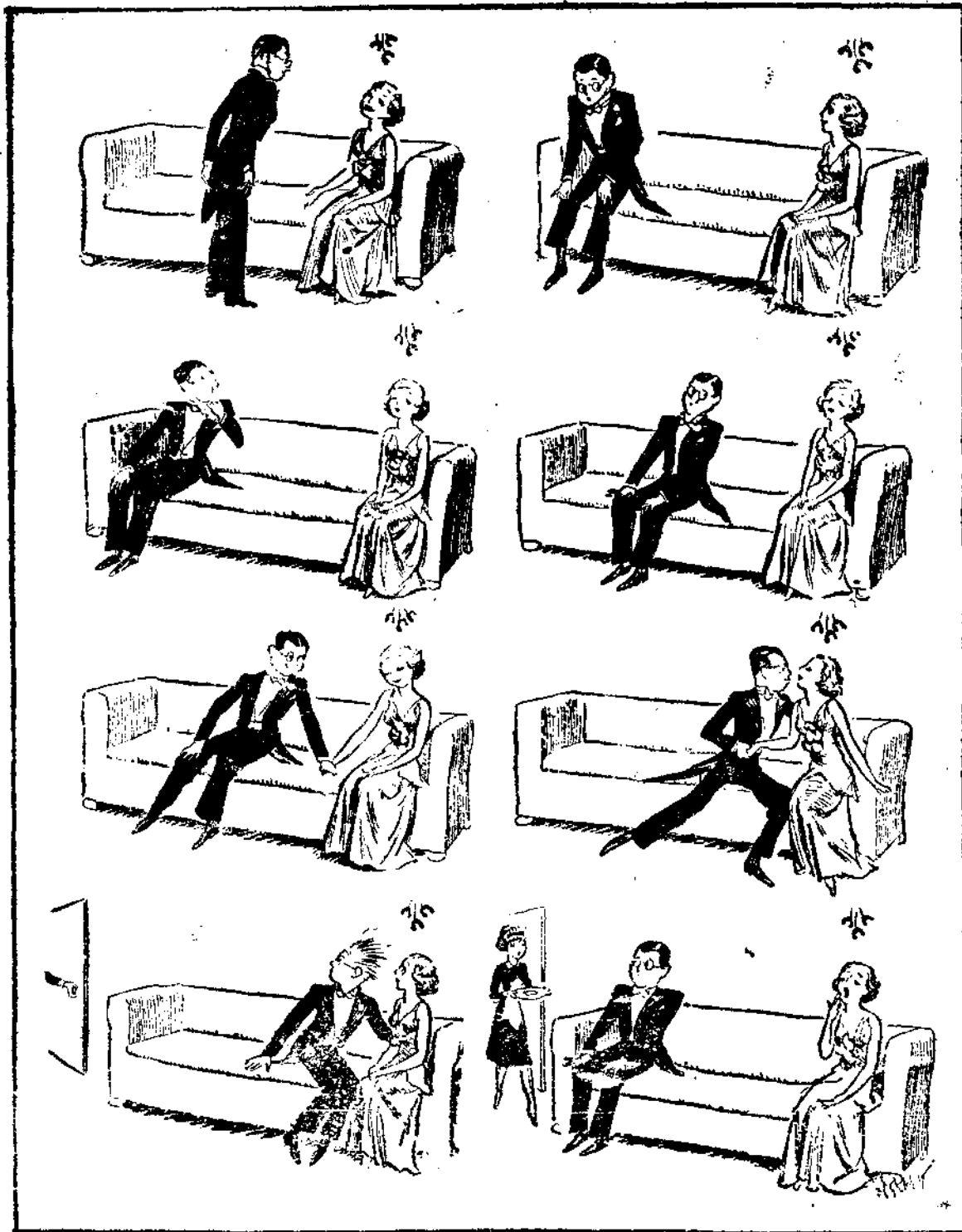
當然，潛水者還需要別的工具，如一架短波無線電線收發機，指南針，時計，以及別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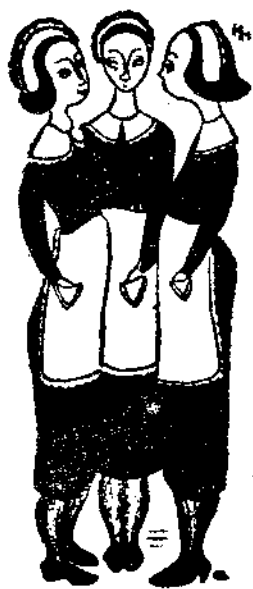
今年春天，諾耳要去一探沉船『麥立達號』。該船沉在佛及尼亞海角七十里外，二百二十呎深處。大家都知道該船裝有一千七百萬金元，和墨西哥最珍貴的珠寶——本擬從墨西哥運往法國。

諾耳獲得成功之後，便要去探那隻舉世聞名的『魯茜泰娜號』郵船了。這裏不僅有二千二百萬金元，還有一宗英國政府視之爲無價之寶的秘密文件！

疑 遲 不 決

轉 載 笨 拙





小賤之所以如此流行，大都是爲了想炫耀，和怕給人家笑寒酸的心理。有智識的人，那個不情願廢止小賤呢？

## 小賤 陋規 夏楚

Alvin F. Harlow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八年四月號“FORUM”

小賤是幾百年來有奴隸階級國家的產物，它是不屬於民主國的。一百多年前，在美國的白人完全沒有小賤。我看了幾百部歐洲來美游客回國後所寫的书，許多人對於在美洲不用給小賤一事，表示驚訝。有幾個他們當作傭僕的人，如果曉得他們有給小賤的意思，就要動氣。因爲那時我們沒有「傭僕」、「侍者」，馬夫和馬車夫大家都自認是僱員，是自由的公民，他們的職業是與任何別人的職業一樣高尚的。

在一九〇〇年光景只有侍者、茶房和臥車脚夫才領受賞金，但如果你不給他們他們亦不會表示看

不起你的意思的。現在可不對了，有些人在歐洲溜過一趟，曉得那邊要給小賤，回來後就大慷其慨，表示他們到過外國，懂得規矩。有許多濶老要用錢去買到特別周到的服務，給小賤之風便漸漸開了，現在美國比起歐洲來，小賤花樣既多，手面又濶，有許多歐洲人沒想到要給的地方，我們都給。

你給小賤的托詞是說：「這些人的工錢這樣少，我知道他們需要這些錢。」可是，他們工錢少，根本上你們就該負責。你們行了這小賤制度出來，才教僱主們索性就靠這制度了。有幾家旅館的茶房，就沒有工

錢，紐約一引大店的茶房，工資只四分錢一天。幾年前調查紐約二萬八千家餐館的時候，許多老板老老實實地說，如果大家不替他們養這些侍者，他們店是開不下去的。

小賤所以如此流行，大都是爲了想炫耀，和怕給人家笑寒酸的心理。賞賜者又因此覺得自己比領賞的要高超一些——這是可笑的自騙心理，因爲所謂傭僕者，並不自以爲比你低微，也不當小賤是你給的好處。以前小賤是算作該重謝的恩典，或者爲了侍候特別周到的報酬。現在却認爲是理應繳付的，不管有沒有特別的服務，或者服務得周到沒有。

都市中低薪階級人士，生活程度本來已經夠高，不能得着舒服的生活了，現在又養成了給小賤的習慣。在紐約，有些售貨女郎及書記之類，吃頓飯不過二角，小賤總要給五分或者一角。頂希奇的是那些光顧

『自動取食機』的人，根本沒有人在旁侍候，他們不知是出於習慣，還是想應該給什麼人的，總喜歡丟一個銀格兒（五分）或一個角子（十分）在桌上。這錢不是給堂倌拿去，就是給別的吃客揩油了。

大都會售貨女郎，自己去買東西時，給起小賤來，笨得可以。我認得一個女人，在紐約一家百貨商店做事，一星期大約賺二十五元到三十元之間，她自己去買了兩個鐘頭東西，倒給了三塊錢小賤——一元給配她襯衣的，五角給配她手套的，諸如此類。此地我們該注意『貴族』和我們常人的不同：五馬路（紐約富豪薈萃之街）那些漂亮衣裝店裏的女夥計，她們所得的小賤，反而沒有平民化些的百貨商店那樣多。而光顧前者給小賤的，每每只是電影女明星。

她們這種女郎理起髮來，三角五分一次，小賤却要一角五分。據調查的人說，拿到這樣優厚小賤的理

髮師，都是些初出茅廬之輩，沒有工錢，理髮店老板告訴他們說，單是小賬的收入，已很可觀了。

七年前，紐約汽車運輸委員會調查的結果說，紐約城出差汽車的車夫，在一九三〇年所領到的小賬，共達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之多。這數目比同年巴爾底摩奧海沃鐵路(Baltimore and Ohio Rail Road)全部客票的收入，要多一倍半，比埃利(Erie)鐵路多二倍，比里定(Reading)或拉克窪那(Lackawanna)要多五倍。汽車小賬在美國東部別的城市，亦已牢不可破，現在望西發展中。就是在「最美國化的」城市之一華盛頓，如果你不把小賬給出差汽車的車夫，他們就會對你表示鄙夷的神氣的。

爲什麼火車站上「紅帽子」脚夫的生活，要完全靠旅客的賞賜呢？爲什麼要弄得旅客不知所措，惟恐給得太少呢？搬運一件行李要多少錢，應該規定固

定的價格的。

在紐約，擦一次皮鞋照理是五分錢，可是你如果不給擦手一角錢，他就非常不快，也許還會老實告訴你呢。

在好萊塢，有着好多世界上給得最莫明其妙的小賬，不但在公共場所，連在攝影場亦是如此。一張影片功德圓滿的時候，大明星和導演，監製等重要人物，要把在這張影片裏參加工作的人都賞到，這裏十元，那裏五十，直到五百元或以上爲止。電影演員薪水很大，所以必定要博得一聲好先生和會化錢的口碑。這裏的給小賬，已成爲天經地義的了。有一個明星給她的化妝師一部汽車，還有車夫來教她如何開法呢。美容院技師如果得到女明星的歡心，往往可以拿到汽車，房屋和地產，或者受到資助，可以自己立業。

去年十月，美國全國餐車僱員協會主席巴爾

(Solon C. Ball)說，火車乘客『對給小賬已經厭惡了，』而且『事實上已不行給小賬的規矩了』——這是過甚其詞的。他們這機關要求每人每月至少有一百五十塊錢薪水，小賬完全禁絕。這意思很可讚美，但未免操之過急一些。有幾家旅館餐館在賬單上加百分之十的『服務費』，想這樣來取消小賬——這是挽救美國人面子的妙法。紐約一家肉市場牆上最近有一塊招牌，上面寫道：『切勿給屠夫小賬。做生意本應客氣，侍候本應周到。』

可是，任何規則都不能使一般美國人士不給小賬的。

德國意國就用『加一』的辦法，廢除了小賬。法國假裝很討厭小賬，但沒有行什麼法律，所以在巴黎仍是到處馬虎怠慢。在歐洲別的國家，你必定要塞些錢給那些鐵路售票員，否則你要聽到『臥舖沒有

了，』或者『頭等座賣完了』等等話。難道我們也想到這樣嗎？就是現在，只要有人有錢肯塞，往往可以買到戲院、球賽，或比拳的特定地位的票子，或者在別人買不到票的時候，他們倒可以買到。

那個有智識的人不情願廢掉小賬呢？價錢寧可稍為高些，可是要固定。如果明天陋規一旦突然廢止，那末僱員們和工會一定要強迫僱主加工錢了。這樣，我想，差使方面可以做得道地一些，僱員不再是『傭僕』了，僱員和主顧的交接，也將用做生意的態度，以互相尊重為立場了。

### 「給不給？」

在現代的大都會中，『給小賬』的確是已經成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們不但希望『給小賬』的讀者會在『自由論壇』中發表自己對這問題的意見，尤其希望『受小賬』的讀者也來熱烈參加討論。

論——編者



我親眼看見師生間發生一場劇烈的爭執，原因是老師追求學生的朋友，於是乎醋瓶打翻，學生間的爭風吃醋，更是司空見慣的事。

## 英國學校的同性戀

因 明

——Charles Torr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號美國性學月刊——

英國公立中學是一切學校中最出類拔萃者，在此攻讀，差不多全是高等英人的子弟。這種學校的系統包括第一，『六大校』(The Big Six) 士大夫皆由此出身；第二，約有十二所學校，都是遠近馳名；第三，其數甚多，亦自稱公立中學，但頗為前二者所瞧不起。

我自己曾在『六大校』之一讀了四年；我的兄弟在第二種學校讀書；我一密友在第三種學校讀書。照我看來，性的問題在此三種學校中全是一樣。在各公立中學，學生皆分宿舍，其數自五十至八十不等。留校

幾年中，學生在性的方面，完全是『做和尚』，只在假期內才得與女子接觸。可是要曉得英國人與美國人，性格是大不相同的。英國男孩子，比較拘謹，比較迂腐，比較講究『體統』，『禮節』，為美國老表所不能及。美國老表呢，據我旅美時所見，是比較自然得多，絕無英國偽君子之風。美國男孩子要認為英國男孩子是不可救藥的愚鈍和迂腐，而英國男孩子至少在表面上認美國男孩子是簡直『不成體統』的。關於歡會之類，祇要想一想，也足使英國人驚駭，且覺得不安起來。這種傳

統的態度，使英國學校裏的性生活蒙上了一層秘密。

實際上，與女子的性關係幾乎爲人所忽視，連談也絕少談到。在學校裏，兩性親近的機會既完全沒有，在家庭裏又老是那副正正經經的傳統態度。這種表面的性的抑制，引起了那所謂「浪漫的友誼」。就是一個年紀大些的學生，跟一個年紀輕些的學生發生戀愛，兩人變成密友。這一類的戀愛，非常盛行。在各公立中學裏，這種戀愛幾乎普遍，成爲不斷的話柄談資。學校當局，對此極少注意，除非情書被截留時——這照例是處罰。有時，連老師也有結交美少年的嗜好。他們對那些美少年所獻的殷勤，變成了大家爭論的材料。我親眼看見過師生間發生一場劇烈的爭執，原因是老師追求學生的朋友，於是乎醋瓶打翻。不用說，學生與學生間，爭風吃醋，更是司空見慣的事。

就性生活而言，各有巧妙不同。每一個學生，在這

一點上各有其天生的特性，但這特性的消長依我想來，其關係普通是在學校的風氣，而特別是在他的宿舍的風氣。常見一個校長的更換，跟着風氣也大大改良起來，反之亦然。同一道理，而且更顯著的，是舍監對於學生的感化力，特別是那些年紀大些的學生——班長或級長——他們可做其餘學生的好榜樣。英國人不但很注重品性，對其特點亦極尊重。因此，一個舍監有無感化力，都足使其所監督的學生變得兩樣。

我看見過有一個宿舍，由一位英國的標準古典派學者——一位可愛的老先生——看管，但在那裏，變態的性行爲幾乎沒有一樣不鬧出來，直到有一天，東窗事發，許多學生因同性戀愛之罪而被開除學籍。舍監換了一個，於是這宿舍差不多變成了「道德的樂土」。

但折衷而論，實際上每一個學生似乎都在實行



手淫；有些宿舍裏是秘密的，但也有些宿舍裏是極其公開，往往又互助的。連其他各式各樣的變態的性行爲也無所不幹。在『風氣良好』的宿舍中，變態的性行爲固然也時常幹，不過行動秘密，因怕洩露——即在學生中間亦然——必致受罰。但在那些可稱爲『風氣敗壞』的宿舍，既無人管制，有時又多方激勵之情慾有加無已，常見在好多宿舍裏，幾成日日必幹的勾當。凡表示不願參加的學生，必被加以種種威嚇；往往這些被威嚇的學生，無路可走，只得把實在情形報告學校當局，以求解脫。凡被英國公立中學開除，必被人認爲是專爲那個緣故，被開除者於是『遺臭終身』。由此可見在英國社會圈裏，姦情破露是最大的罪惡。

說也可笑，在英國上流社會裏，同性戀愛非常盛行。一位尊貴的法官（他大抵也進過公立中學，洞悉此中的情形）對於一個做男妓的可憐的窮苦少年，

必將莊嚴地宣判監禁，並且申斥他是一個令人嫌惡的叛逆之徒。這完全是僞君子，因爲這法官明明知道那少年的狎客大都是公立中學出身之人。他也知道在他自己的朋友當中，大概有許多是愛好男色的，其該罵實遠在那往往是被經濟壓迫而不得不賣淫的少年之上。

現在，關於英國高官貴爵中的同性戀愛者，警察都十分明瞭其情形，如果公開告發，結果必致『國醜外揚』；然而一個人只要還慎密，總是沒有危險的。警察只搜捕那臨時門戶開放的淫窟，捉拿幾個正在那裏做生意的少年，以表示他們勤幹，並且使法官有機會板起面孔來講道德說仁義而已。

『西風副刊』創刊號，將於九月十六日出版，敬請讀者密切注意。

## 生活的藝術 (四)

林語堂著  
黃嘉德譯

### 第二章 關於人類的觀念

#### 第一節 基督徒，希臘人，和中國人（續）

依中國人對人類的觀念，人類是造物之主（『萬物之靈』）而在儒家的觀念中，人是和天地同等，並列為『三靈』的。這是以靈魂說為背景的：世間萬物都有生命，或都有神靈依附着——山川河流，以及一切達到高齡的東西。風和雷就是神靈本身；每一座大山和每一條河流都由一個神靈統治着，而且簡直是屬於這個神靈的；每一種花都有一個花神，在天上管理它的節季，看顧它的福利，還有一個『百花仙子』，她的生辰是在二月十二日；每一株柳樹，松樹，柏樹，或每一隻狐狸或龜，達到了高齡的時候，譬如上幾百歲，就會得到永生，變成了『精』。

在這種靈魂說的背景之下，人類自然也被視為神靈的具體表現了。這神靈和全宇宙的一切生物一樣，是

由男性的，主動的，正的，或陽的成分，和女性的，被動的，負的，或陰的成分，兩者結合而產生出來的——這事實上不過是對陰陽電的原理的一種巧妙而僥倖的猜測吧了。這種神靈附在人身時便叫做『魄』；脫離人身而四處飄蕩時便叫做『魂』。（一個人有堅強的個性或精神奮發時，便說是有很大『魄力』。）人死了之後，『魂』依然隨處飄蕩。魂平常是不騷擾人的，但如果沒有人埋葬死者或祭祀死者，那神靈便會變成『飄泊的鬼魂』。爲了這個原因，中國人便擇定七月十五日爲『祭亡日』，以祭祀那些溺死的及客死異鄉而尙未收埋的人。不但如此，如果死者是被殺的或枉死的，那鬼魂的冤枉的感覺便會使它到處飄蕩騷擾，直到伸冤之後，神魂才會感到滿足。到這時候，它便不再騷擾人家了。

人是神靈的具體表現，所以在活着的時候，當然有一些熱情、慾望和『精神』（“Vital energy” or “nervous energy”）之流。這些東西本身沒有所謂好壞，只是一些和典型的人類生活不能分離的天賦的東西而已。一切男女都有熱情，自然的慾望，高尚的志向，和良知；他們有性慾，饑餓，恐懼，憤怒，同時受疾病，疼痛，痛苦，和死亡所支配。所謂文化，便是怎樣使這些熱情和慾望有着和諧的表現。這就是儒家的觀念，依這種觀念，我們如果和這種天賦的人類本性過着和諧的生活，便可以與天地平等同列；關於這一點，我將在第六章末引用一些話。然而，佛教對於人類肉體情慾的觀念，則根本和中世紀的基督教相同——這些情慾是必須棄掉的討厭的東西。太聰慧，或想得太多的男女有時會接受這個觀念，因而變成和尚與尼姑；可是在大體上說來，儒家的健全的意識是反對這種行爲的。同時，佛教的觀念也有點道教的意味，認爲美貌多才而命運乖舛的女郎是『被

謫下凡的仙女，』她們是因爲有了塵世的思念，或在天上失職，才被罰入塵世來受命運註定的人類痛苦的。

人類的智能是被視爲一種儲力之流的。這種智能便是我們所謂『精神』，『精』這個字的意義和我們講到狐狸精，石精，松精時的那個『精』字相同。我在上頭已經說過，英語中和『精神』意義最近似的詞字是“vitality”或“nervous energy”，這種東西在一天不同的時候，在人生不同的時候，是像潮水那樣地漲落不定的。每一個人生下來便具有一些熱情，慾望，和這種精神，這些東西在幼年，少年，壯年，老年，死亡各時期中，依着不同的路線而流轉。孔子說，『少，戒之在鬥；及其壯，戒之在色；及其老，戒之在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少年好鬥爭，壯年愛女人，老年嗜金錢。

面對着這個身體的，智能的，和道德的資產的混合物，中國人對於人類本身的態度和對於其他一切問題的態度一樣，可以歸納於『讓我們做合理近情的人』這句話裏。這就是一種不希望太多，也不希望太少的態度。人類好像是介於天地之間，介於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介於崇高的思想和卑劣的情慾之間。這樣被夾在中間便是人類天性的本質；渴求智識和渴求清水，喜愛一個良好的思想和喜愛一盤精美的筍炒肉，嚮慕一句美麗的詞語和嚮慕一個漂亮的女人，這些都是人之常情。因此，我們的世間免不了是一個不完美的世界。把人類的社會改良一番，這種機會當然也是有的，可是中國人不希望得到完全的和平，也不希望得到完全的快樂。這裏有一個故事可以證明這種觀念。有一個人將由地獄投生到人間去，他對閻王說，『如果你要我回到塵世去做人，你須答應我的條件，我才情願去。』『甚麼條件呢？』閻王問道。那個人回答道，『我要做宰相的兒子，狀

元的父親。我要我的家宅的四週有一萬畝田地，有魚池，有各種的菓實，我要一個美麗的妻，和一些妖艷的妾，我要她們待我都很好，我要滿屋金珠，滿倉五穀，滿箱銀錢，而我自己則要做公卿，一生榮華富貴，活到一百歲。」閻王說，「如果世間有這種人可做，我便自己去投生，不讓你去了！」

所謂合理近情的態度就是：我們既然得到了這種人類的天性，那麼，讓我們就這樣開始做人吧。況且，要逃避這個命運反正是不能辦到的。不管熱情和本能原本是好是壞，空口討論這些事情是沒有甚麼好處的，對麼？在另一方面，我們還有受它們束縛的危險。就停留在道路的中間吧。這種合理近情的態度造成了一種寬恕的哲學，覺得人類的任何錯誤和謬行，無論是法律的，道德的，或政治的，都可以認為是「一般的人類天性」，（或「人之常情」）而獲得寬恕，至少有教養的，心胸曠達的，依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學者是抱這種態度的。中國人甚至認為天或上帝本身也是一個頗為合理近情的傢伙，認為如果你過着合理近情的生活，依照你的良知而行動，你就不必懼怕甚麼東西，認為良心的平安是最大的天恩，認為一個心地光明的人連鬼怪也不必懼怕。有一個合理近情的上帝來管理一些合理近情者和一些不合理不近情者的事務，世界便沒有甚麼不當不順利的事情了。專制者死亡了；賣國者自殺了；唯利是圖者出賣他的財產了；有權勢，擁巨資的古董收藏家（他們是利慾薰心，靠權勢來剝削人家的）的兒子們，把他們父親費盡心機搜羅得來的珍物變賣了，這些古董現在是散藏在其他的家族裏了；殺人的兇犯被捕伏法了，被侮辱的女人得到報仇的機會了。有時（可是這種時候不很多），一個被壓迫的人會喊着說，「老天爺沒有眼睛！」（正義不伸。）最後，在道家和儒家兩方面，

這種哲學的結論和最高的理想是對自然的完全理解，及與自然的和諧；如果我要需要一個名詞以便分類的話，我們可以稱這種哲學做『合理的自然主義』（“reasonable naturalism”）一個合理的自然主義者於是便帶着一種獸性的滿足在這世界上生活下去了。目不識丁的中國婦人說，『人家生我們，我們生人家。我們另外還能做甚麼呢？』

『人家生我們，我們生人家，』這句話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哲學。人生變成一種生物學的程序，而永生的問題是被擱置在一邊了。因為這正是一個牽着孫兒的手到店裏去買糖菓，一面在想五年十年後便要回到墳墓裏或祖先那裏去的中國祖父的感想。我們在這世間，最大的希望便是不至於養下一些貽羞家門的子孫來。中國人的人生的整個類型是依照這一個觀念組織起來的。

## 第二節 與塵世結不解緣

所以，情形是這樣的：人類要生活，可是他依然須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在天上的問題是必須撇在一邊的。人類的心神別張起翼勝來，飛翔到天神的住所去，而忘掉這個塵世吧。我們不是註定着死亡命運的凡人嗎？上天賜給我們七十年的壽命，如果我們的心志太過傲慢，想要永生不死，這七十年是夠短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心地稍微謙遜點，這七十年却也是夠長的了。一個人在七十年中可以學到那麼多的東西，享受到那麼多的幸福。要看看人類的愚蠢，要獲取人類的智慧，三個世代也已是很長的時期了。一個有智慧的人，一個

活得夠長久在三個世代的興衰中看見過習俗道德律和政治的變遷的，人當人生舞台閉幕的時候應該心滿意足地由他的座位上站起來，說聲『這是一齣好戲』而走開吧。

因為我們是屬於這塵世的，生於這塵世的，而且與這塵世結不解緣的。我們好像是生在這美麗的塵世上，做它暫時的旅客，這個事實是沒有甚麼令人不快的。縱使塵世是一個黑暗的地牢，我們依然得盡力使生活美滿；我們既然不是住在地牢裏，而是在這麼一個美麗的塵世上過着七八十年的生活，我們如果不盡力使生活美滿，可就是忘恩的人了。有時我們野心太大，看不起這個謙卑然而寬大的塵世。可是如果我們要獲得一種精神和諧的感覺，我們對於這個孕育萬物的大地，必須有一種感情，對於這個我們身心的暫時寄托所，必須有一種依附和戀慕之感。

所以我們必須有一種動物的信仰，也必須有一種動物的懷疑，在大體上把這塵世當做塵世看。同時，我們也須保存托洛(Thoreau)——美國十九世紀作家和自然主義者——譯者註——心目中的大自然的整個性；他覺得他是和土地接近的，帶有土地大部分的遲重的忍耐性的，在冬天期望着春天的太陽；在他最平凡無聊的時候，他認為『尋求神靈』不是他的分內事，神靈也應該尋求他；依他自己的說法，他的快樂是跟土撥鼠的快樂頗為相似的。塵世終究是真實的，天堂終究是不真實的；人類生在這個真實的塵世和不真實的天堂之間，真是多麼幸運啊！

一種良好的，實用的哲學理論根本必須承認我們都有一個身體。現在應該是我們坦白承認『我們是動

物』的適當時候了，自從達爾文進化論的根本真理成立了之後，自從生物學，尤其是生物化學，獲得偉大的進展之後，這種承認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教師和哲學家屬於所謂智識階級，對於智能感到一種特殊的職業的驕負，這是很不幸的事情。致力於精神的人以精神為榮，其情形正如皮鞋匠以皮革為榮一樣。有時連『精神』一詞也還不夠飄渺抽象，於是他們只得拿『精粹』、『靈魂』或『觀念』一類的詞字，用大寫字母寫出來，來恐嚇我們。在這種學術的機器中，人類的身體被蒸溜而成精神，而且這個精神進一步凝聚起來，變成一種精粹的東西，完全忘掉甚至連酒精也須有一個『實體』——和淡水混合起來——否則便不能味美適口。然而我們這些可憐的俗人却須飲這種精神的凝集的精華。這種過分著重精神的態度是最有害的。它使我們和我們的自然的本能戰鬥，它使我們對於人類的天性無從造成一種整個的、圓滿的觀念，這是我批評它的一個主要之點。同時，這種態度對於生物學和心理學，對於感官、情感，尤其是本能，在我們生命上所佔的地位，也是缺少充分的認識的。人類是靈與肉兩樣東西所造成的，哲學家的任務應該是使身心過着和諧的生活，應該是使身心協調起來。

（第二節完·第二章未完）



英譯對照浮生六記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FOUR:

THE JOYS OF TRAVEL

“We can get a beautiful view of the moon from the terrace,” Hsierh suggested to me. I then crawled out through a window over the hatchway and reached what was the top of the stern. The deck was bounded on three sides with low railings. A full moon was shining from a clear sky on the wide expanse of water, wineboats were lying here and there like floating leaves, and their lights dotted the water surface like stars in the firmament. Through this picture, small sampans were threading their way and the music of string instruments and song was mixed with the distant rumble of the waves. I felt quite moved and sai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one shouldn’t visit Kwangtung in one’s youth!’” Unfortunately my wife Yün was not able to accompany me here.<sup>9</sup> I turned round and looked at Hsierh and saw that her face resembled Yün’s under the hazy moonlight, and I escorted her back to the cabin, put out the light and went to bed.

<sup>9</sup>Yün was living then, for the story is not tol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from chapter to chapter, as the reader might suppose.—Tr.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四

——浪游記快——

喜兒曰，『從臺可以望月。』即在梯門之上，疊開一窗，蛇行而出，即後梢之頂也。三面皆設短欄，一輪明月水闊天空，縱橫如亂葉浮水者酒船也，閃爍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燈也；更有小艇梳織往來，笙歌弦索之聲雜以長潮之沸，令人情爲之移。余曰，『「少不入廣」，當在斯矣！』惜余婦芸娘不能偕遊至此。回顧喜兒，月下依稀相似，因挽之下臺，息燭而臥。

Next morning Hsiufeng and the other friends appeared at the cabin early at dawn. I hastily put on my gown and got up to meet them, but was scolded by everyone for deserting them last night. "I was afraid of you people teasing me at night and was only trying to get a little privacy," I explained. Then we went home together.

② A few days after this, I went with Hsiufeng to visit the Sea Pearl Temple. This was situ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and surrounded like a city by walls with gun-holes about five feet from the water in which were placed cannon for defense against pirates. As the tide rose and fell the gun-holes seemed to shift up and down above the water level—an optical illusion which was truly amazing. The "Thirteen Foreign Firms" were situated on the west of the Yulanmen or Secluded Orchid Gate, the building structures looking just like those in a foreign painting. Across the water was a place called the "Garden Patch," being full of flower trees, for it was the flower market of Canton. I had always prided myself on knowing every variety of flower, but here I found that thirty or forty per cent of the flowers were unknown to me. I asked for their names and found that some of them were never recorded in the *Ch'ünfangp'u* ("Dictionary of Flowers"), perhaps accountable through the difference of dialects. ☉

③ The Sea Screen Temple was built on a gigantic scale. Inside the temple gate, there was a banyan tree over ten fathoms in circumference, whose thick everygreen foliage looked like a green umbrella. The railings

天將曉，秀峯等已闐然至。余披衣起迎，皆責以昨晚之逃。余曰，「無他，恐公等掀衾揭帳耳。」遂同歸寓。

越數日，偕秀峯游海珠寺。寺在水中，圍牆若城，四周離水五尺許，有洞，設大炮以防海寇。潮長潮落，隨水浮沉，不覺炮門之或高或下，亦物理之不可測者。十三洋行在幽蘭門之西，結構與洋畫同。對渡名花地，花木甚繁，廣州賣花處也。余自以為無花不識，至此僅識十之六七，詢其名有羣芳譜所未載者，或土音之不同歟。

海幢寺規模極大。山門內植榕樹大可十餘抱，陰濃如蓋，秋冬不

and pillars of this temple were all made of "iron-pearwood." There was a linden tree whose leaves resembled those of the persimmon. One could scrape off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se leaves after immersing them in water for some time, when the network of the fibre could be seen as fine as the wings of a cicada, and have them bound up into little volumes for the purpose of copying Buddhist texts.

We looked for Hsi-erh among the flower boats on our way home, and it happened that both Ts'uiku and Hsi-erh were free. After having a cup of tea, we were going to leave but were begged again and again to stay. I had a mind to go to the loft again, but it was occupied at the time by a guest of Big Missie's, the widow's daughter-in-law. So I suggested to the widow that if the girls could come along to our house, I would be glad to spend an evening with them. The widow agreed, and Hsiufeng returned home first to order a dinner, while I followed later with the girls. While we were chatting and joking together, our landlord Wang Moulao unexpectedly turned up and was therefore asked to join us. We were just raising the wine-cups to our lips, when we heard a great noise of people downstairs, as if some men were attempting to come up. What really happened was that our landlord had a ne'er-do-well nephew who had learnt that we had invited sing-song girls to the house and was trying to blackmail us. Hsiufeng said regretfully, "This all comes of Sanpo's<sup>10</sup> sudden desire for some fun. I

<sup>10</sup> Author's name.

凋。柱檻窗闌皆以鐵梨木爲之。有菩提樹，其葉似柿，浸水去皮，肉筋細如蟬翼紗，可裱小冊寫經。

歸途訪喜兒於花艇，適翠喜二妓俱無客。茶罷欲行，挽留再三。余所屬意在康，而其媳大姑已有酒客在上。因謂邵鶴兒曰，「若可同往寓中，則不妨一敘。」邵曰，「可」。秀峯先歸，囑從者整理酒榼。余攜翠喜至寓。正談笑間，適郡署王懋老不期而來，挽之同飲。酒將沾唇，忽聞樓下人聲嘈雜，似有上樓之勢。蓋房東一姪素無賴，知余招妓，故引人圖詐耳。秀峯怨曰，「此皆三白一時高興，

shouldn't have followed his example." "This is no time for argument," I said. "We must think of some ways and means to get out of the situation." Moulao offered to go down and speak to the people while I instructed the servants to order two sedan-chairs for the girls to slip away first, and then see how we could manage to get out of the city. We learnt that the people could not be persuaded to leave the house, nor were they coming up. Meanwhile, the two sedan-chairs were ready, and I ordered my servant, who was a strong, agile fellow, to lead the way; Hsiufeng followed him with Ts'uiku, while I and Hsi-erh brought up the rear; thus we rushed downstairs, intending to break through. With the help of the servant, Hsiufeng and Ts'uiku disappeared outside the door, but Hsi-erh was caught by someone. I raised my leg and kicked the fellow's arm. Released from the hold, Hsi-erh dashed out and I escaped after her. My servant was standing guard at the door to prevent the rascals from pursuing us.

"Have you seen Hsi-erh?" I asked my servant.

"Ts'uiku has gone ahead in a sedan-chair," replied the servant, "and I have seen Hsi-erh come out also, but haven't seen her going into a sedan-chair."

I then lighted a torch and saw that the empty sedan-chair was still standing there. Hurriedly I rushed to the Chinghai Gate and saw Hsiufeng standing there by the side of Ts'uiku's sedan-chair. In answer to my enquiry about Hsi-erh, he said that she might have gone off in an opposite direction by mistake. Quickly I turned back and

不合我亦從之。』余曰，『事已至此，應速思退兵之計，非門口時也。』懋老曰，『我當先下說之。』余念喚僕速雇兩轎，先脫兩妓，再圖出城之策。聞懋老說之不退，亦不上樓。兩轎已備，余僕手足頗捷，令其向前開路。秀挽翠姑繼之，余挽喜兒於後，一闕而下。秀峯翠姑得僕力，已出門去。喜兒爲橫手所擊。余急起腿中其臂，手一鬆而喜兒脫去，余亦乘勢脫身出。余僕猶守於門，以防追搶。

急問之曰，『見喜兒否？』

僕曰，『翠姑已乘轎去。喜娘但見其出，未見其乘轎也。』

余急燃炬，見空轎猶在路旁。急追到靖海門，見秀峯侍翠轎而立。又問之。對曰，『或應投東，而反奔西矣。』

passed a dozen houses before I heard somebody calling to me from a dark corner. I held up the light and saw it was indeed herself. I then put her in a sedan-chair and was starting, when Hsiufeng rushed to the place and informed me that there was a water-gate at the Yulanmen, and that he had asked somebody to bribe the gate-keeper.

"Ts'uiku has gone ahead, and Hsi-erh should follow immediately," he said.

"You leave the girls in my care, while you go home and try to talk the rascals down," I told Hsiufeng.

When we arrived at the water-gate, it had indeed been opened for us, and Ts'uiku had been waiting there. Holding Hsi-erh with my left arm and Ts'uiku with my right, I crawled out of the water-gate with them like fugitives. There was a light shower and the roads were slippery, and when we reached Shamen, the place was still full of music and song. Someone in a sampan knew Ts'uiku and called out to her to come aboard.

Only after going down the boat did I discover that Hsi-erh's hair was all dishevelled and all her hairpins and bangles had disappeared.

"Why, have you been robbed?" I asked.

"No," she smiled. "I was told that they are all solid gold and they belong to my adopted mother. I secretly put them away in my pocket as we were coming downstairs. It would be awful if I were robbed and you had to pay for the loss."

I heard what she said and felt very

急反身過寓十餘家，聞暗處有喚余者，燭之，喜兒也；遂納之轎，肩而行。秀峯亦奔至，曰，『幽蘭門有水竇可出，已託人賄之啓鑰。翠姑去矣，喜兒速往！』

余曰，『君速回寓退兵。翠喜交我。』

至水竇邊，果已啓鑰。翠先在。余遂左掖喜，右挽翠，折腰鶴步，踉蹌出竇。天適微雨，路滑如油。至河干沙面，笙歌正盛。小艇有識翠姑者招呼登舟。

始見喜兒首如飛蓬，釵環俱無有。

余曰，『被搶去耶？』喜兒笑曰，『聞此皆赤金，阿母物也。妾於下樓時已除去，藏於囊中。若被搶去，累君賠償耶。』

余聞言，心甚德之；令

grateful to her. I then asked her to dress up again and not to tell her adopted mother about the whole incident, but merely to say that there were too many people in our house and that she preferred to come back to the boat. Ts'uiku told this to her mother accordingly, adding that they had had a full dinner and wanted only some congee.

By this time the guest at the loft had already left and the widow asked Ts'uiku also to accompany me to the room. I noticed that Ts'uiku's and Hsi-erh's embroidered shoes were already wet through and covered with mud. We three then sat down to have some congee together, in default of a proper evening meal.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under the candle-light, I learned that Ts'uiku came from Hunan and Hsi-erh from Honan, and that Hsi-erh's real family name was Ouyang, but that after the death of her father and the remarriage of her mother, she had been sold by a wicked uncle of hers. Ts'uiku told me how hard the sing-song girls' life was: they had to smile when not happy, had to drink when they couldn't stand the wine, had to keep company when they weren't feeling well, and had to sing when their throats were tired; besides, there were people of a rough sort who would, at the slightest dissatisfaction, throw wine-pots, overturn tables and indulge in loud abuse and on top of that, the girls might receive all the blame, as far as the woman keeper was concerned. There were also ill-bred customers who must continue their horse-play throughout the night until it was quite unbearable. She said that Hsi-erh was

其重整釵環，勿告阿母，託言寓所人雜，故仍歸舟耳。翠姑如言告母，并曰「酒菜已飽，備粥可也。」

時康上酒客已去。邵鵠兒命翠亦陪余登康。見兩對繡襪泥汗已透。三人共粥，聊以充飢。剪燭絮談，始悉翠籍湖南，喜亦豫產，本姓歐陽，父亡母醮，為惡叔所賣。翠姑告以迎新送舊之苦，心不歡必強笑，酒不勝必強飲，身不快必強陪，喉不爽必強歌；更有乖張其性者，稍不合意，即擲酒翻案大聲辱罵，假母不察反言接待不周；又有惡客徹夜蹂躪，

young and had just arrived, and the woman was very kind to her on that account. While recounting all her troubles, some tears had unconsciously down Ts'uiku's cheeks, and Hsi-erh was also weeping silently. I then took Hsi-erh in my lap and comforted her, while I asked Ts'uiku to sleep in the outer room because she was a friend of Hsiufeng's.

From this time on, they would send for us every five or ten days, and sometimes Hsi-erh would come personally in a sampan to the river bank to welcome me. Every time I went, I had Hsiufeng for company, without asking any other guests or hiring another boat, and this cost us only four dollars a night. Hsiufeng used to go from one girl to another, or "jump the trough," in the sing-song slang, and sometimes even had two girls at the same time, while I stuck only to Hsi-erh. Sometimes I went alone and either had a little drink on the deck, or a quiet talk at the loft. I did not ask her to sing, or compel her to drink, being most considerate to her, and we felt very happy together. The other girls all envied her, and some of them, while unoccupied and learning that I was at the loft, would come and visit me. Thus I came to know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there, and when I went up the boat, I was greeted with a chorus of welcome. I had enough to do to give each a courteous reply, and this was a welcome that could not be bought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To be Continued)

不堪其擾。喜兒年輕初到，母猶惜之。不覺淚隨言落。喜兒亦嘿然涕泣。余乃挽喜入懷，撫慰之。囑翠姑臥於外榻，蓋因秀峯交也。

自此或十日或五日，必遣人來招。喜或自放小艇，親至河干迎接。余每去，必借秀峯，不邀他客，不另放艇。一夕之歡，番銀四圓而已。秀峯今翠明紅，俗謂之跳槽，甚至一招兩妓。余則惟喜兒一人，偶獨往，於小酌於平臺，或清談於廢內，不令唱歌，不强多飲，溫存體恤一艇怡然。鄰妓皆羨之。有空閑無客者，知余在廢，必來相訪。合幫之妓無一不識。每上其艇，呼余聲不絕。余亦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致者。（待續）



## 西書評論

### 美國青年的性生活 林 幽

書名“*Youth and Sex: A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作者 Dorothy Dunbar Bromley and Florence Haxton Britten 今年由 Harper and Brothers 出版，定價美金三元。書評原文見“*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s*”五月十五日。

對於青年的性行為，無論我們以為須加以干涉與否，我們所應實行的第一步，無疑的是探知他們的行為實際上如何。到底今日青年的道德如何？他們的性行為所根據的是宗教，科學的知識，社會上的習俗，抑或聳動一時的風氣？……這種種的問題，無人能夠代表美國的青年答復，但目下所評的書，可代表美國青年十份之一（十七至廿一歲的大學生）充份的答復。

伯倫黎與伯列顛二位夫人（Mrs. Bromley & Mrs. Britten）對於這問題很是關懷，而且有精密的觀察。她們不是道學先生，也沒有移風易俗的志願。她們祇想追求事實，得到許多專家的幫助，寫成許多問題，叫大學生們答復，又約定他們談話，討論這些問題。這些學生（男的五百九十二人，女的七百七十二人）都是大學三四年級生，代表四十六個大學。



多疑的人們會以為大學生們的答案未必靠得住；但是這書的作者是有經驗的人，表格中又有互相查覆的問題，所以不容易騙過她們。又表格的答案與談話的結果相同，例如女生婚前有性經驗者，依表格的答案，為百份之二五，依談話的答案，為百份之二五。九此項經驗於男生即為百份之五一與五一·六。

全書除了緒論與附錄之外，大部分為諸答案之分析。作者分女子為六類：一，貞女；二，待嫁者；三，在戀愛中者；四，試驗者；五，縱慾者；六，同性戀愛者。男子也可分為六類：一，未有經驗者；二，熱情者；三，實際主義者；四，細辨者；五，癡情者；六，同性戀愛者……

這二位作者查出——

「許多青年已與傳統的性道德分手。」

「女人對於性的見解很明顯地正在變化中，她們的性行為也跟着在變；男子正在尋求如何應付這

變動。在從前同類的研究中，祇有百份之七的女子承認於婚前會有性經驗，現在則有百份之廿五……

「頭腦清楚的青年不明白，他們的長者對於性問題為何那樣的靦覷，小官吏們為何要禁許多與性有關的書畫等等。」

「汽車使青年男女很自由，不如往昔男子須規矩矩端端正正地去探訪女子，或在廚房中以製糖果為韻事。」

「同性戀愛無疑地已不時髦，雖則數十年前曾在女子大學中風行一時。」

「各種避孕用具在美國，以零賣的價格算，每年銷售約達美金二十五萬元，雖然有的人以為祇有二萬五千元美金。」

「女子們不以墮胎為罪，但不知道墮胎時身體所遭受的危險……她們不甚注意避孕，而受孕者並

不多，實爲異事。我們（作者）相信教她們關於避孕，墮胎，花柳病的常識，是利多弊少的。

「我們沒有確實的證據可以說，有性經驗的女子沒有好好地出嫁機會。這是道學先生們臆斷的話。

「熱情的愛撫接吻，是兩種傾向——懼怕抑情，而同時要得到性經驗神經方面的暢快——混合起來的結果。男女的約會不是真正的求愛……祇是互相嬉戲的關係……換言之，求愉快而已。

「弗洛伊得(Freud)的專門名辭已成爲日常的習語……他號召勢力所及，已變更了千萬人的行爲，這對於大學生的答案的影響尤爲明顯。冷情的女人，一二十年前多至使精神分析專家極爲不安，而於現在的青年中則很少見。」

這二位作家給讀者一個可靠的印象，她們人給知道一般青年的行爲，却不提出改良的方法。她們把

已成的事實擺在那裏，而希望大學的校規，課程，和落伍的文化與之調和。但是他們却不歡迎早婚或試婚。同時也相信，「現在的青年會比以前的青年，較尊重科學的知識，較喜歡用科學的智識以爲他們的態度和行爲之根據。」她們不求改變青年的行爲，却要於教育上有所改革。書中有一章專論諸大學不澈底的辦法。多數的大學沒有關於性和人類生育的知識的課程；許多大學有這一類的課程，可是其材料是分開在各科各系之中的，大半的學生很少（或竟沒有）機會得到這種知識；惟有少數的大學給學生們充份的性教育，而又有經過訓練，無偏見，同情於青年的教師來做學生們的顧問。作者們相信青年的性行爲正在經過一番的革命，而中年人和老年人應將這種知識，「坦率的，無虛偽的，大膽的」告訴青年們。她們的書是達到這種目標的一個重要的貢獻。

# 西風信箱

## 拜足狂者的疑問

西風信箱編輯先生：

讀貴刊的信箱，看見介紹性書籍那篇通訊，我感謝先生對於青年們的關心。我現在有幾個迫切而秘密的問題，要請教先生。爲着問題容易明白起見，我不得不請求先生允許我浪費貴信箱寶貴的篇幅，來作冗長的敘述：

我現在是一個高中快要畢業的青年，母親是一位纏足纜小的舊式婦人。我在十歲左右，就發生了一種古怪的毛病，覺得女人的小腳很可愛，老是要摸弄母親的小腳，同時恨不得自己也纏了小腳。記得有一次，我會偷偷地把母親用的腳帶，拿來纏在自己的腳上，這樣就覺得心裏生出一股說不出的快感。這毛病的程度，隨着年齡的長大而加深。我一生跟無論如何美麗的女子接近，如果她是天足的，總不會引起我的性感；只要是纏足

纖小的女子，無論她的容貌如何醜陋，我一見就引起了性的衝動。不特如此，一切小腳的附屬品，如弓鞋，纏帶一類的東西，都會使我見之動心；甚至一聽到人們談論小腳，馬上就起了性的興奮。夜間我常常悄悄地自己的房裏，用布條來學女人纏腳，纏得緊緊，腳上越覺得疼痛，心裏越發生快感；有時甚至用一塊石頭，來壓在纏了布條的腳上。在不能忍耐的疼痛之中，我感到高度的快感，常常在這個時候，來了一次非法的出精。

我患這種毛病，從來不敢告訴人，因爲自己覺得很羞恥。心裏一直藏着這個神秘的問題。到二十歲的那一年，讀了一本關於性的著作後，纔知道我的毛病是一種變態性慾，一種拜足狂的變態性慾。愛女人纏小腳是『虐待狂症』；自己以纏足的痛苦來刺激性的衝動是『被虐待狂症』。性書籍告訴我們，這兩種病症往往是合在一起的。

我的家鄉是閩南的一小縣，風氣早開，現在三十歲以下的女子都是天足的。爲了天足的女子不能滿足我的性慾的緣故，所以我現在雖然達到了結婚的年齡，雖然家庭頗富有，但是我依然是一個獨身者。我萬分誠懇地寫這封信給先生，希望先生

在貴刊上披露，並答覆我下面的幾個問題，我近日讀過天津姚靈犀先生編的三本中國婦女纏足史料，知道現在患拜足狂的人們，依然很多；我相信先生把這封信發表出來，讓大家都來討論，並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情。我記得博學的林語堂先生，好像在一篇文章上說過，人們對纏足的見解，只曉得是用來束縛女性，而不曉得在性上還有作用（大意）。我覺得林先生的話是極有見地的。話拉得太長了，現在我把問題寫在下面：

（一）拜足狂因何而發生？

（二）我患的拜足狂這毛病，有醫治的方法嗎？請告訴我醫治的一切手續！

（三）我近來爲了性的過度煩悶，鼓起了勇氣已經把我的毛病，秘密告訴過母親。母親想了一個法子，打算替我找個十來歲的小姑娘做童養媳，娶進門來，就替她纏腳，這辦法我頗贊成。可是問題不能這樣順利地解決。我有一位女同學，她非常愛我，因爲她的美貌，我也愛上了她。可是我有這難言的苦衷，實在不能跟她結婚。她近日曉得我有娶童養媳的意思，更來我面前大哭一場，說她不能嫁給我，我就自殺。這個問題應該怎樣解決呢？

（四）我如果娶一個天足的知識女子爲妻，在靈的方面固然有安慰，但在肉的方面却不能滿足；娶一個小脚女子（小脚女子當然沒有知識）呢，恰好相反，我應該用什麼法子，使靈方面既有安慰，肉方面又能滿足呢？

馬來亞莫慕雲 廿七年六月四日

## 切勿「削足適履」

慕雲先生：

據說中國婦女纏腳之風，「起於南唐李後主宮中行樂。有宮嬪名宿娘，纖纖善舞，後主使其以帛纏足，層層緊紮，狀似弓彎。一時遊戲，相習成風，始則宮中行之，繼則民間效之。」由於暴君一時的放縱聲色，結果不知流盡了多少中華女兒的血淚。

經過幾十年來的努力，纏足之風，總算過去了。在以前，「愛蓮癖」與「拜足狂」之風，在自命爲「風流自賞」的士大夫羣裏，的確是很盛行的。因爲環境的關係，「愛蓮癖」是僅僅中國才有的，可是拜足狂則世界各國都有。

纏足也許還有性的作用，我們雖無法證實，但也無法加以

否認。我們以為這種違反自然慘無人道的習慣，不論其在性的作用上有甚麼關係，在現代社會中，無論如何是不應該存在的。

關於你的四個問題，我們的意見如下：

(一)從你的信上看來，你無疑地是患了所謂「拜足狂」了。

拜足狂據以一部份心理學家說，假使沒有過份的發展，並不能一定算是甚麼變態的症狀。像你這種拜足狂，有好幾種可能的起因。你小時候所最喜歡的人有小腳（譬如你的母親）可以叫你在長大的時候也會喜歡小足的女子，這是心理上一種聯想的關係。如果你小的時候，還不懂得男女之事的時候，偶然由女人的小腳而得到初次性的興奮或快感，那麼你在長大以後，不論你還記得不記得那件事情，你在看見女人的小腳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會得到一種性的興奮。又如果你小的時候，喜歡一個小腳的女人（就是你的母親也無不可），可是因為社會傳統的關係，你當然不敢明目張胆地表示出來，於是把你這種慾望強自壓抑下去（有時候自己覺得，有時候自己簡直莫名其妙），終於對於所有纏小腳的女人，都發生了好感。以上這種種，都是你的拜足狂的可能的起源。你的拜足狂因何而發生，恐

怕祇你自己或你的下意識曉得你自己說「在十歲左右就覺得女人的小腳很可愛」，這點是很值得注意的，你可以從這一點去追溯你的病源。

(二)療治心理病的醫生，在替青年解決這種問題時，往往叫患者竭力在自己的腦中追溯，以便把根源搜尋出來。在患者把根源找到，經過心理學家解釋之後，這種病往往就可以霍然而癒了。如果起源已經深埋於下意識中，無法搜尋，心理學家可以把患者催眠，分析他所做的夢，這種方法，也往往可以把患者的根源找了出來。根源找到，病者了解，一切便毫無問題了。這種病無疑地是可以醫治的，問題是在高明的醫生不容易找到。歐美各國所盛行的心理分析療法，在東方還是幼稚得很的。

(三)娶童養媳來纏腳的辦法，據我們看，等於削足適履，實在是很不聰明的。你既曉得你所患的是一種變態性慾的毛病，那麼你應該面向現實，不顧一切，設法矯正你的毛病，才是一種一勞永逸的正當辦法。至於你的那位女同學，我們不敢多說甚麼話。如果你僅僅因為「她的美貌」，而便「愛上了她」，那麼我們應該忠告你，你選擇終身伴侶的標準不是最合乎理想

的。除了相貌的美麗，你應該注意她的性情的美麗，思想的美麗，靈魂的美麗才是。至於一個不能嫁給你就要自殺的女子，你應該注意到她的人生觀是不很正確的。不過也許你們的歷史太深長了，你們的關係太密切了，所以才有這種「大哭一場」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我們祇能說到這裏為止。

(四)你要注意：根據你自己所說，小足的女子，對你所引起的是「性的衝動」，並不能保證一定會「滿足你的性慾」。反之，你說「天足的女子不能滿足你的性慾」這是一句話你是說錯了的。我們曉得你的意思是要說「天足的女子不能引起你性的衝動」。你應該把「滿足性慾」與「引起性的衝動」劃分清楚，不可含混在一起，因為兩者相差甚遠。所以你道末了一問，根本上是無庸置答的，因為你不能因為天足的女子不能引起你性的衝動便說她不能滿足你的性慾。

我們最後的建議是：請你把自己拜足狂的根源找出來，設法把拜足狂的習慣（或毛病）除去，在天足的女子當中，去找一位理想的終身伴侶，切莫再作娶纏足女子的幼稚的夢想了。

西風信箱編輯部

(由九三面轉來)

急抱佛脚」的信，信中不附通訊地址，而詞句又是那麼懇切，叫我們不得不破例抽出旁的東西來答覆了。

西風廿三期中的信箱中，曾經介紹過您所需要的「節制生育書目」，可以參考。

書籍上所說的節育方法，祇能用做參考材料而已。如果看了書就想去實行，那猶如讀了談游泳的書就想到深水中去游泳一樣，危險是很大的。得小心點！關於節制生育，初婚者是初出茅廬的人，尤其不可貿然從事！

我們希望您立刻去找一位靠得住的好醫生，把事實坦白地告訴他。聽他的勸告，照他的話去做。如果辦得到的話，請您的未婚妻一同去，至少，您得把您的意思設法通知她，不可「一意孤行」！敬祝

幸福！

西風信箱編輯部

## 徵文當選

## 5

## 黑兒底生活斷片

季鎮淮

——我所見之低能兒——

要是遠遠地排起來，黑兒還是我的親戚。他嘗着人生最神秘的苦痛，他好像度着一種非「人」的生活。然而他自己是不知他是一個「人」的。

黑兒在二十六歲那一年的春天，才娶媳婦。照他的家庭情況說，他早該娶媳婦了。他的父親兩條腿是多粗的，走路時總要扶着拐棍；他的母親也是咳嗽喘喘的，不能做些什麼；況且他倆皆是五十多歲了。黑兒又是一個獨生子，沒有兄，也沒有弟。因此家裏的一切農務雜事，都要仗着他一手包辦；而且還要抽閒空兒

到別人家去做工，付幾百工錢回來給家裏日常打油包烟的費用。黑兒日夜苦着，從未見他表現不耐煩的樣子。然而他常常是「喫力不討好」的，連他父母都說他做事沒神氣。黑兒在這樣地家庭環境中的確是需要一個媳婦來同他合作的。

黑兒歲數雖然慢慢地增加起來，不知怎的，身子老是那末高，使人爲他着急；他的背有點駝，他的嘴在走路時總是張着，他望人時總是瞟着白眼；在冬天，他老是穿着一件破棉襖，腳上只有一雙草鞋；不知怎樣

叫『冷』在夏天，除了穿一條破的短褲外，渾身都是赤膊的，用着黑皮和烈日鬥爭，也沒有聽他說過『熱』。他沒有唸過一天書，扁担長一個『一』字，他是不認得的。他頗不愛說話，但一說話，却要先流出『口水』；他的舌頭，好像是短半截，也好像是硬得不能動彈；而他的話總是使人半懂半不懂的。有些小伙子喜歡拿他開頑笑，他只是抱着不睬主義，至多翻翻白眼表示抗議，迫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便提着嗓子罵道：『小狗哩的。』這是他罵人的惟一術語。黑兒遲遲地不娶媳婦，他父親要等他身子高一點，樣子變一點，說話清楚一點，却是主要原因之一。

黑兒還有一種習慣，嘗喜歡來一個『小偷』的把戲，他最喜歡偷燒餅店裏燒餅喫。可是他偷的藝術不很高明。他先是站在燒餅店的門口，臉向着天空，翻着白眼，並不向人看，也不向燒餅看，就是那末呆站着。

燒餅司夫便撩他道：『黑兒，你站在這裏幹嗎？』他只是把頭一扭，表示不睬，仍舊呆站着。忽然間，在衆目監視之下，他搶了幾個燒餅就跑，連跑帶喫，幾個燒餅一齊往嘴裏塞。燒餅司夫會同老板隨後趕來，等到抓住他的時候，燒餅已整吞下去了。老闆氣恨恨地批他兩個嘴巴，燒餅司夫也弄他幾拳。一些看熱鬧的人便說：『饒他罷，他只是個畜生，燒餅則當給狗喫的。』這總算爲黑兒說話。黑兒在這衆人笑罵聲中跑開了。

當黑兒再站在燒餅店門口的時候，燒餅司夫首先就要對他不起：『你的媽媽的，還不滾蛋！你老子怎樣生你的！』黑兒也不走開，也不做聲，只是呆望着，好像燒餅司夫並不是罵他的。最後必得燒餅司夫跟他動手動脚的，連打帶推請他走，他才慢慢地走開燒餅店的門口呢！

黑兒喜歡搶燒餅喫，他自己並不知道這是一樁



不好的行爲他；父親雖然也常常爲這樁事罵他，並未改過，恐怕這也是他父親給他遲婚的一個原因。

然而終於不能再遲了，在黑兒二十六歲那一年的春天，他父親給他擇了吉日娶媳婦了。這項消息傳出後，何莊的小伙子又多了一樁拿黑三開玩笑的資料。「黑三，你快要娶親生子成大人了。」「你不要給你媳婦刷馬桶呀！」「不要戴綠帽子當烏龜呀！」每一個小伙子遇着黑兒就這樣地拿他開玩笑，特別是他的堂兄弟來得認真。黑兒總是低頭不理，嘴邊咕嚕些什麼，別人却不甚了解。

在他正式結婚那一天，他父親教他穿一件新的竹布大褂子，他却偏不肯穿，他說：「新衣服不好看，又是太長弄不慣。」這是他母親當翻譯說給大家聽的。他不肯在家裏招待來賓，他要下田去，又要往野外拾狗糞去，他父親不能照准，他就往廚房裏跑，要燒火，廚

司夫說：「你今天是新郎官兒，那能要你燒火呢？」他不理，坐在鍋後草堆上，偏不肯出來，大家只好隨他，他母親在背後落淚了。到了傍晚，一座紅綠轎子把他媳婦抬來了，他父親教他跟新娘「拜堂」，他也不肯，衆人勸他，他也不睬，他母親又來跟他說：「乖乖，你不要媳婦嗎？」他好像生氣似地說：「你……不會教爸爸跟她拜去嗎？」沒法，只好隨他。晚上，他媽教他進新娘房，他也不肯，硬要在草堆上睡。最後，不知這位新郎是怎樣度過這「洞房花燭夜」的。

黑兒結婚後三四日，何莊便流行了關於他的傳說，有的說：「新娘一連哭了幾天幾夜，要上吊，要投河，要跳井，種種慘劇，鬧得黑兒父母也日夜哭泣。」有的說：「黑兒不肯跟新娘同床睡覺，而新娘也不准黑兒上床。」他的堂房嫂子撞見黑兒，就笑問道：「今夜你在床上睡的呢？還是在地上睡的呢？」他照舊不理。有

時把他弄急了，他才罵道：『小狗喔的！』

談起黑兒的媳婦來，還是他的遠門表妹。他雖是鄉下姑娘，長的却不差。因此，她難免有『不得佳婿』之憾。在夏秋早晨，她同他往田裏工作去，她從未跟他一塊兒走過，不知是他不願意呢？還是她不願意？有一次，他倆在田裏不知爲了什麼，起初是口角，她羞他簡直不是人，怎麼生的！他半天一句：『你反正是我的女人！』這大概是他母親教給他的。她格外生氣地說：『誰是你的女人，你配不配！』最後，他倆便衝突起來，黑兒雖有點力，可是又呆又笨，她兩手抱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擲，黑兒便倒了。他爬起來便往家裏跑，好像是說：『你打罷我……告訴媽去！』把許多看熱鬧的人們都說得大笑了。

黑兒跟他媳婦在田裏打架，每月總有一兩回，每回總是他喫虧。頭上嘗帶有一條一條的傷痕。有的人

說黑兒死無用，連老婆都打不過；有的人說黑兒真可憐，常常受女人罪；一般預言家則說：『他倆早遲是要離婚的。』

大約在黑兒結婚後一年光景，這位預言家不幸而言中了。她又跟同莊的一個『有婦之夫』結婚了。她很願意，因爲她雖然是做妾，說比做黑兒的妻來得強。黑兒也很願意，因爲他可以少一個人的打罵。只有黑兒的父母內心藏着老年的悲哀！

西風信箱投函簡約

- 一、西風信箱歡迎西風讀者投函。
- 二、詢問或探討範圍暫限於社會、家庭、職業、婚姻、社交、心理、兒童教育諸門。
- 三、來函概須繕寫清楚，並須附寄貼足覆信郵資並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
- 四、凡在本刊公開答覆之信件，恕不另行郵覆。
- 五、在本刊公開答覆時，編者對於函中字句，有修改權。
- 六、投函人之姓名住址，由本欄編者負責嚴守秘密。
- 七、函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號霞飛市場四號西風信箱。



## 自由論壇

### 打破禮教的桎梏

戴敦復

讀完了廿四期愉音子女士的『傷心母親的自

想所毀滅了！

白』後，我的心被那淒楚的文字和作者悲愁的經歷激動起來了。我的眼前彷彿浮起了一個憂鬱的面影——一個被愛與恨苦惱着的不幸女人的面影。同時，我彷彿也聽到一羣被舊禮教的枷鎖所桎梏，失去了自由的苦惱婦女的不平吶喊！有多少和愉音子女士一樣受過教育，已達成年的青年女子，在家庭裏還是像奴隸似地被嚴密看守着。她們沒有自由，只讓頑固的家長隨意支配，她們沒有愛情，愛情是被封建的思

雖則我們的國家已受過了新的洗禮，把女子的地位從層層壓迫中解放到和男子有同樣的自由和權利的地位。但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封建的殘餘勢力，並不會連根鏟除。在某些地域裏，宗法社會中還是以父親為家族中心，有着生死予奪，威嚴無比的權力來壓迫自己親生的兒女，尤其是年青的閨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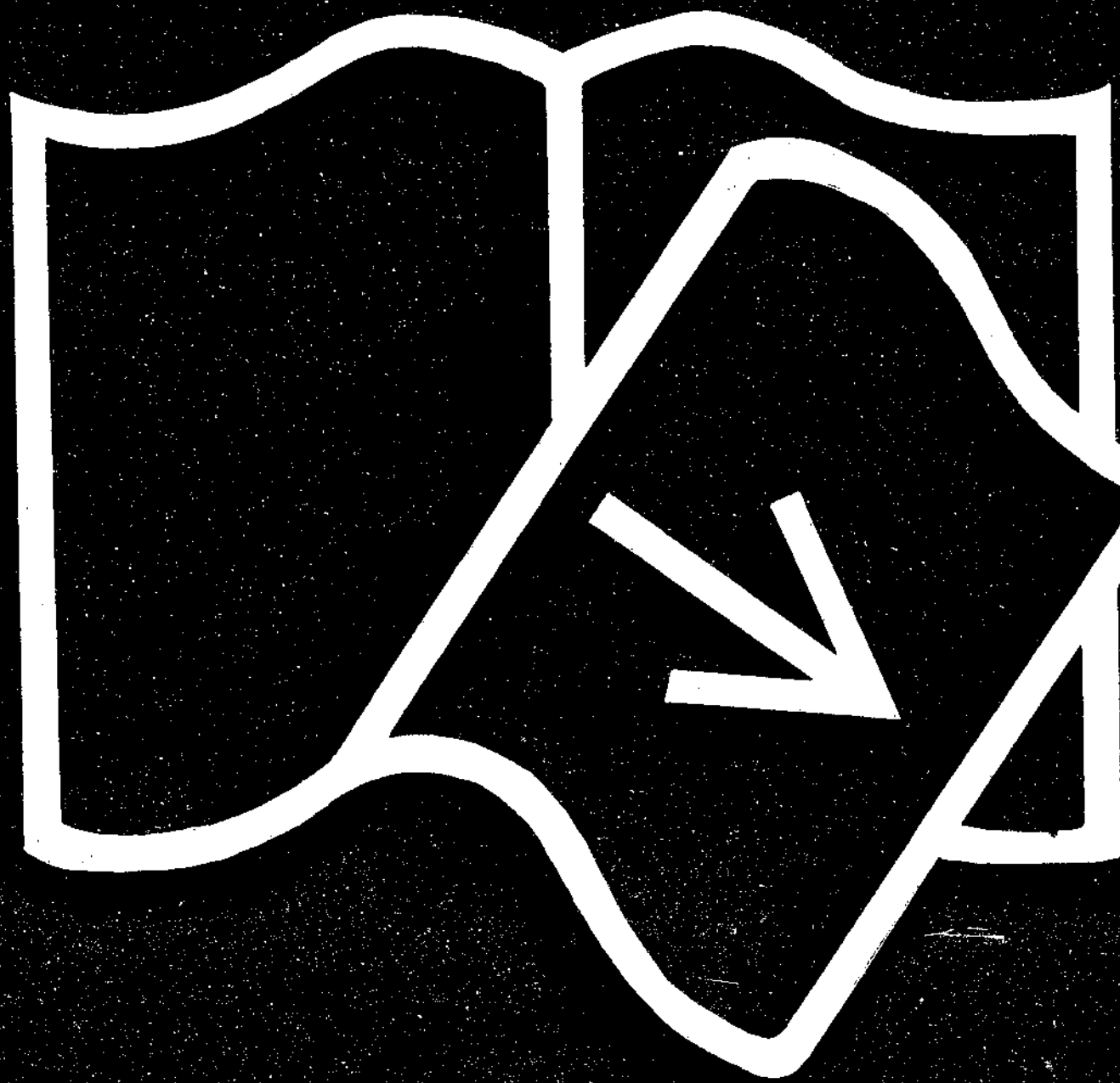
愉音子女士寫出父親的『固執』、『頑強』，絲毫沒有點兒憐憫。但父母總有愛子女之心，其所以會

有這樣的「鐵石心腸」者，就因為在他的背後有數千百年積累形成的「固執的人類假道德的成見」和「封建的舊禮教的偽道學」在推動他，在他的心中植下了一層牢不可破的力量，泯滅了他「父親」的慈情，和「人類」的天性。愉音子的父親是做官的，換句話說，他是在舊禮教的氛圍氣中養育成長的。因此，當他看見女兒不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和人自由戀愛時，一層封建的黑影籠罩住他，蓋沒了慈愛的天性，而顯露出人類先天遺留下的獸性來了！

我們是四十年代的人，我們是新生的一羣，推翻封建，改造社會本是我們的責任。愉音子女士的文章中悲悽的成分太多了，這不是懺悔，這用不到懺悔的，你已成了年，你已到法定年齡，你可以獲得自主權，你們的結婚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你們的孩子也是合法的，不合法的是我們的社會制度！愉女士，堅強起來吧！

歡樂起來吧！你不能忘記你是個「人」啊！我們要求得婦女澈底的解放，唯有婦女大眾從重壓下掙扎起來，打破封建的桎梏，重新建立一個合理的制度，求得一個美滿的永遠的生活！

愉音子女士的丈夫雖是個「沒有財產的年青人」，但由文章裏可看出他是個堅毅、忍耐、有決心的男子。而愉女士爲了愛情犧牲了「小姐」的身份，忍受種種的苦難。她的愛情是堅毅的，值得佩服的。新約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四節至十二節中說：「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祇喜歡真理，萬事包容，萬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愉音子女士：愛是偉大的，愛是生命之火，永不熄滅的。你們這純潔的愛之結合是偉大的。請收藏起悲哀和懺悔吧！認清現社會的敵人——禮教，封建。來打破這吃人的桎梏，在我們的前面有條光明的大道在等待着我們呢！



原件短缺